枝巢四述
旧京琐记

夏仁虎 著



辽宁……社

新世纪





枝巢四述
旧京琐记

夏仁虎 著



新世纪万有文库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枝巢四述 旧京琐记/夏仁虎著.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2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4666-5

Ⅰ.枝… Ⅱ.夏… Ⅲ.杂著-中国-现代 Ⅳ.Z4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2749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马 芳 赵中男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林 林
责任校对 刘 璞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5
字 数 105千字 插页1
印 数 1—6 300册
定 价 4.90元

【目录】

本书说明

枝 巢 四 述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旧京琐记





本书说明

夏仁虎 (1873—1963)，江苏江宁人，字蔚如，号啸庵、枝巢子等。清举人，官御史。民国后历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代总长，国务院秘书长等。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著作除《枝巢四述》、《旧京琐记》外，有《啸庵诗稿》、《啸庵词稿》、《啸庵近稿》、《金陵艺文志》等。

《枝巢四述》分述骈文、诗、词、曲之体式、作法、源流等，多深入肯綮、平正通达的经验之谈，娓娓道来，开方便法门。作书之旨意请参作者《引言》，其意义的说明则有周作人之序文在。《旧京琐记》杂记同光以来清季之琐闻逸事，里巷俳谈，就记忆所及分为十卷，分类及内容请参作者《引》文。书中寄寓对旧日京都生活的怀恋，至于所记之生动详确，足供研究民俗、社会之参考，不必说，是近世笔记的上乘之作。

1998 年 9 月



枝巢四述

周　序

目前有一件事，本极重要切实，而世间容易忽略或忘却，忽略忘却时甚不成话，而郑重提出来说，又太平凡了，或者觉得可笑，此亦是大奇也。此一事为何，即中国文用汉字所写，是也。中国人用汉字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在中国民族与文化的统一上又极有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后关于国文学之研究或创作，我们对于汉字都应特别加以认识与重视。四五年前曾写过一篇《汉文学的传统》，里边有这样的几句话：

“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与朝鲜在内。他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的发生出好些文章上的花样来。这里除了重对偶的骈体，讲腔调的古文之外，还有许多雅俗不同的玩艺儿，例如对联，诗钟，灯谜，是雅的一边，急口令，笑话，以至拆字，要归到俗的一边去了，可是其生命同样的寄托在汉字上，那是很明显的。我们自己可以不会做诗钟之类，但是不能无视他的存在的势力，这会得向不同的方面出来，用了不同的形式。近几年来大家多改写白话文，仿佛是变换了一个局面，其实还是用的汉字，仍旧变不到那里去，而且变的一小部分里因革又不一定合宜，很值得一番注意。白话文是散文中之最散体的，难以容得骈偶的辞或句，但腔调还是用得着，因了题目与笔者的不同，可以把《古文观止》或《东莱博议》应用上去，结果并没有能够比从前改好得多少，只看洋八股这名称，即是确证。据我看来，这因革实在有点儿弄颠到了。我以为我们现在写文章，重要的还是努力减少那腔调，要与八股策论愈相远愈

好，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文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质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加点血色，亦未可知。不过这里的难问题是在于怎样应用，我自己还不能说出办法来，但是我总自以为这意见是对的，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

以上所说多偏于写作，在研究上也正是同一道理，总之离不开汉字，故关于汉字的性质及由此发生之文章上各种变化式样，我们须得了知大概，这才可以着手于研究或写作的工作。这类预备知识，现今不易获得，这是一种困难。但是现在《枝巢四述》出版，也就可以补此缺恨，鄙人根据上述的私见，深信此书之公刊不独有益于在校的学子，即于国文学前途亦至有关系。枝巢先生学问渊深，著作宏富，《啸庵诗词文稿》及《旧京琐记》各种均已梓行，曾得快读，此《四述》者乃近年授徒之作，就骈文诗词曲四门，详为说明，在先生虽只是绪余，但其意义则至重大。鄙人尝言，名山事业未足为奇，唯能以法施人，念及童蒙，委曲敷说，斯乃胜业，值得赞叹耳。窃本此意，为《枝巢四述》作跋语，至于言之不文，固自知之，亦正不能计也。

周作人识于北京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引　言

中国文学之府，夥颐沉沉，其门类亦多端矣，中有数种文学，近于今所称之美术化者，即骈体文、诗、词、曲是也。夫文以达意，故有意义之文，即为佳作。若骈文诸类，则于意义之外，复须佐之以采色，以动人目；调之以声音，以感人耳。是用兴元之诏，折骄将而服悍卒；杜陵之作，惊风雨而泣鬼神。此可概以美术品少之乎？愚尝谓普通之文，布帛菽粟也；骈体诸类，锦绣珍馔也。世不能无布帛菽粟，即应有锦绣珍馔。特布帛菽粟易致，而锦绣珍馔难得。为之者，又病其无速化之术，不便于学，兹道乃益微矣。衰朽残年，滥厕讲席，窃不自揣，欲令此将微且绝之学，不自今而坠。而其道末由。既而思之，世间之美感，在人人心中；天地之元音，在人人口中。向来教育当局，深知其意，故此类近于美术化之学科，数十年未被废弃。然而莘莘学子，能者则鲜。殆导之者之未尽其术欤？夫所谓大匠者，示人以规矩而已。规矩未明，安能遽责工事，是用本夙昔所知，成《说骈》四章，《言诗》四章，《谭词》八章，《论曲》八章，汇为一册，曰《枝巢四述》。所述未必皆是，第此数种文学之门径趋向，大略已具。以为治此诸学者，先读此篇，再进以前人名作。盖名作者，织成之锦也。假令教织锦艺徒，但示以已成之锦。而不召以杼轴之何以运，纤维之何以布，彩色之何以施，未有能学治者矣。世有大匠，或睨而笑之，指其缪误，乃所甚愿。

枝巢子述

说 骈

源流第一

文无所谓骈散也，特欲其曲尽事情，摹绘光景，则骈之为效，或较散文为易工耳。吾尝谓世情愈委曲，人事愈复杂，而骈文之用亦愈广。何以言之？先秦西汉文字，率为单行，鲜用骈体，（六经诸子，不少骈句，然特单词片语，天然偶合，是乃骈语，非骈文也。近人作《骈文概论》，乃采摭三代文中之偶见骈语，悉称骈文，用意虽勤，异乎吾说。）以其世犹近古，人情较为朴质故也。东汉以来，事变繁赜，而骈文始大行，盖情事既委曲复杂，有非散行文之简单直致，所可尽者，必重言以明之，反复譬喻以尽之，骈文之效，乃大著焉。特东汉骈文，仍是以散行之文，或促字成句，自然简雅；或鄂跗相衔，无伤气脉，所以可贵。魏晋以来，渐尚词华；齐梁而降，流于绮靡。虽华采益彰，而骨气微弱矣。隋承六朝，旧习未改。有唐一代，诏制多用俪文，取士专以诗赋。故四六之文，厥运尤盛。（赋亦骈之一体）然台阁文章，多夸丽藻，场屋佳制，不免纤新。谓为骈文之盛也可，谓为俪体之衰，亦何不可。及于季世，陆宣公出，凡章制诏令，疏答文移，悉用俪体，委婉详尽。兴元诏书，能使悍将骄兵，读而感泣。骈文之用，至是大著，可以振一代之衰矣。唐人骈文，多用四六，守之至严。至宋而其体一变，多采用经史成句，相为对偶，硬语盘空，不拘字数。如东坡童时，戏拟《谢赐带赐马疏》云："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即

其例也。大抵经史成句，莫不有偶，此在多读多见，食古而化，乃有此境，非可强至也。宋四六之精者，其用事运典，实亦非历朝所及。如南渡立康王太后诏云："汉家之阨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字字贴切，为千古传诵。盖宋自太祖至钦宗，正为十世，与西汉同，以证国运之将转。高宗为九哥，用晋文事，天然恰合，以明天意之有归。中间加一"宜"字"惟"字，文气流转，明白如话。此等文字，可以骈枝病之乎？逮元及明，此道弗振。及于清代，作者辈出，则鸿博之科启之也。清人当以陈其年、胡天游、袁枚诸人为大家。陈、袁记问渊博，才气纵横，但亦不能无病。(下章言之)胡氏则多采《道藏》，别趋冷僻，往往令人不可卒读。究非正宗。清八家文中，亦不能尽满人意。若吴锡麒之端专采华辞，不讲风格，殆为逊矣。吾之评论，以孔广森、孙星衍、洪亮吉三家为最长。孔氏早逝，所作不多；渊如树骨经训，淹博宏通；稚存力追汉魏，音节浏亮，是可宗也。此外有名作家，俯指难数。兹先略之。昔韩昌黎病唐沿六朝余习，文章大手，率为骈俪，文体渐靡，乃为散文以矫之，谓可起八代之衰。然唐之再造，宋之中兴，仍不能不用此体。此即吾所言，世情愈委曲，人事愈复杂，而骈文之用愈广者是也。至于孙、洪，乃凌魏跻汉，骈之与散，复何判焉。

构造第二

或问骈文构造，殆难于散行乎？予曰：否否。世间事事物物，莫不有偶。即天之阴阳，地之山川，人之男女，物之牝牡是也。至于训诂文言，亦皆有反正相明之字。推而至于经史成语，亦无一无对偶者。忆某家笔记，载纪晓岚先生一事云，或举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句属对，纪应声曰：“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举一可概见矣。五色相炫，而为文章；五音协和；乃成律吕。此殆顺乎天地之自然者，何难之有？独弦哀歌，不可以为欢，此即近代所云之单调是也。试问单调佳乎？和鸣佳乎？吾知其必有择矣。骈之与散，体虽不同，理无二致。不二者何？真气是也。是故凡作骈文，必以散文之气行之，此不二法门也。或又疑散文易于运行，骈文艰于转动。难易之理，似在于是。余曰：但以气行，何患不动？所谓潜气内转者是也。且有较易于散文者，散文叙事，倘其笔锋不利，恒有费百十言，而翻转不得者；若骈文则可于一联之中，加以转语，便能自圆其说，其干净简捷，较便于散文者实多。常常习作，自可得此中乐趣也。所谓转语，试举一例。如《左氏传》云：“野无青草，室如悬磬。”此为对举，即重言以明之也。“小人则惧，君子则否。”此对举中之转语也。近人骈文，往往以虚字领句为转折，虽稍近弱，亦不足病。但远读东汉，近效北江，兹弊渐少矣。文之为体，其类繁夥，撮其旨要，大概有三。切于事实者，为令檄文论，宜嘹亮恳切；称扬推美者，为序传碑赞，宜誉不过情；抒怀寄感者，为记述诔吊，宜绘情写景。低徊宛转，此骈散所同，而骈文为甚。以采色所施，易致美感；音节谐畅，能移物情故也。一题到手，先立间架，后施丹雘，思过半矣。尤有告者，骈体文之对偶，以采色言，不是红对绿；以音节言，不是仄对平。其根本对法，是事对事，典对典。苟隶事运典，皆得其偶，然后再求之色与声。色可不拘，声则不能不讲。六律之调，不必一宫一徵，而金石锵铿，自然悦耳。此中甘苦，固难以语初学，然亦非甚难，第多读汉魏之文，久自能得之耳。更有告者，凡作一题，文中必须有我。盖境地不同，尊卑迥异，同一景色，欣戚殊感；同一语言，巽亢异情，此不可不察也。且文为我作，我即文之魂灵，倘躯壳仅存，而魂灵已失，不足观已。凡此所述，多兼骈散，吾之主张，骈散

非二，遂放言之。至琢句修辞，调音正字，为道实夥。诸君视此，当具有美术之想，乃可徐图成就耳。

储材第三

散文可以俭腹为之，至为骈文，则非有辅佐之资料，不能成篇。此其较难者也。材料犹荤蔬，作者犹庖人，假令市场萧条，百物不备，则庖人亦惟有束手，所谓巧妇难为无米炊者是矣。但虽有材料，而不善烹调，亦难成佳馔。若心手灵敏，善于运用，虽眼前熟典，俯拾即是，便成妙文。昔有神童，幼年应试，读书不多，试题则《腐草为萤赋》，因询草之典故于同坐，或欺其幼而戏之曰："古诗云：青青河畔草。《四书》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又询萤，曰："子不记《三字经》乎！如囊萤，如映雪是也。"童顿悟，大书一联曰："昔年河畔，曾扬君子之风；今日囊中，又照圣人之简。"试官大称赏之。此善于运用之效也。取材之法，盖有二途，一曰平日记录，一曰临时采取。记录之功，要在随时留心，平常读书，另备小册，见有可用之典、可喜之事，分类录入，此所谓獭祭工夫也。自来文人，大率有此，虽以唐李义山之渊博，犹不免焉。且此事匪仅有益于为文也，读书过眼易忘，一经笔录，又经一次印象，较为易记。在名家谓之札记，传之后世，便成一种著作，如《钟山札记》《龙城札记》之类是已。此种材料，最为上品，譬之园蔬家骛，易就烹调，胜于临时购入者多多矣。临时采取，此为作骈文者，不可免之事，匪特初学，即吾辈为之数十年，往往觅一对偶不得，而有借于翻览，此无容讳言也。储材料最富之类书，以《渊鉴类函》为集大成。此外若《子史精华》、《古事比》、《广事类赋》、《角山楼类腋》，皆骈文家

所必备。等而上之，则唐人之《孔白六帖》、《锦绣万花谷》、《北堂书钞》、宋人之《太平御览》、《玉海》，并记唐宋以前事，最为上乘。再上焉，则五经注疏、《毛诗草木虫鱼疏》、《文选注》，此则须自为分类矣。外若诸家诗集，不乏佳联巧对，亦不妨摘录，情事偶合，一加运用，便成一联佳文。此在古人，不少概见，固无伤于攘窃也。

禁忌第四

骈文之禁忌，盖多端矣。约而言之，大概有四。其一曰俗。夫骈文之为用，足以感动心情，抒写怀抱，盖高尚之著作也。若以俗笔写之，即使草木禽兽，数目颜色，对仗极工，难兴美感。拟之于画，名家作画，虽复不衫不履，自然高雅；若市上俗工所为，绳墨仅存，气韵全失，终于为俗工而已。其二曰乱。作文之道，不外起承转合，散文如是，骈尤甚焉。盖散文可随意抒写，而骈文则必须掇拾词华，为之辅佐。此种词华，各有位置，凌乱不得。譬之居室，几座宜在堂，卧榻宜在寝，碗杓宜在庖，失其次序，则器皿愈多，位置愈难妥帖，徒贻宾客笑耳。此篇法之乱也。至于句法，古人隶事运典，只是一事对一事、一典对一典。至陈髯(其年)袁叟(枚)始破其例，往往一联之中，而有四典，或四事，盖求工求密，不惜别觅一典一事，以足上句之意。此句法之乱也。能手尚可自圆，初学尤宜切戒。其三曰伪。文之深浅雅俗，在意义与气韵，不在字面。世有作者，不求真际，先装门面，古书奇字，掇拾连篇，诘曲聱牙，不可卒读。此虽力争上流，实则心劳日拙，盖其中枵然无有也。又其甚者于文成之后，觅取古字以易之，乃至不能自为句读，自欺欺人，抑何可笑。骈文固

应避去时俗，上薄《风》《骚》，但亦须相题行事，不可一概。初学尤不应未走学跑，至于颠扑也。其四曰冗。文章妙处，正要纤秾得中，修短合度。今之骈文，恒有贪多务得，自炫渊博，连篇累牍，刺刺不休，或徒令人憎，或不解所云。昔人所讥博士买驴，书纸三张，不见驴字，即此类也。世人诟病骈文，谓其繁芜无用，正受此辈之累。试观名家之作，殊不尔尔，凡作一文，看清来源去路，来有正派之源，去留不尽之意，中间过脉筋节。尤须注重点明作意，动阅者心目，此为最要。（亦有提前说明，或结处道破者，此可不拘。）要在不多不少，适可而止。买菜求益，宁足道哉！或谓以上所述，可为成材说法，不应以召初学，令其生畏。余曰：否否。端正趋向，应在入门之先；预计游程，尤重发轫之始。既成习惯，乃不以为难矣。尤有告者，欲免四弊，事非甚艰，蔽以一言，曰能养气。气雅自不俗，气清自不乱，气真自不伪，气畅自不冗。此定理也。初学为文，更有四诀，曰宁浅勿俗，宁薄勿乱，宁朴勿伪，宁俭勿冗。盖浅可日造于深，而俗不可医；薄可积渐于厚，而乱不可治；朴可渐雕为巧，而伪不可久；俭可居积致富，而冗不可理。文章之道，骈散不二，若上四端，于骈尤切，不可不知。若乃树骨于汉魏，选辞于齐梁，指事抒情，上效唐宋之疏达；不懈及古，近视孙、洪之渊懿。为骈之旨，其庶几乎？

言 诗

引 言

古来有韵之文，除文中之铭赞诔颂外，约可分为五大类，曰：诗也，楚骚也，赋也，词也，曲也。然柳柳州有言曰："《骚》之源出于《风》《雅》《颂》。"则骚即诗也。班固有言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则赋亦诗也。至于词为诗之余，曲又词之余，更无论矣。以是言之，欲明有韵之文，莫先于诗。夫诗话之作夥矣，然或但明一体，或偏执己见，举不足以召学者。晚岁闲居，惧斯道之将废，用是取诸说之所长，为具体之论说。以为诗起于声，故以谐声为第一。诗成于韵，故以叶韵为第二。诗有体格，故以明体为第三。体分古近，则以古体近体分述于是篇，而终之以总论为第四。俾读者得明诗学之源流如是云。

谐声第一

将欲学诗，必先知四声，此为最初之一步。按诗之讲四声，起自南齐永明时谢朓、王融、刘绘、范云之徒。盛为文章，始分平上去入为四声，于是有切韵之作。梁沈约继之，作《四声谱》，然其书久佚矣。当时所传，于一句中备四声而成文者，若"王道

正直""天子圣哲""镫盏柄曲"之类，散见于《南史》记载，以为美谈。然后人心思，有突过古人者，忆幼时见全椒薛时雨先生，题秦淮水榭匾曰："停艇听笛。"则以一字调四声而成文，较前古所传远矣。此与"屋角鹿独宿，溪西鸡齐啼"之同韵诗，可以并传千古。是故凡学作诗，必须先调四声；即不能调四声，亦须先辨平仄。苟平仄尚不能调，何从更言诗理？今之诗韵，上下平皆是平声，上去入皆是仄声，作诗但论平仄，似较易于词曲，然亦有较难处。北方无入声，故北人读入声字，或作平声，或作上去。倘为词曲，入声原可分配作平上去三声，而诗韵无之。如以入声配诸上去，犹无所妨，以其同为仄声也；倘以入声误配作平声，则失粘矣。故凡学诗者，当从调四声入手，而入声尤为切要。

叶韵第二

诗之有韵，本原天籁。虞舜之世，何尝有韵书哉！然其《卿云之歌》曰："卿云烂兮，纠缦缦兮。""烂""缦"，即韵也。《诗三百篇》，莫不有韵。但古音与今音不同，即古韵与今韵亦异。又通叶之处亦甚多。如《诗》云："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是以今支、灰韵通叶也。"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是以今侵、覃韵通叶也。汉之柏梁体，亦支灰通叶。此类甚多。魏晋间尤多沿用通叶，且有平仄通叶者。如刘越石诗："握中有白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共此谓滨叟。"则璆、叟通叶也。潘安仁诗："位同单父邑，愧无子贱歌。岂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则歌荷(去)通叶也。古人皋陶亦可称咎繇，卿云亦可称庆云。其时四声之说未兴，故平仄

可以通叶。今人为诗，则断乎不可。

诗韵源流附

至于诗韵之源流，亦为学诗者所应知之事，试略述之。当隋仁寿初，陆法言与刘榛、颜之推、魏渊等八人，论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撰《切韵》五卷。唐仪凤时，郭知元等又附益之。天宝中，孙愐诸人，复加增补，更名曰《唐韵》。宋祥苻初，陈彭年、邱雝重修，易名曰《广韵》。景德四年，戚纶等承诏详定考试声韵，别名曰《韵略》。景祐初，宋祁、郑戬建言，以《广韵》为繁简失当，乞别刊定，即命戬与贾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领之，宝元二年书成，诏名曰《集韵》。盖自《切韵》为始，而《唐韵》，而《广韵》，而《韵略》，而《集韵》，名虽屡易，而其书之体例，未尝更易，总分为二百六部。至明太祖时，又修为《洪武正韵》。清康熙、乾隆两朝，又修葺为《佩文韵府》，则并各韵之典故，亦附载于下，以便学者。至坊间所印行者，若《诗韵含英》、《古渔轩诗韵》、《诗韵集成》、《诗韵合璧》诸书，不下十数种，皆依据《韵府》，而去其不通用之字，以求简易。为上平声十五部，下平声十五部，上声二十九部，去声三十部，人声十七部，共一百零六部。此即今日通行之诗韵也。其各韵目下，亦注明通转用法，如东冬江古通，或东冬转江之类。但其时以试帖诗为考试，功令甚严，士子或有用通转韵者，匪特本人不能获隽，即主司误取，亦受磨勘处分。故旧科举出身者，戒之甚严。其实所称可通可转，皆本之《集韵》《广韵》，或取证于唐宋大家之诗，非无所据。今既不受考试功令之限制，即用古通古转，亦何不可。但作律诗，似以恪守本韵为宜；若作古体，尽可通用。至于铭赞诔颂诸有韵之文，更不受律诗之限制矣。

明体第三

其次当明体格。诗之为体，繁复极矣，然其大要，只分古体、近体二者。今试先言古体。《三百篇》后，苏武、李陵，实为五言之始。自唐以来，已有此说，（见《蔡宽夫诗话》）虽韩退之亦云然。若《古诗十九首》，或云枚乘作，然其中有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则显为东都之作，非枚诗也。故徐陵《玉台》，则取其“西北有浮云”以下九篇为枚作，“驱车”二语，皆不在其中；其他十首，不著作者，别列为古诗。然则此十九首者，非一人之词也。枚乘之死，在苏、李先，则十九首或先于苏、李矣。自建安以来，体格大振，其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致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一变而为晋宋，再变而为齐梁，其风格乃渐卑矣。然晋宋之间，出一渊明，综其所作，语澹情真，远可上继《风》《雅》，近亦方驾曹、刘，诚一代之杰也。唐代诗人，所为古体，高者学陶、谢，下者学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韩退之，早年皆学建安，晚乃自成一家。如老杜之《崆峒小》《麦熟》《新安》《石壕》《潼关吏》，《新昏》《垂老》《无家》诸别，《夏日》《夏夜叹》，皆全体建安语。韩退之《孤往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云赠李观》《江汉苔孟郊》《归彭城》《醉赠张秘书》《送灵师》《惠师》，并亦皆此体，而时露本色，益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但罕全篇，时搀以鲍明远体，若其豪放飘逸，不可羁勒处，则谪仙之本色也。王（维）、孟（东野）、韦（应物）、柳（宗元）多作晋宋间人语，其清微淡远，各具胜处，所谓上学陶、谢也。至元（微之）、白（居易）起而歌行多讲声律，其体一变。晚唐五代，虽有作者，等诸

自郐。迨宋东坡起，而复张其军。金元以来，卑无高论。明竟陵七子，祧宋祖唐，遂不无偏激之病，然亦所谓力争上流者。清代吴梅村歌行，擅绝一世，然亦不能脱长庆之窠臼。盖诗道亦随世运而升降也。凡古体递变之迹，大略如此矣。

(附一)古体流别

五言古体

宋严羽云：五言之源，生于《南风》，衍于《五子之歌》，流于《三百五篇》，而广于《离骚》。特其体未备耳。逮汉苏、李，始以成篇。嗣是汪洋于汉魏，汗漫于晋宋。至于陈、隋，而古调绝矣。唐初承前代之弊，幸有陈子昂起而振之，遏贞观之微波，决开元之正派，别称中兴矣。刘勰有言：五言流调，清丽居先。此五古之大概也。

七言古体

七言古体，自宁戚叩牛，已肇《南山》之篇。自后作者，率为楚声，盖楚骚之遗也。项羽，楚人也，《垓下》之歌，已开其先。汉高，亦楚人也，喜闻楚声，还沛，令沛中儿歌楚调，而自为《大风》之歌。武帝沿之，作《瓠子》《秋风》之词，并上法于屈子，其后一变而为柏梁体。然张衡《四愁》之作，犹有灵均遗意焉。明徐祯卿云："声长字纵，易以成文。故蕴气琱辞，与五言略异。"案祯卿之说乃七言古诗之正宗也。唐代作七言，大多为歌行，歌行贵抑扬顿挫，古诗则优柔和平，循守法度。至于长庆之体，则以古诗之气，行律诗之词，只可谓之歌行，不宜列之古体。然今之作者，辨此殊鲜。

杂　言　古　诗

古诗自四、五、七言外，又有杂言古诗，大略与乐府歌行相似。盖以长短之句，相间成章者也。若王子安之《秋夜长》，韩退之之《马厌谷》《河之水》诸篇皆是。唐人集中，此类甚多。今之学诗者，咸谓五古不可搀入长短句，而七古则不妨用三、五、七字句。此为大误。盖长短句搀用者，是为杂言古诗，即近于乐府歌行之体也。

近　体　歌　行

歌行有有声有词者，乐府所载诸歌是也；有有词无声者，后人所作诸歌是也。其名多与乐府同，而曰咏、曰谣、曰哀、曰别，则乐府所未有。盖即事命篇，既不沿袭古题，而声亦复相远，乃诗之三变也。徐氏《文体》，不以入乐府，而以近体歌行别之。今以附于古体之次。如晋刘琨之《扶风歌》，杜陵《同谷》，诸作皆是也。

（附二）近体流别

所谓近体者，即今人所作之律诗也。此可包括五律、七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绝七绝、六言，诸体言之。

五　言　律

胡应麟曰：五言律体，肇自齐梁，而极盛于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典丽精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清空闲远。此其概也，然终非大手。太白风华逸宕，特过诸人，而从之学者，才非天仙，多流率易。惟工部诸作，气象巍峨，规模宏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

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已。又曰：宏大则“昔闻洞庭水”，富丽则“花隐掖垣暮”，感慨则“东郡趋庭日”，幽野则“林风纤月落”，饯别则“冠冕通南极”，投赠则“斧钺下青冥”，追忆则“洞房环佩冷”，吊哭则“他乡复行役”，皆神化所至，不似人间来者。其推美可谓至矣。盖初唐四杰律诗，多以古脉行之，故才气虽高，而风华未烂。陈、杜、沈、宋起，而吞吐含芳，安详合度。迨开元、天宝，李、杜迭兴，国脉既昌，文运正盛，一朝声律，顿成尽善。厥后大历诸家，以及贞元学者，虽多合作，不无少变。元和以后，风气渐衰，声格浸降。兹事殆关世运欤？

七言律

七言律诗，又五言之变也。在唐以前，沈君攸七言俪句，已肇律体。唐初始专此体。杨士奇云：律诗始盛于开元、天宝间，若浑雄深厚，有行云流水之势，冠裳佩玉之风，不拘于法律，而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谓从心所欲不逾距，为诗之圣者，其杜少陵乎？陆时雍又曰：工部七律，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咏三讽，味之不尽。此数语者，可以尽工部七律之蕴矣。大抵七言律诗，盛唐作者不多，而声调最远，品格最高。若崔颢、若贾至、若王维、若岑参，各极其妙。李颀、高适，亦并辔齐驱。惟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如《秋兴》诸作，前辈谓其大体浑雄富丽，小家数不可仿佛也。是故今人学为七律，但多读杜陵，自然雄健矣。

五言排律

五排导源于颜、谢诸人。梁、陈以下，俪句尤切。唐兴始专此体，与古诗差别。永徽以后，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倡之于前，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继之于后。初唐作者，踵迹相续，文词之美，篇什之富，各以词气相高。开元以后，王右

丞、李翰林，并擅其胜。而少陵集中，最多最美。如《上韦左相》、《赠哥舒翰》、《谒先主庙》等篇，其出入始终，排比声韵，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若《秋日夔府咏》之作，至一百韵，工力之雄厚，可以前无古人。

七言排律

七言排律，在盛唐已开其始，若杜陵之《题郑十八著作文》、《洗兵马》、《清明二首》，皆是也。中晚唐其风转盛，然自杜牧之《上党争为天下脊》一首外，名作殊为寥落。以余思之，殆有二因：一则中晚以后，气力渐弱，长篇长句之作，若骨干少差，支撑未易；一则元、白长庆之体，既已盛行，则俪句长篇，可以转韵之歌行代之，较七言排律，为省力也。

五七言绝句

范梓曰：绝句者，截句也。或前对，或后对，或前后皆对，或前后皆不对，总是截律诗之四句。是虽正变不齐，而首尾布置，亦由四句为起承转合，未尝不同条共贯云云。此截割律诗之说也。胡应麟曰：绝句之义，迄无定说，谓截近体首尾或中二联者，恐不足凭。五言绝起两京，其时未有五言律；七言绝起四杰，其时未有七言律云云。此谓绝句自成一格之说也。但此二说，各有理由，亦无断断争辩之必要。愚谓绝句之作，盖发源于乐府歌行，至唐人更绳之以律，而音节愈调协耳。汉魏乐府中，五言四句者，不少概见。七言短歌，则项王《虞兮》之作，汉高《大风》之歌，已开其先。至唐诸子，一变而律吕铿锵，句格稳顺，语半于近体，而意味深长过之，节促于歌行，而咏叹悠永倍之。盖变古调而协今律者也。今但言其作法。杨载曰：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第四句发之。有实接，有虚接，承接之间，开与合相关，反与

正相应，顺与逆相发。一呼一吸，宫商自谐。大抵起承二句，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宛转变化功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使顺流行舟矣。此言作法，最为切要。唐之李、杜，并擅其长，若神韵干云，绝无烟火，深湛稳厚，妙协箫韶。李颀、王昌龄、王之涣诸人，故是千秋绝调。又此体专讲风神韵味及音节，清代之王阮亭，亦未遽逊唐贤也。

六　言　诗

六言诗，昉于汉司农谷永。晋魏间曹、陆间出，其后作者渐多，然不过诗人赋咏之余耳。梁简文有《倡楼》《怨节》二首，陈陆琼有《饮酒乐》一首。盛唐、中唐，间有作者。而宋人颇喜为之。录王维《苕溪酬梁耿一首》云："清川永路何极，落日孤舟解携。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其音节亦自特异。名家作者，大略如此。

（附三）变体律诗

近体律诗，既如上述矣。然古人所作，有以律诗句法，而随意变更其体者。名家兴之所至，或争奇角胜，偶然有作，后人仿效，遂以相沿成体。姑备录之，以资博识。

三　句　体

唐人无题云："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中，翠帘斜卷千条入。"又寄友云："桂树苍苍月如雾，山中故人读书处，白露湿衣不可去。"

五　句　体

杜甫《曲江》三首，首各五句。今录其一云："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从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促　句　体

促句者，每三句一换韵也，平仄不拘，或为两叠，或为三叠。两叠者，唐人云："江南秋色催烦暑，夜来一枕芭蕉雨，家在江头白鸥浦。一生未归鬓如织，愁心日暮枫叶赤，偶然得句应壁题。"三叠者。黄山谷《观李伯时画马》云："仪鸾借帐饕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纵横。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贫马百葭逢一豆。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著鞭随诗翁，城西野花寻小红。"

三　韵　体

三韵诗，五律中之别体也。梁孝元帝已有之，初、盛唐大家无作者，自中唐以后颇盛行。录韩翃《褚主宅》一首云："开瓮腊酒熟，主人心赏同。斜阳流竹上，残雪乱天中。更喜宣城印，朝廷与谢公。"又李益《登长城》云："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当今圣天子，不战四夷平。"元稹《酬许五》云："猿啼三峡雨，蝉报两京秋。珠玉惭新赠，芝兰忝旧游。他年问狂客，须向老农求。"妙在读之不觉其少一韵。同时李端武、元衡诸人，均有此体。

拗　　体

拗体者，对于律诗而言也。明徐师曾作《文体明辨》，以为凡律诗平顺稳帖者，每句皆以第二字为主，如首句第二字用平

声，则二句、三句，当用仄声，四句、五句，当用平声，六句、七句，当用仄声，八句当用平声；若首句第二字用仄声，则反是。若一失粘，皆为拗体云云。此实作律诗一定之法，学作律诗者，不可不知。然吾观所采拗体诸律，皆为六朝及初唐之作。案律诗至中唐始成定体，当时诸贤，即李、杜所作，亦尚未尽依此范。故杜陵有“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语。今悉录所作，以为拗体之本，殊无谓也。故不复采录，但存其名可矣。

偷　春　体

师曾又云：凡起联相对，而次联不对者，谓之偷春体。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开也。案此亦明代诗家，巧立名目，以其名颇新，故存之。录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一首云：“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像嚬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

蜂　腰　体

凡颔联不对，却以十字叙一事，而意与首二句相贯，至颈联方对者，谓之蜂腰体。言已断而复续也。录贾岛《送人下第归》云：“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乡。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傍。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

隔　句　体

谓起联与颔联相对也。郑谷有《吊僧》一首云：“几思闻静话，夜雨对禅床。未得重相见，秋灯照影堂。孤云终负约，薄宦转堪伤。梦绕长松榻，遥焚一柱香。”

首 尾 吟 体

首尾吟者，一句而首尾皆用之也。此体盖起于宋邵雍，其

《击壤集》中，所收甚多，但多格言学语，无当于古人寄托高远，感叹悠深之意。后来元陈舜道仿之，有《春日田园杂兴》十首，以"春来非是爱吟诗"句起，亦以此句作结，语意较邵为近雅，然亦不足取也。（又有所谓辘轳体者，以一句循环用于一、二、四、六、八句也。）

回文体

回文体者，倒顺其文，皆成诗也。其始创自苻秦苏蕙。然若兰织锦，纵广八寸，计八百余言。有起宗道人者，分为七图，著读法十一篇，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此世间灵怪文字，读且不易，岂云可学？世之学作者，但能倒顺成文，已非易事。录二首如下。梁简文帝《和湘东王后园》云："枝云间石峰，脉水侵山岸。池清戏鹄聚，树秋飞叶散。"东坡一首云："春晚落花余碧草，夜凉低月半枯桐。人随雁远边城暮，雨映疏帘绣阁空。"倒顺读之，皆可成诗。此才人游戏之作。王半山作为七律，乃尤难耳。

四声体

此盖以同声之字成诗，唐代皮、陆，最擅胜场。略举数章如下：

陆龟蒙平声诗云："荒池菰蒲深，闲阶莓苔平。江边松篁多，人家帘栊清。为书凌遗篇，调弦夸新声。求欢虽殊途，探幽聊怡情。"此外复有以五平对五上，以五平对五去，以五平对五入之作。宋孔平仲更以平上去入，各成一首。文人争胜，层出不穷。皮、陆复有叠韵诗，皮《山中》云："穿烟泉潺湲，触竹犊觳谷。荒篁香墙匡，熟鹿伏屋曲。"陆《吴宫词》云："红栊通东风，翠珥醉易坠。平明兵盈城，弃置遂至地。"则益窄而易窘矣。偶然游戏则可，非正则也。宋梅尧臣复有五仄体诗，亦其例也。

各种杂体

上列杂体，皆为变体。此外复有所谓杂言诗者，如王安石之《甘露歌》，以七言、五言相间；李白之《秋风清》一首，以三、五、七言，相次成篇。虽为名作，已近长短句之体。梁僧慧令之一三五七九言诗亦同。至唐白乐天分司东都，诸朝臣送之，裴休令送者各取一物为诗，端从一字，至七字成章，须有离别之意。今所传《酒酒》一篇是也。唐人复有一字至九字者。宋文同复作一字至十字咏竹诗，此即今之所称宝塔诗也。有称盘中体者，本于汉苏伯玉妻之作，则近于古乐府。有称槁砧体者，即山上复有山之作，则近于隐语。有两头纤纤体者，出于古歌辞，齐王融仿之。有称三妇艳体者，亦王融作，而萧统、吴均、王筠、刘孝绰、陈后主均仿之。有称五杂组体者，三言六句成一首，古有其辞，齐王融、唐颜真卿皆效之。凡此诸体，又变体之变也。又有曰杂数诗者，即以数为题。如四时、(陶潜之"春水满四泽"一首)四气、(宋王微)四色、(齐王融、梁范云)五噫、(汉梁鸿)六噫、(梁沈约)六甲、(陈沈炯)六府、(陈沈炯)八音、(陈沈炯)十索、(隋丁娘)十离、(唐薛涛)十二属、(陈沈炯)十二辰、(宋朱熹)百年、(晋陆机)数诗、(宋鲍照)数名。(齐虞羲)有曰建除体者，以建字为首句第一字，除字为三句第一字，始于鲍照，而梁宣帝、范云、陈沈炯、皆仿其作。有星宿名者，陈张正见、隋辛德源、宋黄庭坚，皆有之。有用郡县名者，有用将军名者，六朝人多有之。有用古人名者，唐权德舆、陆龟蒙有之。至于梁元帝之屋名、船名、车名、药名、草名、树名、鸟名、兽名，简文帝之卦名，多为齐梁体诗，但别出新意而已。有名离合体者，作始于汉孔融，所传《渔父屈节》一章是也，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潘岳、萧巡、沈炯、宋孝武帝、谢灵运，相继有作，实即黄绢幼妇之遗制，盖诗谜也。唐皮、陆仿之，或变其体。有曰诙谐体者，即语近调谑，亦复成体。杜甫之"家

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即此种也。有曰诸言体者，仿自宋玉之《大言》《小言赋》，后人约而为诗。有曰诸语体者，有了语、不了语、乐语、醉语、谗语、滑语，齐梁人多有之。有吃语体者，唐姚合、宋苏东坡皆有之。宋梅尧臣复有禽言之作，东坡、朱子，皆尝为之，词意均美，盖借禽言以寄意，殆诸变体中之可学者欤？

总论第四

中国诗学之传，数千百年矣。以此数千百年之长久历史，中经多数贤哲之创造，渊深造瀚，错综复杂。就上所述正变诸体，不能尽其十一，特举其大略而已。今欲以简括之言，更为评述，兼断以鄙意，俾读者知其是非之正焉。盖自《三百篇》后，一变而为楚词，汉之杨雄、贾谊，皆其流也。五言之作，或云创自苏、李，或云始自枚叔，(即十九首)要皆导源西京。东汉以来，不乏作者。至建安七子起，而其道愈昌。一变而为晋宋，再变而为齐梁。然晋宋之间，有一渊明，上薄《风》《骚》，抗手建安，实一代之杰也。同时若鲍、谢诸人，犹得建安之遗。吾尝推钟嵘之论曰：“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非出经史。古今胜语，多非假借，皆由直寻。”叶石林之论曰：“池塘生春草，园林变夏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意，猝然与景相遇，不假绳削，故非常情之所能。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云云。信为妙论。如渊明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无意，猝然与景相遇。“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正是古今胜语，非由假借。惟渊明之所以超越诸人者，以集中此类语极多，非若诸家之只得一二语也。齐梁词

华，渐近繁缛，已开唐律之基。初唐四杰，王、杨、卢、骆，虽具开国气象，犹存六朝余习。若王昌龄之“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气势雄阔，造语自然，犹得建安遗范。自是律学浸盛，咸注意于声律对偶之间，古意渐微。沈、宋、陈、杜，并擅时名。兹风所由未坠。自李、杜、韩出，始大张其军。惟是太白仙才，多天仙化人之笔，不可学。昌黎复古太切，匪特为文，即诗亦然，不易学。若夫融会古意于声律之中者，其惟少陵乎。秦少游云：苏、李之诗，长于高妙；曹、刘之诗，长于豪迈；陶、阮之诗，长于冲淡；谢、鲍之诗，长于峻洁；徐、庾之诗，长于藻丽。若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所不及焉。此盖推倒建安晋宋六朝之论也。其间长吉、玉溪，独自成派；辋川（王维）、宾客（刘长卿），各擅胜场。作者如云，不可枚举。综合有唐一代可分四期：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为初唐；由开元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由大历至宪宗元和末，为中唐；自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诗之运会，随时代为转移。五季以来，体格渐弱。宋初杨亿诸人，倡为西昆体，虽气势为之一振，仍不免台阁气。逮欧（永叔）、王（安石）、苏（东坡）、黄（山谷）起，而局面乃为一变。王、苏皆欧门下，故荆公最尊永叔，其选《四家诗》，曰杜、欧、韩、李，推永叔于退之、太白之上，其景仰可知矣。北宋诗人，苏、王应可并驱，苏以天才胜，王以学力胜，虽政见不同，但以诗论，要为并时之杰。惟东坡所遇迍邅，命宫摩蝎，诗人穷而愈工，重以天才轶荡，游览恢奇，遂突半山而过之，而诗名亦倾动一世。洪景庐谓宋代人家，若无东坡笔迹，即谓之俗，亦可谓啬于彼而丰于此矣。鲁直本出东坡之门，后乃自出蹊径，陈无已诸人和之，遂成西江派。第削肤存液，不免镌刻稍过，然其派至今不可废也。南宋人才，半归于道学，半溺于词学，以诗名者较少。然朱晦庵之诗，水流云在，一片化机，不为道学所缚。姜白石之诗，风格高秀，运思精密，

非仅以倚声见长。乃其特出也。此外《江湖集》中，不乏名手，然无振起一代之才。金元而降，诗境渐隘，极其上驷，不逾晚唐。然若闲闲、松雪之春容大雅，道园、遗山之清颖刻露，故亦未可尽没也。明初诗家，青田(刘基)、金华(宋濂)，并推作手。至公安、竟陵，以为宋诗尚理，主于议论，而病于意兴，于《三百篇》之旨为甚远，遂乃祧宋祖唐。陈义虽高，不无偏激。惟东桥(顾璘)并时何(大复)、李(梦阳)，而不受其牢笼。自后首善东林，提倡理学，诗道乃微。然至末造，乃有《咏怀堂集》，(阮大诚集名)以小人之尤，称诗坛之杰，环顾东林诸贤，鲜有能与抗手者。世运之变，于是可知。第就诗论诗，不以人废言，斯亦不可无述也。有清一朝，人主右文，赓飏相继，试律之作，取法于唐，承学之士，并谙声律。当别著录，故不备云。综论既终，更进一语：凡学诗者，辨正变之迹，取声律之正，古体学陶，近律学杜。虽不能至，殆所谓因不失其所亲者矣。

谈词上

明体第一

词为诗余，但词之与诗，截然不同，此不能求之迹象，应在韻味神气间，玩索得之。昔阅《儒林外史》小说，中载一事云：杜慎卿阅季某诗稿，见有句云：桃花何苦红如此。杜谓此句上添一问字，便是一句好词云云。极为叹服。盖此句置之诗中，并非佳联，添一字入词，便成隽语。此真教人为词之金针也。明乎此理，乃知词与诗之所以不同矣。词之发源，万红友《词律》，以为始于巴渝之《竹枝》，与唐初风行之《柳枝》。余案《竹枝词》，只是七绝二句，因其字简而声短，故每句四字一歇，三字一歇，而众声和之。如巴渝词之"竹枝"、"女儿"，《采莲子》之"举棹"、"年少"，皆是也。下里之音，流传最广，沿至今日，犹有《莲花落》词，一人首唱，众人曼声和之，殆其遗音欤？《柳枝》之作，始于温飞卿之《咏柳》，只是七言绝句。就是以观，则红友之推《竹枝》为词始，殆非确论。盖里巷讴吟，由来已久，《击壤》之歌，乃为初祖。凡此所作，与词何涉？且采巴渝《竹枝》，何不上攀《阳春白雪》乎？至于《柳枝》，尤为非伦。飞卿《杨柳枝》八首，但以七绝咏柳耳。案《苕溪渔隐丛话》云："唐初歌舞，多是五七言诗，后渐变为长短句。"此说最明。唐代诗人，多谙音律，诗成便付管色。若"渭城朝雨""黄河远上"诸作，皆是也。此外若无名氏之《小秦王》，皇甫松之《采莲子》、《浪淘沙》诸作，并是

七言绝句。盖唐人七绝诗之能歌者,不必即为词,无庸强为拉合也。但词之与诗,分途之始,既不易辨析,而今之称词者,亦率曰长短句,曷若即用《渔隐丛话》之说,由诗变而为长短句,以为词之开始,较为有据也。案唐人长短句,最先传诵者,为李白之《菩萨蛮》《忆秦娥》。(有疑《菩萨蛮》词,非太白作者。今不具论。)若字数最简者,为《十六字令》体,又名《苍梧谣》,盖一、七、三、五成章也。以字数计,应始《十六字令》;以时代论,应先《菩萨蛮》《忆秦娥》。此余见之不同于万氏者也。词之分体,短者为令,长者为慢。唐与五代,但有令体;北宋以降,衍为慢词。《草堂诗余》,及《诗余图谱》,乃强析为小令、中调、长调,殊为无据,而举世盲从,鲜明其误。此亦不可不辨者。词调之数,愈近愈增。宋崇宁间,命周美成等,讨论古音,比律切调。于时有十二律,六十家,八十四调。至柳耆卿遂增至二百余调。逮清万氏《词律》,乃收至六百六十调,千一百八十余体。厥后涂诚庵作《词律拾遗》,则又增一百六十五调,三百一十六体。然万氏所计之数,殊不可信,盖误收古诗者有之,一调异名而两收者有之。以余所计,调至今日,亦决不止八百二十五之数。(合《词律》与《补遗》言之)凡解音律,即能自制词。如成容若词之《玉连环影》,即为自制曲。其他名家,不少概见。三百年来,又添若干调。今人殊无此统计也。古人制调命名,亦无定轨,大致不外因事因物,或采取词中一语。如《暗香疏影》、《红情绿意》,本只一调,咏梅则曰"暗香疏影",咏荷则曰"红情绿意"。又如《解连环》《望梅》,亦是一调,清真作此调,有"信妙手能解连环"句,因名"解连环";又有"望寄我江南梅萼"句,因名"望梅"。此类甚多,不可枚举。乃皆非红友所解,殊可怪也。(万氏承明代词学中衰之后,而作《词律》,不为无功。特见书不多,又好武断,其贻误来学,亦不少。故先辨之。)大抵初学为词,祗宜先取唐五代之小令观之,匪特观览,必须曼声长吟,玩其音节,记熟几十首名人小令,无事或闲

闷时，随意歌唱，(胜于皮黄及流行之桃花江多多矣。)久而自得其中滋味。然后起手学作，令人见之，不疑是诗，亦不是曲，便算有成。然后再谈慢词，此一定程序也。

谐声第二

词以入乐，则声为最重，然宫调之失传久矣。忆余童而喜为词，七八岁时，甫知属对，调平仄。秋夜风雨，忽得句云："篱外芭蕉，窗前竹叶，一般风雨，两样作秋声。"于是有"两声词人"之目，然于音律茫然也。弱冠北宦京师，于时王半塘、况夔笙、朱彊村诸词流皆在，扣以宫调，亦皆不能言之。于时有郑叔问(文焯)，号为精此道，然不克请教。得见闽侯陈薛道昭夫人，(绎如同年之室)夫人盖能审音者，谓余曰："君能琴乎?"曰："不能。"又问："能箫笛乎?"曰："不能。"夫人哂曰："若然君姑求之弹与吹，然后始可与言。"退而习焉，不能成声，愤而弃去，而词兴阑珊矣。乃刊所为《啸庵词稿》六卷，谓将作一结束，不更谈此。近十余年，退隐旧京，乃复时时寄兴。生平得力，在宋沈伯时之《乐府指迷》，其敢于放胆为词，则在其言腔律一段，特备录之，以明宫调之难学，非但晚近，在南宋已然，不明宫调，未为不可填词也。《指迷》中云："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但看句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然后更将古知音人曲，一腔两三只参订，如都用去声，亦必用去声。其次如平声，却用得入声字替。上声，最不可用去声字替。不可上去入，尽道是仄声，便用得，更须停调参订用之。古曲亦有拗者，盖被句法中字面所拘牵，今歌者亦以为硋"云云。以上之说，可以指寻声者之迷，而壮学词者之胆。吾不畏大声以告曰：近代号称词家，并无人能解宫

调,即不佞亦其一也。忆得十年前,归金陵,见老友之始学为词者,以宋名家词一首,逐字录其四声,置玻璃板下,依声填词,为之甚苦,词成,乃至不可卒读。怪而问之,曰:“此彊村所告也。”时彊村居沪,为词坛老宿泰斗。(名孝臧,号古微。清遗老。助王半塘刻《四印斋丛书》,自刻《词学丛书》。)过沪,诣而询曰:“公尝以此法召来学乎? 教人盲从,伤辞害意,贻误多矣。”彊村力矢不承。余见其窘,徐释曰:“此亦无法之法,所谓夯干也。吾辈既皆不解宫调, 无以塞问者之望,姑以此法,令其练习;久而手熟渐,告以入声分配三声,及专严去声之法,亦可以无大过矣。”彊村抚手谓然。凡此之说,盖为习作慢词(今称长调)者说法也。若初学为令体,并此亦不必计,只须多唱唐五代名家令词,依仿为之。既成之后,自己调声曼吟,觉得响亮谐鬯,能达胸所欲言,便为成矣。至于词韵。不是诗韵,亦不是曲韵。案词始于唐,唐时别无词韵之书。宋朱希真尝拟应制《词韵》,其书久佚。宋绍兴二年,刊《菉斐轩词林要韵》,阮芸台家藏,而秦敦夫重刊之。其跋语谓疑是元、明谬托,又疑此书专为北曲而设。观所分十九韵,且无入声,信为曲韵无疑。清初沈谦著《韵略》,同时赵钥、曹亮武亦撰《词韵》,皆未该括,李渔撰《词韵》四卷,以乡音分析,多为不伦。先辈填词,多遵学宋斋词韵,但亦不能无误。自戈顺卿之《词林正韵》出,始得其正,学者多应遵之。盖戈韵之长处,参用中州韵,不以吴中乡音为准。其尤要者,则入声本体不废,其分配三声,亦各有界限,非入声字,三声皆可配也。此虽渐近细处,然自来填词家,最忌落腔,丁仙现谓之落韵。姜白石云:“十二宫住字,不容相犯。”张玉田《词源》,论结声正讹,不可转入别腔。住字、结声,即押韵。每调起毕,皆有定字。词之谐不谐,恃乎韵之合不合。此不可不察也。吾之此说,近于过高,然宫调既已失传,词学将成绝响,故指出数书,令人易解易学。为慢词,有沈伯时《乐府指迷》中之简易法。填词觅韵,用

戈顺卿之《词林正韵》，可无大过。至于初为小令，则熟读唐五代之名词，自然音节遒亮。选声之道，以此为梯阶可也。

设色第三

吾言设色，乃合命意、遣词为一谈。盖词之源出于《骚》，《骚》之源出于《诗》。《诗三百篇》，不外感兴比赋之旨，而《骚》之美人香草出焉。词为《骚》之流裔，触物兴感，因事寄怀，所谓意内而言外者是也。是故词之美者，有三长：曰声律调协，曰清空灵警，曰璀璨美丽。声律之说，上章言之。若清空灵警者，意也；璀璨美丽者，色也。意有余而色不足者，可以成佳作，如画家之白描然；色虽具而意不足者，难以为美词。此昔人所以讥梦窗词如"七宝楼台，拆下不成片段"者是也。(梦窗词实不然，凡有丽词必含精意。此特就其应酬庆祝诸作言耳。)今为初学定选词之法。若小令词语，别录拙作近和温飞卿《菩萨蛮》十四首，以见一斑。倘为慢词，(令、慢之词，并无分别，但以体强析之。)必须有佳对、有隽语，方成好词。姑就平日所爱诵者，略具一二，俾阅者知所择焉。

佳　对

稚柳苏晴。故溪歇雨。(美成)虚阁笼云。小帘通日。(白石)小雨分山。断云笼月。(田不伐)落叶霞飘。败窗风咽。(梦窗)珠蹙花舆。翠翻莲额。(梦窗)种石生云。移花带月。(翁处静)断浦沈云。空山挂雨。(梅溪)画里移舟。诗边就梦。(梅溪)疏绮笼寒。浅云栖月。(丁宏)调雨为酥。催冰做水。(王清爱)罗袖分

香。翠绡封泪。(陈同甫)做冷欺花。将烟困柳。(梅溪)紫曲迷香。绿窗梦月。(李篔房)霜杵敲寒。风灯摇梦。(梦窗)问月赊情。凭春买夜。(丁湖南)暗雨敲花。柔风过柳。(李篔房)断碧分山。空帘剩月。(乐笑翁)接叶巢莺。平波卷絮。(乐笑翁)

隽　语

花影吹笙。满地淡黄月。(石湖)惟有两行低雁。知人倚画楼月。(同)波底夕阳红湿。(赵彦)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辛稼轩)妾心移得在君心方知人恨深(徐山民)千树压西湖寒碧。波心荡冷月无声。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冷香飞上诗句(均白石)一般离思两消魂马上黄昏楼上黄昏(刘小山)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为春瘦了怕春知(均梅溪)春在卖花声里(王贵英)试花霏雨湿春晴(韩萧闲)薄幸东风薄情游子薄命佳人(周萧斋)怪别来胭脂慵傅被东风伦在杏梢(赵霞山)不成又是教人恨待倩杨花去问。(石湖)寄相思偏仗柳枝待折向尊前唱。东风吹作絮飞。(陈西麓)梦魂欲度苍茫去。怕梦轻还被愁遮。(草窗)怕是断魂江上柳越春深越瘦(王碧山)雁风吟裂云痕小楼一缕斜阳影(丁仲基)带天香吹动一身秋。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净洗花香不了(均乐笑翁)

宋元名家,佳联隽语,盖不胜收。以上所列,姑就元陆辅之《词旨》中所载,择选言之。以见词家造语之妙。又词中惯用之虚字,纯与诗文不同,概录如下:

任看正待乍怕总问奈爱似但料想更算况怅早快尽嗟凭叹方将未已应若莫念甚

以上诸字,盖以领句,或作转语,犹俗所谓行话也。

谈词下

半年以来教诸生读《花间词》，颇有能作名家隽语者。顷更拟教作慢词，亦先言其大概如下：

辨格第四

词之为体，只是令、慢而已。短者曰令，长者曰慢。自顾从敬编《草堂词》，始分为小调、中调、长调，但以字数分之，初无据也。按词之发源，起于唐之五、七言绝句。若李太白之《忆秦娥》，温飞卿之《菩萨蛮》，皆是也。《竹枝》《柳枝》，更无论矣。后更加减其字为长短句，号为令体，而其体始繁。在唐五代之词，皆为令体。质言之，即用五、七言诗变演而为长短句而已。迨及宋初，提倡燕乐，设大晟府，审音之士毕集，始由长短句之令体，衍而为慢词。譬如《阳关三奏》，原来只是七言诗一首，必三叠句而后成曲，此叠出之句，后皆以字句实之，此即令、慢之所以分也。今以曲为例。古曲本简单，自魏良辅之水磨腔出，一字一句，曼声长吟，多作曲折，故板拍遂多。更举一近例，如二黄调，在先辈若长庚诸伶，虽实大声宏，而转折处甚简；自谭叫天起，始一字作多数波折，遂成啴缓缠绵之腔调。同一理也。是故所谓慢词者，即由令体之散声，填入字句而已。此说实发于朱子。欲征吾说，试观词调中之《浪淘沙令》，为五十二字，

《浪淘沙慢》，即为百三十三字之慢词；《浣溪沙》为四十二字，《浣溪沙慢》，即为九十三字之慢体。此类甚多，举一可以反三。故吾教人为词，先令读《花间》，学为令体。能为令体，未有不能为慢词者矣。

趋向第五

慢词始于北宋，五代以前无有也。至南宋而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语本朱竹垞)北宋词人，多用令体。录北宋词，必首晏殊。试观《珠玉词》集中，其近于慢词者，仅三、四阕，可知其时之风气犹未开也。淮海信为英杰，东坡究非内家，以坡老仙才，非声律所能缚束也。自柳耆卿(永)周清真(邦彦)始张而大之。盖二人皆大晟之官，以审音名世，又有温婉丽密之词，宜为千古推崇。迨及南宋，人才辈出，闳词丽制，足以名世。殆其时风气使然欤？鄱阳姜夔，乃臻其极。盖白石之词，无一语拾人牙慧，亦无一字带世间烟火气。若自制诸曲，阅其旁谱，可信其音律之娴熟。然前人论词，犹有以白石为生涩者，殆所谓下士闻道而大笑者矣。吾论学为词，北宋宜取清真，南宋宜取白石。此词家之正轨也。此外读淮海、东坡词，以挹取其灵气；读子野(张先)、耆卿词，以揣摩其隽语；读碧山(王沂孙)、东山(贺铸)词，以增益其雅思；读梦窗(吴文英)、玉田(张叔夏)词，摭拾其词采，而不学其堆垛；读稼轩(辛弃疾)、改之(刘过)词，推扩其气势，而不染其粗豪；读梅溪(史邦卿)、竹屋(高观国)词，摹拟其蕴藉风流，而戒其软媚。合取诸家，泛观遍览，固可启发心思；任取一家，简练揣摩，亦足自成格调。至若山谷(黄庭坚)之艳词俳体，最宜切戒。盖涪翁才气太高，游戏

三昧，无所不可。当时法秀道人，已有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之讥。至于俳语，所用多宋代谚语，或江西方言，施之今时，皆不合，亦不可解。词为雅音，讵宜出此？（山谷其他词，工力亦深。此但举其艳词俳体为戒耳。）欲学慢词，先定趋向。宋词若毛氏之《六十家词》，朱氏之《彊村丛书》，已集大成，学者皆应泛览。但浩如烟海，日力不给，故先举其应法应戒者，为之标准。

作法第六

或问作慢词与作令体有异乎？曰：无以异也。慢体特就令体衍成，既如第一节所述矣。然亦有不同者，小令无须布局，慢词则须先定局势。今拟数法。一曰开门见山法，亦曰探骊得珠法，此注重起句法也。慢词起句，或为单句，或为对句。今专述白石词作法。如《齐天乐·夜堂闻蟋蟀》云："庾郎先自吟愁赋。"《侧犯·咏芍药》云："恨春易去，甚春却向扬州住。"此单句起也。《法曲献仙音·咏张彦功官舍》云："虚阁笼寒，小帘通月。"《玲珑四犯·岁暮闻箫鼓》云："叠鼓夜寒，垂灯春浅。"此对句起也。诸词一起已将全题精神笼住，次计如何接下，有推襟送抱法。如《齐天乐·蟋蟀》云："露湿铜阶，苔侵石井。"由阶井而转入蟋蟀矣。如《玲珑四犯》云："倦游欢意少，俯仰悲今古。"已递入感怀矣。其次应计上半阕如何住法，有瑟希铿尔法。如《齐天乐》云："夜凉独自甚情绪。"虽住未住，余音袅然，开下面许多意思也。继作下半阕，须计算如何过脉，有轻舟暗渡法。如《齐天乐》云："西窗又吹暗雨。"《疏影·咏梅》云："犹记深宫旧事"云云。凡此皆引起下面许多文章，而于上半阕血脉，仍自联贯。再次须计如何推广法，作词最忌死抱一题，毫无发展。

又有登高远览法。如《齐天乐》云:"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便已递入因物兴感之意。于是更计如何杀尾,有湘灵鼓瑟法,须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妙。如《平调满江红》云:"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念奴娇·谢友人惠竹榻》云:"为君听尽秋雨。"《法曲献仙音》云:"怕生平幽恨,化作沙边烟雨。"凡此皆词尽而意未尽也。此特略举白石数词数例,要知诸名家词,无不然也。

审音第七

宫调之学,失传久矣。余少而喜为词,求宫调之师,久不得,几欲愤而舍弃词学。既而读沈与义《乐府指迷》曰:"宫调不必人人俱解,不解宫调,未必不可为词家。"乃知宋元以来,兹事久成绝学,不必陈义过高矣。清代有名词家,只是留意去声字,或上去声相连之字。盖取古名家词之同调者数阕,将其四声比对,如其上去声字皆相同者,加以圈出,认为必须遵从之音;如不尽同者,加以点,认为可以出入之字。此亦无法之法也。余十年前,得江南老友寄来词稿,率多用名家著称之调,而四声并和者,心甚疑之。既而南归,见诸老友之为词,率以名家旧词,旁注四声,按字寻求填写,其事甚苦。甚以为怪。(据云朱彊村先生所告。然询之彊村,绝不承认。)夫宋人之号称审音者,不只周、柳、晁、姜数家,然此数家之词,刊刻流传,各本往往不同。即如清真词(周邦彦),宋版犹有三种,而三版之中,往往歧异。(其详见余所作《读清真词偶记》,兹不具录。)俗刊流传,更无论矣。孰为正本而遵从之,是一疑问。倘盲从误本,而致伤词害意,岂非冤乎?又名家词中之入声字,多以分配平上去者,若必觅入声

字以从之，尤冤之冤也。余召诸生为词，只是先将平仄声分别清楚，已算大致不差；然后更将此调之诸名家词中去声字，加以比较，数家相同，必须遵守，有不同者，可以随便。如此，在今日之填词家中，已算精致者矣。至于宫调之法，余今看来，亦非甚难，但须先从乐工，学吹学弹；能吹能弹，再将方培成之《词麈》(在《铁画楼丛书》中)细细研究。彼于宫调原理，发挥殆尽，且能罕匹而喻。余老矣，更无此种精力与兴趣，甚愿青年精进者，努力求之，阐扬绝学，亦一大事业也。至于填词，与讲宫调，可以分作两事。有清一代，词客如林，而号称能解宫调者，已不过数人，今日更说不到矣。

附录第八

行文须试难题，填词须试难调，如秋霁露华绛都春绕佛阁氏洲第一各调，难不胜举。要须目声悉合腔板，方称完璧。

去上叠拍，词中最多。盖去声劲而纵，上声柔而和，交济方有节奏。其至多者，《扫花游》调中凡六见，《一枝春》调中凡八见，《花犯》调中凡十二见。必须依句照填，缺漏不得，宁严勿疏。

四字对法，如《齐天乐》之“逼冷慈云”，“催圆宝月”，宜两仄两平，对两平两仄。《望海潮》之“孤柱驾鳌”，“神铃怖鸰”，“驾”字换平不得。且必须去声方响。《惜余春》之“猗玕荫坐，(上声)戛玉敲帘”，“煎茶置鼎，劚筍携锄”，“荫坐”“置鼎”，宜用去上方叶。《法曲献仙音》之“飞鹊浮天”，“画鸾翻雪”，第四、五句云“柱角风涛，镜中弦索”，须于两联中，藏四入声字，方是此调消息。如美成之“蝉咽凉柯，燕飞尘幕。倦脱纶巾，困便湘竹。”梦

窗之"落叶霞翻，败窗风咽。瘦不关秋，泪缘生别。"皆确守此例也。

句中有藏一短韵者。《木兰花慢》之第二十六字，《兰陵王》之第三十字，《征招过变》之第二字是也。若《凤凰台上忆吹萧过变》之第二字，《沁园春过变》之第二字，或嵌或否，可不拘矣。熟调误填者，如《齐天乐》之第五句"荡得诗魂无据"，"诗""无"二字，每误作仄声；第七、八句、"倩儿折萝屏，半空留住"，"半""留"二字，仄平恒误更换。《摸鱼儿》起云"踠阑干绿阴如许"，"绿""如"二字，平仄互换；第四句云："落落是何年少"，"是""年"二字，平仄互换。《过变》云"临流坐消得花迟月早清愁平子都归"，将"花""月"二字，平仄互换，而"清"字辄误作仄，皆大谬。《金缕曲》第二、三句"看层层虬珠外吐，蜡花中茁"，"虬""中"二字万不能用仄，"外""蜡"二字万不能用平；第五、六句云"未了云烟浩劫，更防着仙心焦烈"，"浩"字万不能用平，"云""仙""焦"万不能用仄。乃向来沿讹袭谬，相沿已久。不知一字改移，关乎全阕，或正旁偏侧，凌犯他宫，即非复本调音节矣。

清代词人，自朱、厉而降，知音盖希。辨体辨声，万《律》严于萧《律》，然亦尚有见不到处，有见到而注律未详处。凡句法之属上属下，字法之宜去宜上，最须辨认清晰。其辨认之法无他，则多读古人之名作，以比较参详，久自得之耳。

论 曲

第一章 曲与古乐之系属

声音之道微矣。曰天籁者,风霆是也。刁刁萧萧殷殷礀礀起不知其所自,止不知其所往,此不可节者也。曰物籁者,鸟兽虫豸是也。虎啸深林,猿啼断峡,好鸟鸣春,候虫吟秋,非其地不闻,非其时不作,此不必节而自节者也。曰人籁者,讴吟咏叹,欢呼号啾,宣七情之壅积,凭一气以舒泻,使不曲为之防,盖有淫轶放纵,而不可复制者,大之可以伤天地之和,小之可以促生养之理。古圣人者起,乃作为五正二变之音,以为之节。何者为五正?宫、商、角、徵、羽是也。何者为二变?变宫、变徵是也。是之谓七始,亦曰七宗。五正得二变而后成音,犹之四时得闰而成岁,其理一也。昔者舜欲闻七始之乐,殆指此矣。起自黄古之世。伏羲有扶来立本之乐,神农有扶持下谋之作,黄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渊》,颛顼作《六茎》,帝喾作《六英》,唐尧作《大章》,虞舜作《大韶》,禹作《大夏》,商作《大濩》,周武作《大武》,周公作《勺》,(读曰酌)又取房中之乐,以歌后妃之德。凡此者,未立曲之名,而实曲之祖也。成周之世,輶轩四出,采四方之诗以上之,所谓采诗以观民风是也。于是国乐之外,兼采风诗。然诗即乐也。孔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乐之有词,其自《诗》始乎?是故春秋列国,卿士燕享,必歌诗而退。《左氏》所纪,固彰彰也。秦始皇平天下,

庙乐犹存《韶》《武》，二世始以郑、卫之音为娱。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悦不通，解泽不流。"（太史公《乐书》）。虽为佞言，而其语甚辩。然此犹庙堂之乐也。若其时之人，则平居未有不歌者。孔子，圣人也，《论语》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然则不哭之日，其歌必矣。故于将殁之前夕，犹负杖逍遥而歌。人之所居处，曰："歌于斯，哭于斯。"然则歌固人生之所有事也。汉兴，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曰《嘉至》以降神，曰《永安》以节行步，曰《泰登》以上干豆，独上歌，不以莞弦乱人声，此宗庙之乐也。又有房中祠乐。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为楚声。高祖过沛，酒酣，作《大风》之歌，令沛中儿习而歌之。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歌。此汉代乐府之始也。元帝善鼓琴瑟，吹洞箫，自制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至哀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虽严诏禁之，弗能止也。光武时，复天下通知钟律者。明帝时，乐分四品，曰大予乐，以供郊庙上陵；曰周颂雅乐，以供辟雍社稷，曰黄门鼓吹，以供天子之宴，曰短箫铙乐，以为军中之用。魏晋踵之。乐府之词，多为五言。唐宋以后，始为长短句。至金元，乃就长短句之词，标名独立而为曲。其实唐人之古歌行，以某某曲标题者，不可枚举。曲亦古诗之一，特至金元以后，始以曲为专用之名词耳。综上所述曲之发源，实导自古乐。但古之律吕，有阳律六：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黄钟，是也。阴吕六：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中吕、夹钟，是也。合六律六吕为十二，相合而乐成。绵历年久，《乐经》先亡，律吕不备。今日之曲，但用黄钟、南吕、中吕三宫。谓曲非古乐之全体可，谓曲非古乐之一体，则断乎不可。又古乐之原素有四：曰声、曰容、曰词、曰器。声，歌唱也；

容，舞蹈也；词，文字也；器，八音也。合此四种，各中于节，而后乐成。曲虽小道，亦四者不能阙一。则谓今曲者，即古乐之代表，亦奚不可者。特古乐简澹，今曲繁缛；古乐醇雅，今曲侧艳；古乐广大，今曲琐细，乃其不同之点。此则因时世而转移，无可如何者矣。

第二章　曲与诗词之系属及其分别

今中国文学家，咸谓词者诗之余，曲者词之余。此似无可否认者，然以愚意揣之，与谓为"余"，毋宁谓为"变"。譬之于水，江河沼泽，皆宗于海，然由海而别流为江为河，则性情与滋味，无一不变者。曲之发源于诗词，而性格滋味，无一不变，亦由是耳。今欲学为曲，而不明曲与诗、词之分别，则为诗、词可矣，何必曰曲？溯诗之源，始于《三百篇》，曰《雅》、曰《颂》者，即郊庙房中之乐也；曰《风》者，即四方里巷之音也。《三百篇》中，除《兰陔》《白华》，有声无词，然则其余，皆声词并举，可以被之管弦，可断言矣。诗至汉魏，变而为乐府，乐府即曲也，郊庙用之，祭享用之，宫中用之，（如《唐山夫人房中乐》是）军中用之。（如《铙歌》《横吹》《军马黄》诸调是）至于曲之名，盖始于六朝、隋、唐之间。史称陈后主与词臣狎客，制为新声，作《玉树后庭花》诸曲。隋炀帝之南游也，有老乐工王某者，其子在行中，老乐工闻人唱《安公子》曲。惊问曰："此曲起自何时？"其子曰："近顷始有。"老乐工流涕曰："其宫声往而不返，宫者君也，吾君其不归矣。"以是可证六朝、隋、唐之际，曲之名已盛传矣。自唐代律诗盛行，诗与乐始渐相远而词之名起。（如李太白《忆秦娥》诸词是）然若"黄河远上"之什，《竹枝》《采莲》之作，则五、七言绝句诗，即词

也，皆可被之声律，与六朝之“璧月朝朝满，琼花夜夜新”诸作，正自相类。五代至宋，而词学大盛，至金元则以曲起而代之。溯六朝隋唐，以迄南宋，世间已自有曲在，但尚未有独立之势力，或寄于诗，或寄于词。金元则其学大盛，甚乃以之试士。然其时所共习者，多为北曲，以元都北方故也。元人亦间有南曲，如《荆钗记》《拜月亭》之类，皆为元人之南曲，然为罕见。降及明代，兹道亦盛。名臣若夏桂洲(言)、纨绔若陈锦衣大声，并精此道。其抉曲律之精微者，若王伯良(骥德)、沈宁庵(璟)之徒，皆萃毕生精力于此，所著皆卓然可观。至昆山魏良辅创为水磨调，而南曲乃大行。清代圣祖精研律学，高宗妙解音律，一时学士大夫，皆靡然从风，操觚皆能中律。若吴梅村、朱竹垞、蒋心馀、李笠翁诸人，所作多合于律。嘉道以后，二黄梆子盛行，曲道乃微。然彼时剧场，犹以昆曲为正宗。而黄梆为乱弹，观于嘉、道间小说可征也。

综上所说，曲之源流，可以了然；诗、词、曲递变之迹，亦如指掌。然曲与诗、词分别处，亦不可不知。诗有三、四、五、六、七言体，曲则一篇之中，长短句不拘。或者问诗中除近体律诗不计外，其五、七言长篇歌行，一篇之中，长短句法，参差并用者亦甚多，何以独异于曲？曰：歌行中之长短句，可以随心运用，变化无方；曲则某句应几字，某句应押韵，有一定体裁。又其句数有板之限制，不能多一句，亦不能少一句，视诗之歌行，或骋意长言，或戛然而止，相去远矣。若其摛词掞藻，诗贵择言尤雅，曲则不妨雅俗共赏，虽里巷俚词，有时亦可搀入。(但须斟酌情况)此其不同之大略也。若其分宫定律，辨析阴阳，则曲学之精细处。吾此作将以召初学，故先言其粗，其精细处，候继续言之。至于曲之不同于词者，尤须辨明。词之每阕，各自成片段，不相联属。曲则除小令同词外，但作散套，或杂剧、或传奇，皆须成套。其牌名先后，皆有一定之次序。一定之性质，不容

颠倒龐杂。此切须注意者也。或者问词之与曲，皆为长短句，何以不同？曰：是又有别。昔阅《朱子全集》有云："今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却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之词。"至若后来金元所盛行之曲子，则惧长短句之词，不足以尽万变不齐之意，于是又特于长短句之间，可以随意添字，名之曰衬字。如这其间、他那里之类。曲子为近于说话起见，可添衬字，词则万万不可加衬字也。词近于诗，犹以温柔典雅为主。若曲则一剧之中，名士美人、权奸狙狯，其人物万有不同，欲各尽其情态，遂不能一律文雅，有时并方言俗语，亦可随便加入。如元人曲云："眼看着蒙古儿。"蒙古，元人称银也，即眼见着银子也。"颠不刺的见了万千。"颠不刺，蒙古语宝石也，即俗语称所爱者，曰宝贝之意也。"鹘伶渌老不寻常。"鹘伶渌老，若言伶俐老练也。"乔人。"乔作衙，乔者假也，称恶人曰乔人，称假作派曰乔作衙。凡此诸类，皆以当时方言俗语入曲。元人诸曲，不可枚举，略述一二以为征。若作词则万万不可用。(若山谷诸人俳体非词之正宗，不在此例。)此其大别也。学曲者先能辨明诗是诗，词是词，曲是曲。操觚染翰，庶免非马非驴之诮。至于词律、曲律之不同，词韵、曲韵之大异，当别言之。

第三章　曲之本体与其作法

曲之本体，大概有四：曰小令、曰散套、曰杂剧、曰传奇。小令最为简单，作此等曲，不外咏事咏物，写景写情，即于曲牌中任拈一调填之，与作词无甚区别，但须令人读之，知是曲而非词。此中关键，在韵味之间，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必欲明其大略，则可以最浅之说进曰：词意必须娴雅，曲则不妨稍为近俗，

兼可搀入方言俚语。然过俗过俚，则又失之矣。又成套之曲，因有板眼缓急之关系，可以随意加入衬字，若小令则略近于词，总以照调填成，不加衬字为是也。其次曰散套，盖联合同宫同调之曲，而成一套者也。散套亦仅为咏物咏事、写景写情之作，无引子，无宾白，不论南北曲，皆不分生旦等脚色，大抵自做而自歌之，如作古歌行然。虽按曲牌分填，而意思仍须贯串，兼明首尾转折起讫之旨，殆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者欤？此种亦谓之套曲。前代才人，若金陵陈锦衣大声之《秋碧乐府》，沁水常评事明卿之《写情集》，宛平刘副使效祖之《良辰乐事》，深精音律，并擅胜场。略举其散套曲牌之次序于下，学者依序照填，不致有出宫犯调之病矣。其次曰杂剧。杂剧有二折者，至多不过四折。元人皆以北曲为之，至明人始有用南曲者。凡北曲概无引子，只有楔子。楔子者，于题前或过渡处，作一小段落。如通行本《西厢·惊艳折》之前，有〔赏花时〕小曲，“夫主京师禄命终”云云是也。此是元人家法。楔子至多不过二曲，多用〔赏花时〕〔端正好〕两曲。楔子亦不限定在第一折之前，第二、三折前亦可。但一杂剧，只有一楔子而已。元人北曲之例，通折只用一人独唱，此由元时戏剧，与今日异。歌者一人，白者又一人，其串演之态度亦甚简，非如今之戏剧，唱演萃于一身也（此事毛西河集论之）。故一人通折全唱，不以为病。后因其法太拙，北曲不得不改为南曲。盖南曲唱者不拘人数多寡，白与曲兼，身与口应，遂成今日剧场之状态。此杂剧所以变为传奇也。然北曲一人独唱之例，曲家仍严守之，否则必遭讥诃。故学者若填北曲，仍应遵一人独唱之例。元明杂剧今盛传者，若元白仁甫之《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乔梦苻之《杜牧之诗酒扬州梦》、《玉箫女两世姻缘》，明杨诚斋之《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皆为杰作。亦略具其各折之曲牌次序于下，为后来效法。其最大者曰传奇，短长八折、十折，长者至数十折。元曲之四大传奇，曰《荆》《刘》

《拜》《杀》，盖指《荆钗记》、《白兔记》、《幽闺记》、《杀狗记》也。《白兔》演刘智远事，故称《刘》；《幽闺》亦称《拜月亭》，故云《拜》也。此外若高则诚之《琵琶记》，最擅胜名。近日元刻旧板之曲，踵续发现，指不胜屈。然众口争传，歌场奉为圭臬者，亦不过十余种耳。传奇第一折之前，必以副末开场，略述全书大意谓之家门。所填必为词而非曲，普通两首，第一首随意挥洒，第二首总括大意。二词既毕，以四语总括之，谓之题目正名，皆用叶韵语。元人传奇总名，多嵌入第四句下，如“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之类是也。可以不入折内，亦可作第一折。传奇之例，开始必以正生上场，其次为正旦。但因剧情变化，亦可不拘。然重要人物，必于前数折内登场。开场之白，多用四六骈语，谓之定场白，最宜精心结撰。传奇或用北曲，或用南曲，或于北曲中用一二套南曲，或于南曲中夹一二套北曲，或用南、北合套曲。盖南、北曲各有所宜，传奇人物，万有不齐，欲其各肖口吻，不得不南、北兼用。此例自明开之，元人虽有南曲脚本，然无南、北羼唱者也。近代作者，或矜尚词藻，而不中音律；或墨守宫调，而近于鄙俗。作者虽多，合作甚少。顾曲家所推许者，惟蒋心余之九种曲，李笠翁之十种曲，黄韵珊之七种曲，夏惺斋之五种曲，以为较美。然或各有一偏，其一致崇拜者，惟洪昉思之《长生殿》，谓其音旨谐协，排场章法，无不当行也。是故学作曲者，兴之所至，或偶作一二首小令，未尝不可；若一物、一事、一情、一景之感触，作为散套可矣；至于古装劲服之元人杂剧，已不易轻言。若重规叠矩，大章大法之传奇，此须于熟习曲理之后谈之。

第四章　论曲之宫调

北曲所用宫调，为〔仙吕〕、〔南宫〕、〔黄钟〕、〔中吕〕、〔正宫〕、〔道宫〕，凡六宫；〔大石〕、〔小石〕、〔般涉〕、〔商角〕、〔高平〕、〔揭指〕、〔宫调〕、〔商调〕、〔角调〕、〔越调〕、〔双调〕，凡十一调。总为十七宫调。而〔揭调〕、〔宫调〕、〔角调〕，均有目无词，实只十四宫调。且十四宫调中，如〔道宫〕、〔小石〕、〔般涉〕、〔商角〕、〔高平〕，均曲牌极少，不能独立成套。故北曲通行套数，实只〔黄钟〕、〔正宫〕、〔仙吕〕、〔南吕〕、〔中吕〕、〔大石〕、〔商调〕、〔越调〕、〔双调〕，九种耳。

南曲所用宫调，为〔仙吕〕、〔正宫〕、〔中吕〕、〔南吕〕、〔黄钟〕、〔道宫〕，凡六宫；〔越调〕、〔商调〕、〔双调〕、〔仙吕入双调〕、〔羽调〕、〔大石〕、〔小石〕、〔般涉〕，凡八调。总为十四宫调。而〔商角〕、〔高平〕、〔揭指〕、〔宫调〕四种，向无南词；〔般涉调〕，南词虽列其名，仅有〔哨遍〕一曲，可置勿论，实只十三种而已。《钦定曲谱》南曲部，不列〔道宫〕，因〔道宫〕只有数曲，稍通行者，惟〔赤马儿〕〔拗芝麻〕〔鹅鸭满渡船〕三曲，故《钦定谱》归之附录，不立〔道宫〕。又〔小石〕一种，仅有〔骤雨打新荷〕一曲，亦非适用。〔羽调〕曲虽稍多，亦为曲家所少用。故南曲通行常用者，亦只〔仙吕〕、〔正吕〕、〔黄钟〕、〔中吕〕、〔南吕〕、〔越调〕、〔商调〕、〔双调〕、〔仙吕入双调〕、〔大石〕十种耳。

宫调之所以分，各以笛色定之（亦称管色）。笛有六孔，而为七音。以今通行之小工调为本位，递移而成为七调，此实合于旋相为宫之理。今分述如下，而以所属之各宫调隶于下。求宫调者，可以一览而得矣。

小宫调　按第一孔作工，第二孔作尺，第三孔作上，第四孔作一，第五孔作四，第六孔作合，而别将第二、第三两孔按住作凡，此即今之小工调也。　凡〔仙吕〕、〔中吕〕、〔正宫〕、〔道宫〕、〔大石〕、〔小石〕、〔高平〕、〔般涉〕、〔双调〕均属之，〔仙吕〕亦可用凡字调。

凡字调　以小工调之凡字作工，工字作尺，尺字作上，上字作一，一字作合，合字作凡。　凡〔南吕〕、〔黄钟〕、〔商角〕、〔仙吕〕属之。

六字调　以小工调之六字作工，凡字做尺，工字做上，尺字作一，上字做四，一字作合，四字作凡。　凡〔南吕〕、〔黄钟〕、〔商角〕、〔商调〕、〔越调〕属之。

正工调　以小工调之五字作工，六字作尺，凡子作上，工字作一，尺字作四，上字作合，一字作凡。此调或用之〔黄钟〕、〔仙吕〕。

乙字调　以小工调之乙字作工，五字作尺，六字作上，凡字作一，工字作四，尺子作合，上字作凡。此调北曲少用。

尺字调　以小工调之尺字作工，上字作尺，一字作上，四字作一，合字作四，凡子作合，工字作凡。此调小工调同。

上字调　以小工调之上字作工，一字作尺，四字作上，合字作一，凡字作四，工字作合，尺字作凡。〔南吕〕、〔商调〕、〔越调〕属之。

愚按宫调之学，虽已失传，而正声自在天地。予尝细研此学所以不传之故，盖有数因。其一名家著述，故示高深，不屑援引俗说，故论乐之书充栋，率皆高谈古乐，讳言俗调，黄钟、太簇，罗列满纸，令人无从索解。甚乃借坚深以文其浅陋，不知后生所见，率为俗工今器，假举黄钟、太簇之说，询之今日之笛师，鲜有不逊谢不敏者。此其学之所以微也。其一词人才士，既不解音律，而不能禁其不作传奇，于是用填词之法则，以为度曲之

形式，随意掇拾曲牌，不论宫调，自成套数，意尽而止。后生惊其才艳，亦相率效仿，而曲学愈微矣。清初人若歙方培成，近人若长洲吴梅，其所著述，乃不惜出其所知，而以时人通习之名词解释之，于是向来冥昧之绝学，多所发明。吴君论曲，或有议其苛细而偏执者，但守先待后之功，要未可没。吴君之言曰："北曲有借宫之法，南曲有集曲之法。何谓借宫？曰：就本调联络数牌后，不用古人旧套，从他宫剪取数曲，接续成套。如王实甫《西厢记》，用〔正宫〕〔端正好〕数曲后，忽借用〔般涉调〕〔耍孩儿〕是也。何谓集曲？曰取一宫中数牌，各截数句，联成一曲，而别立新名。如张伯起集〔解三酲〕、〔三学士〕、〔急三枪〕，而名〔九回肠〕；梁伯龙集〔三仙桥〕、〔白练序〕、〔醉太平〕、〔普天乐〕、〔犯胡兵〕、〔香满遍〕、〔琐窗寒〕、〔刘泼帽〕、〔三换头〕、〔贺新郎〕、〔节节高〕、〔东瓯令〕十二曲，而成〔巫山十二峰〕是也。"

愚又按借宫之法，不止实甫《西厢》。如杨诚斋之《曲江池》，亦于〔端正好〕十一支后，忽用〔耍孩儿〕，后更加〔八煞〕至〔二煞〕，于尾声后，又接以〔黄钟〕〔醉花阴〕七曲，则并管色亦异矣。(〔黄钟〕属凡字调)刘效祖之《良辰乐事》，亦于〔中吕〕〔粉蝶儿〕十一支后，忽用〔耍孩儿〕，下接〔七煞〕至〔一煞〕。大抵吴君为后进说法，不得不严，若才人兴到之作，或不拘钦？至于集曲之法，亦不始于张、梁，高则诚《琵琶记》，为南曲之祖，已开其例并详于后。

第五章　论曲之套数

曲何以必须成套？曰：套即宫调之范围也。凡制曲除单行小令外，其数曲联络而成者，谓之散套。于第一首上，冠以所

属之宫调,以下则采取同宫同调之曲,联合成套。偶或采及他宫别调之曲,羼入其间,谓之出宫,亦云犯调。为顾曲家所大忌。盖宫调低昂,定于管色,譬如〔仙吕宫〕之曲。属于小工调,若第二支,忽作〔南吕宫〕之曲,则应换为凡字调,吹者既不成声,唱者尤难调协。此犹近日戏场所唱之《戏迷传》《纺棉花》诸剧,皮黄梆弋,满盘杂凑,只是打闹,不足言戏也。所谓散套者,即确守宫调之始也。能明白某曲牌属于某宫某调,即可采取同宫同调之曲,联而成套。然其先后之次序,亦不容紊乱。初学作曲,知某曲属某宫矣,然应以何曲领调,何曲收尾,应合几曲而后成套,尚觉茫然。则有一法,取名家传世之曲,观其以何曲起,以何曲止,用几曲牌以成一套,依仿为之,即可无弊。近人若吴瞿庵、许守白所著之书,亦将成套之曲牌,并具于牍。余敢为诸君明告曰: 此并非吴、许诸人编成之套,亦只是从名家曲中,钞录而来耳。惟吴、许不肯将录自何人何曲,各为详注,遂令阅者,疑为两君自制,究不足坚学者之信。余今将作者及书名,并标明于本套之上,学者倘有所疑,可以按谱求之,知此事并非不传之祕也。余尝谓散套为学曲根本,于全套中提出一牌,即为小令;集同宫同调之曲数支,即为散套;联二套或四套,即成杂剧;恢之至十余套,或数十套,即为传奇,而曲之能事尽矣。且套数根于宫调,既明套数,便已入宫调之门。就套数以求宫调,就宫调以求管色,此则曲学从流溯源之一法也。此章以下所录诸套,特为管中一斑,非云全豹。然此诸人,皆为曲中名家,就此追求,当无大误矣。

名家散套曲牌选录

陈大声《秋碧乐府》

〔商调〕〔莺啼序〕〔黄莺儿〕〔集贤宾〕〔斗双鸡〕〔簇御林〕〔琥珀猫儿坠〕〔尾〕

〔南吕〕〔梧桐树〕〔骂玉郎〕〔东瓯令〕〔感皇恩〕〔浣

溪沙〕〔采茶歌〕〔尾声〕

〔双调〕〔夜行船〕〔新水令〕〔落梅风〕〔风入松〕〔拨不断〕〔离亭宴煞〕

〔商调〕〔集贤宾〕〔逍遥乐〕〔醋葫芦〕〔么篇〕〔梧叶儿〕〔后庭花〕〔青哥儿〕〔浪里来煞〕

〔南吕〕〔一枝花〕〔梁洲〕〔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尾〕

常明卿《写情集》

〔黄钟〕〔醉花阴〕〔喜迁莺〕〔出队子〕〔刮地风〕〔西门子〕〔古水仙子〕

〔中吕〕〔粉蝶儿〕〔醉春风〕〔红绣鞋〕〔普天乐〕〔耍孩儿〕〔二煞余音〕

〔双调〕〔新水令〕〔落梅风〕〔折桂令〕〔雁儿落〕〔得胜令〕〔沽美酒〕〔太平令〕

刘效祖《良辰乐事》

〔中吕〕〔粉蝶儿〕〔醉春风〕〔红绣鞋〕〔满庭芳〕〔普天乐〕〔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么篇〕〔十二月〕〔尧民歌〕〔耍孩儿〕〔七煞〕〔六煞〕〔五煞〕〔四煞〕〔三煞〕〔二煞〕〔一煞〕〔尾〕

元明杂剧套数曲牌

白仁甫《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第一折　楔子〔正宫〕〔端正好〕〔么〕〔八声甘州〕〔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金盏儿〕〔忆王孙〕〔胜葫芦〕〔金盏儿〕〔醉扶归〕〔后庭花〕〔金盏儿〕〔醉中天〕〔赚煞尾〕

第二折　〔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红绣鞋〕〔快活三〕〔鲍老儿〕〔古鲍老〕〔红芍药〕〔剔银灯〕〔满庭芳〕〔普天乐〕〔尾声〕

第三折 〔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沉醉东风〕〔庆东原〕〔步步娇〕〔沉醉东风〕〔雁儿落〕〔拨不断〕〔搅筝琶〕〔风入松〕〔胡十八〕〔落梅风〕〔殿前欢〕〔沽美酒〕〔太平令〕〔三煞〕〔太清歌〕〔二煞〕〔川拨棹〕〔双鸳鸯煞〕

第四折 〔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呆骨朵〕〔白鹤子〕〔二〕〔三〕〔四〕〔倘秀才〕〔芙蓉花〕〔伴读书〕〔倘秀才〕〔双鸳鸯〕〔蛮姑儿〕〔叨叨令〕〔倘秀才〕〔滚绣球〕〔三煞〕〔二煞〕〔黄钟煞〕

乔梦苻《杜牧之诗酒扬州梦》

第一折 楔子 〔赏花时〕〔么〕〔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哪吒令〕〔鹊踏枝〕〔寄生草〕〔么〕〔后庭花〕〔青歌儿〕〔赚煞〕

第二折 〔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醉太平〕〔脱布衫〕〔小梁州〕〔一煞〕〔煞尾〕

第三折 〔南吕〕〔一枝花〕〔梁州〕〔隔尾〕〔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牧羊关〕〔一煞〕〔煞尾〕

第四折 〔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水仙子〕〔雁儿落〕〔得胜令〕〔甜水令〕〔折桂令〕〔鸳鸯煞〕

乔梦符《玉箫女两世姻缘》

第一折 楔子 〔端正好〕〔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哪吒令〕〔鹊踏枝〕〔寄生草〕〔么〕〔得胜乐〕〔醉中天〕〔后庭花〕〔青歌儿〕〔赚煞尾〕

第二折 〔商调〕〔集贤宾〕〔逍遥乐〕〔上马娇〕〔梧叶儿〕〔醋葫芦〕〔金菊香〕〔浪里来〕〔后庭

花〕〔金菊香〕〔柳叶儿〕〔浪里来〕〔商〕〔随调煞〕

第三折 〔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金蕉叶〕〔调笑令〕〔小桃红〕〔鬼三台〕〔圣药王〕〔麻郎儿〕〔么〕〔络丝娘〕〔东原乐〕〔尾声〕

第四折 〔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乔牌儿〕〔水仙子〕〔搅筝琶〕〔雁儿落〕〔得胜令〕〔甜水令〕〔折桂令〕〔落梅风〕〔沽美酒〕〔太平令〕〔络丝娘〕

第六章 论分隶各宫调之曲牌

曲牌分隶何宫何调，实为学曲者一大要事，盖必知其所属宫调，而后可以取用也。吴氏《顾曲麈谈》，所列分宫、分调之曲，可谓备矣。其依据者，不外《九宫大成》、《钦定曲谱》，或取前人名作，以相参考而已。余以其备也，因照录之。惟宫调定于管色，如小工调所属之宫调最多，即以同一管色者，依次列之，略与吴氏异。盖以同一管色，稍可通融也。惟是古乐名曲如林，参考未必尽确。即如是编〔双调〕北曲内，有〔月上海棠〕，南曲内，有〔昼锦堂〕，又有〔锦堂月〕，似此三牌，均应隶〔双调〕矣；然观《琵琶记·称庆折》，首用〔仙吕〕〔锦堂月调〕，叶怀庭注云：上半为〔昼锦堂〕，下半为〔月上海棠〕，然则所谓〔锦堂月〕者，乃〔仙吕宫〕之集曲矣。此等眼前熟曲，吴氏不应错误，殊不可解。姑以照列，以待考证。据此以观，则其中之错误者，或不止此。故愚尝论吾辈既不能自制新声，偶欲作曲，最好依古人成套名作为之，或免大误，万不可自作聪明也。近人所著以此

篇为最备,不能舍而另作。余求精通音律家数十年而不得,倘他日得遇,或更有所正订,未可知也。

一 〔仙吕宫〕所属 小工调 亦可入凡字调

北曲 〔端正好〕〔赏花时〕〔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村里迓鼓〕(亦入〔商调〕)〔元和令〕(亦入〔商调〕)〔上马娇〕〔游四门〕〔胜葫芦〕〔后庭花〕(亦入〔中吕调〕)〔河西后庭花〕〔柳叶儿〕(与〔黄钟〕不同门)〔寄生草〕〔青哥儿〕〔哪吒令〕〔鹊踏枝〕〔六么序〕〔醉扶归〕〔金盏儿〕(与〔双调〕〔金盏子〕不同)〔醉中天〕雁儿 一半儿 忆王孙 玉花秋 (亦入〔商调〕)〔穿窗月〕〔八声甘州〕〔大安乐〕〔双燕子〕(即〔商调、双燕儿〕)〔翠裙腰〕〔六么遍〕(亦入〔中吕〕)〔上京马〕〔绿窗怨〕〔瑞鹤仙〕〔忆帝京〕〔袄神儿〕(与〔双调〕不同)〔六么令〕〔锦橙梅〕〔三番玉楼人〕〔柳外楼〕〔太常引〕〔尾声〕〔随煞〕〔赚煞〕〔上马娇煞〕〔后庭花煞〕

南词 (引子)〔卜算子〕〔番卜算〕〔剑器令〕〔小蓬莱〕〔天下乐〕〔鹊桥仙〕〔金鸡叫〕〔奉时春〕〔紫苏丸〕〔唐多令〕〔黄梅雨〕〔似娘儿〕〔望远行〕〔鹧鸪天〕(南词之引子为出场时所用,或用笛和或不用笛和,与曲子大异。)(过曲)〔光光乍〕〔铁骑儿〕〔碧牡丹〕〔大斋郎〕〔胜葫芦〕〔青歌儿〕〔胡女怨〕〔五方鬼〕〔望梅花〕〔上马踢〕〔月儿高〕〔二犯月儿高〕〔月云高〕〔月照山〕〔月上五更〕〔蛮江令〕〔凉草虫〕〔蜡梅花〕〔感音秋〕〔望吾乡〕〔喜还来〕〔美中美〕〔油核桃〕〔木了乂〕〔长拍短拍〕〔醉扶归〕〔皂罗袍〕〔皂袍黄莺〕〔醉罗袍〕〔醉罗歌〕〔醉花云〕〔醉归花月渡〕〔罗袍歌〕〔排歌〕〔三叠排歌〕〔傍妆台〕〔二犯傍妆台〕〔八声甘州〕〔甘州解酲〕〔甘州歌〕〔十五

郎〕〔一盆花〕〔桂枝香〕〔二犯桂枝香〕〔天香满罗袖〕〔河传序〕〔拗芝麻〕〔一封书〕〔一封歌〕〔一封罗〕〔安乐神犯〕〔香归罗袖〕〔解三酲〕〔解酲带甘州〕〔解酲歌〕〔解袍歌〕〔解酲望乡〕〔掉角儿序〕〔掉角望乡〕〔番鼓儿〕〔惜黄花〕〔西河柳〕〔春从天上来〕〔古皂罗袍〕〔甘州八犯〕〔尾声〕

二 〔中吕宫〕所属 小工调或凡字调

北曲 〔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石榴花〕〔斗鹌鹑〕(与〔越调〕不同)〔上小楼〕〔快活三〕〔朝天子〕〔四边静〕〔满庭芳〕〔贺圣朝叫声〕〔红绣鞋〕〔鲍老儿〕〔红芍药〕(与〔南吕〕不同)〔剔银灯〕〔蔓菁菜〕〔普天乐〕〔柳青娘〕〔道和〕〔醉高歌〕〔十二月〕〔尧民歌〕〔喜春来〕〔鬼三台〕(与〔越调〕不同)〔播梅令〕〔古竹马〕(与〔越调〕不同)〔卖花声〕(亦入〔双调〕)〔酥枣儿〕〔齐天乐〕〔红衫儿〕(亦入〔正宫〕)〔山坡羊〕〔四换头〕〔乔捉蛇〕〔骨打兔〕〔尾声〕〔煞尾〕〔卖花声煞〕〔啄木儿煞〕

南词 (引子)〔粉蝶儿〕(与北曲异)〔四园春〕〔醉中归〕〔满庭芳〕〔行香子〕〔菊花新〕〔青玉案〕〔尾犯〕〔绕红楼〕〔剔银灯引〕〔金菊对芙蓉〕(过曲)〔泣颜回〕〔石榴花〕〔驻马听〕(与北曲异)〔马蹄花〕〔番马舞秋风〕〔驻云飞〕〔古轮台〕〔扑灯蛾〕〔念佛子〕〔大和佛〕〔鹘打兔〕〔大影戏〕〔两休休〕〔好孩儿〕〔粉孩儿〕〔红芍药〕(与〔南吕不同〕)〔耍孩儿〕〔会河阳〕〔缕缕金〕〔越恁好〕〔渔家傲〕〔剔银灯〕〔摊破地锦花〕〔麻婆子〕〔尾犯序〕〔丹凤吟〕〔十破四〕〔冰车歌〕〔永团圆〕〔瓦盆儿〕〔喜渔灯〕〔舞霓裳〕〔山花子〕〔千秋岁〕〔红绣鞋〕〔驮还着〕〔合

生〕〔风蝉儿〕〔醉春风〕〔贺圣朝〕〔沁园春〕〔柳梢青〕〔迎仙客〕〔杵歌〕〔阿好闷〕〔呼唤子〕(与北曲不同)〔太平令〕〔德胜序〕〔宫娥泣〕

三　〔正宫〕所属　小工调

北曲　〔端正好〕〔滚绣球〕〔叨叨令〕〔倘秀才〕〔白鹤子〕〔塞鸿秋〕〔脱布衫〕〔小梁州〕〔醉太平〕〔呆骨朵〕〔货郎儿〕〔九转货郎儿〕〔伴读书〕〔笑和尚〕〔芙蓉花〕〔鸳鸯双〕〔蛮姑儿〕〔穷西河〕〔梅梅雨〕〔菩萨蛮〕〔月照庭〕〔六么遍〕〔黑漆弩〕〔甘草子〕〔濮东山〕〔金殿喜重重〕〔怕春归〕〔普天乐〕〔锦庭芳〕〔尾声〕〔收尾〕〔啄木儿煞〕

南曲　(引子)〔燕归梁〕〔七娘子〕〔梁州令〕〔破阵子〕〔瑞鹤仙〕〔喜迁莺〕〔缑山月〕〔新荷叶〕(过曲)〔玉芙蓉〕〔刷子序〕〔锦缠道〕〔朱奴儿〕〔普天乐〕〔锦庭乐〕〔雁过声〕〔风淘沙〕〔四边静〕〔福马郎〕〔小桃红〕(与〔越调〕不同)〔绿襕衫〕〔三字令〕〔一撮棹〕〔泣秦娥〕〔倾杯序〕〔长生道引〕〔彩旗儿〕〔白练序〕〔醉太平〕(亦入〔南吕〕)〔双鸂鶒〕〔洞仙歌〕〔雁来红〕〔花药栏〕〔本宫赚〕〔怕春归〕〔蔷薇花〕〔丑奴儿近〕〔安公子〕〔刘锹令〕〔湘浦云〕

四　〔大石调〕所属　小工调

北曲　〔念奴娇〕〔百字令〕(与词同，惟有散板。)〔六国朝〕〔卜金钱〕〔归塞北〕〔雁过南楼〕〔喜秋风〕〔怨别离〕〔净瓶儿〕〔好观音〕〔催花乐〕〔常相会〕〔青杏子〕(亦入〔小石调〕)〔憨郭郎〕〔还京乐〕〔催拍子〕〔荼靡香〕〔蓦山溪〕〔女冠子〕〔玉翼蝉〕〔鹧鸪天〕〔灯月交辉〕〔喜梧桐〕〔初生月儿〕〔随煞〕〔带赚煞〕〔雁过南楼煞〕〔净瓶儿煞〕〔好观音煞〕〔玉翼蝉煞〕

南曲 (引子)〔东风第一枝〕〔碧玉令〕〔少年游〕〔念奴娇〕〔烛影摇红〕(过曲)〔沙塞子〕〔本宫赚〕〔念奴娇序〕〔催拍〕〔赛观音〕〔人月圆〕〔蓦山溪〕〔乌夜啼〕〔插花三台〕〔丑奴儿令〕

五 〔小石〕所属 小工调

北曲 〔恼杀人〕〔伊州遍〕〔青杏儿〕(亦入〔大石〕)〔天上谣〕〔尾声〕

南曲 〔骤雨打新荷〕(元遗山作,与北曲同)

六 〔般涉〕所属 小工调

北曲 〔哨遍〕(与词不同)〔脸儿红〕〔墙头花〕〔耍孩儿〕〔煞〕·〔捉拍令〕〔瑶台月〕〔三煞〕〔尾声〕

南词 〔哨遍〕(与词不同)

七 〔双调〕所属 小工调

北曲 〔新水令〕〔驻马听〕〔沉醉东风〕〔雁儿落〕〔得胜令〕〔乔牌儿〕〔甜水令〕〔折桂令〕〔蟾宫曲〕〔锦上花〕〔河西〕〔锦上花〕〔碧玉箫〕〔搅筝琶〕〔清江引〕〔步步娇〕〔落梅风〕〔乔木查〕〔庆宣和〕〔湘妃怨〕〔庆东原〕〔沽美酒〕〔太平令〕〔夜行船〕〔挂玉钩〕〔荆山玉〕〔竹枝歌〕〔春闺怨〕〔牡丹春〕〔对玉环〕〔五供养〕〔月上海棠〕〔殿前欢〕〔风引雏〕〔月儿弯〕〔行香子〕〔天仙子〕〔蝶恋花〕〔天娥神曲〕〔醉春风〕〔四块玉〕〔快活年〕〔乾元乐〕〔沙子儿〕〔海天晴〕〔一机锦〕〔好精神〕〔农乐歌〕〔动相思〕〔二犯白苎歌〕〔新时令〕〔十捧鼓〕〔秋江送〕〔袄神急〕〔楚天遥〕〔枳郎儿〕〔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小将军〕〔拨不断〕〔太清歌〕〔楚江秋〕〔镇江回〕〔阿纳忽〕〔风入松〕〔一锭银〕〔胡十八〕〔乱柳叶〕〔豆叶黄〕〔胡捣

练〕〔万花方三叠〕〔小阳关〕〔枣乡词〕〔石竹子〕〔山石榴〕〔醉娘子〕〔醉也摩沙〕〔相公爱〕〔小拜门〕〔金盏子〕〔大拜门〕〔也不罗〕〔喜人心〕〔风流体〕〔忽都白〕〔倘勿歹〕〔青天歌〕〔大德歌〕〔华严赞〕〔山丹花〕〔鱼游春水〕〔庆农年〕〔秋莲曲〕〔尾声〕〔本调煞〕〔鸳鸯煞〕〔离亭宴煞〕〔歇指煞〕〔离亭宴带歇指煞〕

南词 (引子)〔珍珠帘〕〔花心动〕〔谒金门〕〔惜奴娇〕〔宝鼎现〕〔金珑璁〕〔海棠春〕〔夜行船〕〔四海朝〕〔玉井莲〕〔新水令〕〔贺圣朝〕〔秋蕊香〕〔梅花引〕

(过曲)〔昼锦堂〕〔红林擒〕〔锦堂月〕〔醉公子〕〔侥侥令〕〔孝顺歌〕〔镇南枝〕〔柳摇金〕〔四块金〕〔淘金令〕〔金风曲〕〔摊破金字令〕〔夜雨打梧桐〕〔金水令〕〔朝天歌〕〔娇莺儿〕〔乾元令〕〔柳梢青〕〔锦金帐〕〔锦法经〕〔灞陵桥〕〔叠字锦〕〔山东刘衮〕〔雌雄画眉〕〔夜行船序〕〔晓行序〕

八 南曲〔仙吕入双调〕所属 小工调

〔惜奴娇〕〔黑麻序〕〔锦衣香〕〔浆水令〕〔嘉庆子〕〔尹令〕〔品令〕〔豆叶黄〕〔六么令〕〔福青歌〕〔窣地锦裆〕〔哭歧婆〕〔双劝酒〕〔字字双〕〔三棒歌〕〔破金歌〕〔柳絮飞〕〔普贤歌〕〔雁儿舞〕〔打毬场〕〔倒拖船〕〔风人松〕〔好姐姐〕〔金娥神曲〕〔桃红菊〕〔一机锦〕〔锦上花〕〔步步娇〕〔忒忒令〕〔沉醉东风〕〔园林好〕〔江儿水〕〔五供养〕〔玉交枝〕〔玉胞肚〕〔川拨棹〕〔玉雁子〕〔絮婆娑〕〔十二娇〕〔玉劄子〕〔流拍〕〔松下乐〕〔武陵花〕

按：今笛中管色之小工调，所属工调凡八，曰：〔仙吕宫〕、〔中吕宫〕、〔正宫〕、〔道宫〕、〔大石调〕、〔小石调〕、〔高平调〕、

〔般涉调〕。而〔道宫〕无南曲，北曲仅有董解元《西厢记》〔凭栏人〕一套，其曲为〔凭栏人〕、〔美中美〕、〔大圣乐〕、〔解红赚〕、〔尾声〕，六曲。然此套《大成谱》又载入〔黄钟宫〕内，此尚在疑似中也。今依《麈谈》所载，隶属小工调各曲列之凡分七宫调，而加入南曲之〔仙吕入双调〕一门，仍为八门。

九 〔南吕宫〕所属 凡字调或六字调

北曲 〔一枝花〕 〔梁州第七〕 〔隔尾〕 〔牧羊关〕 〔骂玉郎〕 〔感皇恩〕 〔采茶歌〕 〔玄鹤鸣〕(即〔哭皇天〕) 〔乌夜啼〕 〔贺新郎〕 〔草地春〕 〔红芍药〕(与〔中宫〕不同) 〔菩萨梁州〕 〔四块玉〕 〔梧桐树〕 〔鹌鹑儿〕 〔干荷叶〕 〔金字经〕 〔尾声〕 〔收尾〕 〔随煞〕 〔黄钟尾〕 〔隔尾随煞〕 〔神仗儿煞〕 〔外付九转货郎儿〕

南词 (引子)〔大胜乐〕 〔金莲子〕 〔恋芳春〕 〔女冠子〕 〔临江仙〕 〔一剪梅〕 〔一枝花〕 〔薄媚〕 〔虞美人〕 〔意难忘〕 〔称人心〕 〔三登乐〕 〔转仙子〕 〔薄幸〕 〔生查子〕 〔于飞乐〕 〔步蟾宫〕 〔满江红〕 〔上林春〕 〔满园春〕 〔挂真儿〕 (过曲)〔梁州序〕 〔梁州新郎〕 〔贺新郎〕 〔缠枝花〕 〔节节高〕 〔大圣乐〕 〔奈子花〕 〔奈子落琐窗〕 〔奈子宜春〕 〔青衲袄〕 〔一江风〕 〔单调风云会〕 〔梅花塘〕 〔香柳娘〕 〔孤雁飞〕 〔石竹花〕 〔解连环〕 〔风检才〕〔呼唤子〕 〔大迓鼓〕 〔引驾行〕 〔薄媚衮〕 〔竹马儿〕 〔番竹马〕 〔绣带儿〕 〔绣太平〕 〔绣带宜春〕 〔宜春乐〕 〔太师引〕 〔醉太师〕 〔太师垂绣带〕 〔琐窗寒〕 〔琐窗郎〕 〔阮郎归〕 〔绣衣郎〕 〔宜春令〕 〔三学士〕 〔学士解酲〕 〔刮鼓令〕 〔罗鼓令〕 〔痴冤家〕 〔金莲子〕 〔金莲带东瓯〕 〔香罗带〕 〔罗带儿〕 〔二犯香罗带〕 〔罗江怨〕 〔五样锦〕 〔三换头〕 〔香满遍〕 〔懒画眉〕 〔浣溪沙〕 〔秋夜月〕 〔东瓯

令〕〔刘泼帽〕〔金钱花〕〔五更转〕〔刘衮〕〔红衫儿〕〔本宫赚〕〔梁州赚〕〔红芍药〕〔针线箱〕〔满园春〕〔八宝妆〕〔九疑山〕〔木兰花〕〔乌夜啼〕〔春色满皇州〕

十 〔黄钟宫〕所属 凡字调或六字调

北曲 〔醉花阴〕〔喜迁莺〕〔出队子〕〔刮地风〕〔四门子〕〔古水仙子〕〔塞雁儿〕〔节节高〕〔者刺古〕〔古塞儿令〕〔六么令〕(与〔仙吕〕不同)〔九条龙〕〔兴隆引〕〔侍香金童〕〔降黄龙衮〕〔文如锦〕〔女冠子〕(与〔大石〕不同)〔愿成双〕〔倾杯序〕〔彩楼春〕〔昼夜乐〕〔人月圆〕〔红纳袄〕〔贺圣朝〕〔随尾〕〔尾声〕〔随煞〕〔黄钟尾〕〔神仗儿煞〕

南词 (引子)〔绛都春〕〔疏影〕〔瑞云浓〕〔女冠子〕(与〔南吕〕异)〔点绛唇〕(与北曲大异)〔传言玉女〕〔玩仙灯〕〔西地锦〕〔玉漏迟〕(过曲)〔绛都春序〕〔出队子〕〔闹樊楼〕〔下小楼〕〔画眉序〕〔滴滴金〕〔滴溜子〕〔神仗儿〕〔鲍老催〕〔双声子〕〔啄木儿〕〔三段子〕〔归朝欢〕〔水仙子〕〔刮地风〕(与北曲不同)〔春云怨〕〔三春柳〕〔降黄龙〕〔衮遍〕〔狮子序〕〔太平歌〕〔赏宫序〕〔玉漏迟序〕〔恨萧郎〕(与〔南吕〕不同)〔灯月交辉〕〔恨更长〕〔侍香金童〕(亦入〔南吕〕)〔传言玉女〕〔月里嫦娥〕〔天仙〕

十一 〔商角调〕所属 凡字调或六字调

北曲 〔黄莺儿〕(与〔南吕〕不同)〔踏莎行〕〔盖天旗〕〔应天长〕〔垂钓丝〕〔尾声〕

南词 〔永遇乐〕〔熙州三台〕〔解连环〕〔秋夜雨〕〔渔父〕

十二 〔商调〕所属 六字调 上字调

北曲　〔集贤宾〕〔逍遥乐〕〔金菊香〕〔醋葫芦〕〔梧叶儿〕〔浪里来〕〔贤圣吉〕〔望远行〕〔凤凰吟〕〔凉亭乐〕〔上京马〕〔酒旗儿〕〔八宝妆〕〔二郎神〕〔水红花〕〔定风波〕〔玉胞肚〕〔秦楼月〕〔桃花浪〕〔满堂红〕〔芭蕉延寿〕〔水仙子〕〔尾声〕〔浪里来煞〕〔随调煞〕〔商平煞〕〔商平随调煞〕

南词　(引子)〔凤凰阁〕〔风马儿〕〔高阳台〕〔忆秦娥〕〔逍遥乐〕〔绕池游〕〔三台令〕〔二郎神慢〕〔十二时〕(过曲)〔字字锦〕〔满园春〕〔高阳台〕〔山坡羊〕〔水红花〕〔梧叶儿〕〔梧桐花〕〔金梧桐〕〔梧桐树〕〔二郎神〕〔集贤宾〕〔莺啼序〕〔黄莺儿〕〔簇御林〕〔攤破簇御林〕〔琥珀猫儿坠〕〔五团花〕〔吴小四〕

十三　〔越调〕所属　六字调亦可入小工

北曲　〔斗鹌鹑〕〔紫花儿序〕〔金蕉叶〕〔调笑令〕〔小桃红〕〔秃厮儿〕〔圣药王〕〔麻郎儿〕〔络丝娘〕〔小络丝娘〕〔东原乐〕〔棉搭絮〕〔拙鲁速〕〔天净沙〕〔鬼三台〕〔耍三台〕〔雪里梅〕〔眉儿弯〕〔送远行〕〔柳营曲〕〔黄蔷薇〕〔庆元贞〕〔古竹马〕〔踏阵马〕〔青山口〕〔郓州春〕〔看花回〕〔南乡子〕〔梅花引〕〔尾声〕〔随煞〕〔天净沙煞〕〔眉儿弯煞〕

南词　(引子)〔浪淘沙〕〔霜天晓角〕〔金蕉叶〕〔杏花天〕〔祝英台近〕〔桃柳争春〕(过曲)〔小桃红〕〔下山虎〕〔蛮牌令〕〔二犯排歌〕〔五般宜〕〔本宫赚〕〔斗虾蟆〕〔五韵美〕〔罗帐里坐〕〔江头送别〕〔章台柳〕〔醉娘子〕〔雁过南楼〕〔山麻稭〕〔花儿〕〔亭前柳〕〔一匹布〕〔梨花儿〕〔水底鱼儿〕〔叱精令〕〔引军旗〕〔丞相贤〕〔赵皮鞋〕〔秃厮儿〕〔乔八分〕〔绣停针〕〔绵搭絮〕〔入破〕〔出破〕

北曲〔越调〕多用六字调，南曲〔越调〕多用小工调。

按：〔揭指调〕、〔宫调〕、〔角调〕三调，南、北曲皆无。〔道宫〕、〔小石〕、〔般涉〕、〔商角〕〔高平〕，均曲牌极少，难于独立成套。故北曲通行者，实只〔黄钟〕、〔正宫〕、〔仙吕〕、〔南吕〕、〔中吕〕、〔大石〕、〔商调〕、〔越调〕九种。而南曲有〔仙吕入双调〕，则为十种。此章重在曲牌名，故亦列小石〔般涉〕之调，其〔道宫〕一套牌，已于上节按语中注明。

第七章　论曲之音韵

审音乃可识律，识律乃可制曲，此一定之理也。然此为制曲家言，不可以诏初学。若与人言曲学，而先震以宫调音韵之如何困难，如何深严，此犹款客而固闭其扃，揖盗而盛陈兵仗，所谓拒人于千里之外者是矣。余今先以自身之经历言之。髫年即喜填词，后闻人言填词须先解宫调，遍诣南北名家，求之当代所推词坛大家，若王半塘（鹏运，有《四印斋所刻词》）若朱古微（祖谋，有《彊村丛书》）皆得捧手，叩以宫调之说，不知也。乃愤而刻所为《啸庵词》，意将更不作词。既而读沈与义之《乐府指迷》，其言曰：近人作词，未必人人能上管笛，不懂宫调，未必不可为词人。乃复放胆为之。中年喜曲，初作《碧山楼传奇》，但取前人旧套为之。时有精于音律之刘凤叔先生，取而为制谱，居然上口，可以登场演奏。乃知事半功倍，正不必张皇幽渺也。大抵学曲本有二途，一为制词，一为制调。古来所称曲学家，无虑千百，有名作品，亦无虑千百，大概皆制词者；若制调者，千百中难获一二也。昔汤玉茗（显祖）作《四梦》成，沈宁庵（璟）为之点易不协律处，玉茗愤然曰："彼乌知曲意哉！吾欲云云，不怕拗折天

下人嗓子。”盖拘牵音韵，墨守阴阳，绝妙之词，往往为乐工点金成铁。即风叔为余点谱，亦有数处改易，但一经改易，即将作者原意，完全失去，故余今印行之本，仍为原稿。如何改易，听诸他日乐工之口可耳。吾今为诸君献一事半功倍之策曰：今若学作曲，必依古人陈套是也。清大词曲家黄韵珊，所作七种曲，皆用古人陈套，然亦自能成名，由词华情节胜也。明沈宁庵力倡曲律，王伯良(骥德)、吕勤之(天成)、卜大荒(世臣)于声韵务求咫刊合律，然至今不显，由文词不能动人故也。倘以今人俊逸之词华，依古人合套之成法，称为合作，岂云甚难，但须审量角色，斟酌剧情而已。

所谓四声，平上去入是也，上去入皆是仄声，与平相对。作诗但论平仄，作曲必具四声。但曲中之四声，亦可云三声，以入声可以代替三声，作平上去用也。今将曲中声韵，必知之法，略述如下。

(一)凡读古人旧曲，于“上去”“去上”二字相连处，必须注意。因曲家之所谓务头在此也。(务头之说，于下章详之。)

(二)入声虽可替代三声，但每曲韵脚，如应用平上去声，仍以用本声之字为宜，不宜多以入声替代之。惟通折用入声韵者，则不在此例。

(三)曲中如用两上两去之字，须要检点。两去声叠用，尚可通融，若两上声叠用，能避免为佳。万一必不可免，须翻旧谱，古人有用之者，不妨随意，否则须设法改易。

(四)曲中平仄句法，亦有如诗之拗体者。如〔集贤宾〕首句“西风桂子香韵幽”，为平平仄仄平仄平，不可作平平仄仄仄平平。〔侥侥令〕第三句云“岁岁年年人长在”，为仄仄平平平平仄，不可作仄仄平平平仄仄。〔宜春令〕第三句云“论功名，非吾意儿”，〔太师引〕第三句云“砌庄家，形衰貌长”，均为仄平平、平平仄平，不可作仄平平、仄仄平平。如此甚多，特略举以例

其余。

所谓五音，宫、商、角、徵、羽是也。世间之字，不出五音。五音皆发于人口，其分为喉、舌、齿、牙、唇。喉音宫，舌音商，齿音角，牙音徵，唇音羽。此其大较也。五音之中，宫声最浊，故以属阴；羽声最清，故以属阳，于是声之阴阳判焉。声之阴阳，虽为曲学根本，但其理甚微，浅言之，不足以尽意；深言之，则此为专门之学，师传几绝，虽连篇屡牍，亦难令人了然，转足启学者疑畏之心。学者若有志研求，则若方培成《词麈》中，有《宫调发挥》一则，较为明白晓畅。然尚须得内家为之指导，方能领会。善哉许守白之言曰："字之阴阳，乃制谱者握要之事，若填词者则尚非所急"云云。此盖平易近人之说也。今论曲学，不可舍此不言，故略述其大概而已。

所谓韵，十九部之曲韵是也。词韵与诗韵异，曲韵则与诗、词韵皆大异，以曲之所重在阴阳字故也。向来制曲家多以周德清之《中原音韵》为宗，于平韵分析阴阳，专便作曲之用。迨后范善榛撰《中州全韵》，清初王鵕撰《音韵辑要》，始将上去二音，亦分别阴阳。于是度曲家多奉为圭臬。自来曲家用韵，多以《中州韵》为标准，此书北京大学有翻印本，不难购得也。今将《中州韵》十九部之目列下：

一东钟　二江阳　三支思　四齐微　五鱼模　六皆来　七真文　八寒山　九桓欢　十先天　十一萧豪　十二歌戈　十三家麻　十四车遮　十五庚青　十六尤侯　十七寻侵　十八监咸　十九廉纤

按：周德清《中原音韵》、范善榛《中州音韵》，其目皆如上列，为十九部，为历来曲家所遵奉。近人长洲吴梅，号称精于音韵，复以王鵕之《音韵辑要》为主，分别部居，别成一种曲韵，增为二十一部，兹列其目于下：

第一部东同韵

第二部江阳韵

第三部支时韵

第四部齐微韵

第五部归回韵

第六部居鱼韵

第七部苏模韵

第八部皆来韵

第九部真文韵

第十部干寒韵

第十一部欢桓韵

第十二部天田韵

第十三部萧豪韵

第十四部歌罗韵

第十五部家麻韵

第十六部车蛇韵

第十七部庚亭韵

第十八部鸠由韵

第十九部侵寻韵

第二十部监咸韵

第二十一部纤廉韵

按吴氏自注云:"右为部共廿一,为韵合平上去共百有二十。其分合悉据《集韵》,与德清周氏《中原音韵》,略有分合处,为南北曲家必不可少之作。其分阴分阳,又悉依周高安、范昆伯之旧,而补入者亦多。填词者就此韵用之,依谱以填句,守部以选韵,庶不致偭规越矩"云云。今观其书,于平上去三声,皆分列阴阳,并援戈顺卿《词林正韵》之例,将入声作某声之字,一一胪列,亦为合作。又其书易得,(即在所作之《顾曲麈谭》第二节)学者如不得周氏、范氏书,即用此韵可也。

第八章 曲学须知

综上七章所述，曲学之大概，略具于是矣。然尚有学曲者必知之名词，论曲者应谈之事实，历史悠远，细碎繁多。略举所知，备详于次，以言挂漏，所不免也。

一名称 曲分南北，今概称之曰昆曲，此大误也。曲盛于金元，既都北方，故多为北曲。后因北曲立制简单，且其例为一人独唱，不足应传奇中人事之繁杂，因南曲之制，不拘人数多寡，各人分唱，较易调排，遂不得不兼作南曲。除世所传《琵琶》《幽闺》二南曲外，徐文长《南曲叙录》中，所引宋元南曲，多至六十余种。以是推之，则南、北曲之作，殆为同时者为已久矣。至明嘉靖末，昆山人魏良辅，始作水磨腔，增添板拍，创为新声，即今所称之昆腔是矣。然魏所点定，皆为旧曲，腔是昆腔，曲仍旧曲，不得因一经点定，即并古人之曲而掠取之。诗、词、曲，同为学问中独立之名。诗、词以时代分，故诗有汉魏、六朝、初中晚唐、宋、明之分，词有五代、北宋、南宋之分。曲则以地分，故有北曲、南曲之别。若昆曲之名，则仅若诗词中之派别家数，非定名也。此意向来无人道过，特为拈出，以破学者之惑。

二脚色 脚色之称，盖由金元人之方言。彼时谓人之无来历无品行者，率曰没脚根人。凡应试士子，投状礼部，必书曰："谨将三代脚色，开列于下。"直至清末，仍沿用之。元人杂剧之脚色，初只定十二人，后乃逐渐加增。末有正末、(即正生)副末、冲末、小末，旦有正旦、副旦、贴旦、搽旦、小旦、旦儿、卜旦、亦称卜儿(即老旦)，有外，有净，有孤(装官者)，有徕，有细酸，有孛老(即老杂)，有邦老(净之类)。若南剧则有正生、小生、正旦、贴旦、老

旦、小旦、外、末、净、丑，更有副末、小外、副净、中净、杂小净等名。凡作传奇，皆沿用之。若今剧场所称有冠生、巾生、闺门旦、刺杀旦诸名，甚有以带冠之小生，呼之曰小纱帽生者，大抵剧场相习之名词，非古称也。

三宾白　白何以曰宾？盖曲以歌为主，而白乃退居于宾也。又元人杂剧之例，一人登场而歌，别有一人中立为白，旁以数人和之，故以白为歌者之陪宾矣。(说见《毛西河集》)然白虽为宾，但传奇中一切排场过节，及曲中之情况，表演之状态，非白无以传之，故传奇中，于此事亦极重视。小令与散套，概不用白。杂剧已重之，传奇为最。南曲传奇第一场，于引子后，即念白，曰：定场白，多用四六俪体，正要做得精采。中有三要：一须暗引事情源流，二须适合本人身分，三须笼罩全书结束，方为合作。又有一最大用处，若戏剧太长，觉得歌者费力时，可于相当时间，加入旁人宾白，以资休息；或于悲惨之剧，加以丑脚科诨，为观者醒脾破涕。此中关系亦甚巨，未可轻心掉之也。

四下场诗　下场诗，或有或无，要视剧而定。杂剧与传奇不同，杂剧多于终场后，缀以四语或二语，七言、八言随便，谓之"题目正名"，大致末一句点出剧名。然亦有于唱毕在题目正名之前，缀以七言诗四句者，如《李云英风送梧桐叶》《裴少俊墙头马上》诸剧，皆有之。至于传奇，则明人多用集唐之句，或于中间加以衬字，有极巧合者，亦有甚无聊者。此体裁至今二黄出中，犹有存者，如《乌龙院》之"东边日出西边雨，莫道无情却有情"，乃其最佳者。若《十二红》之"二人定计二人知，且莫走漏这消息"，又武剧中之"金风未动蝉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则近鄙俗。诗前各加以"正是"二字，皆古法也。余谓下场诗，盖含有曲终奏雅之意。然亦须体察剧情，分别缓急：若在从容雅奏之余，戛然而止，似嫌太乾，宜有下场诗，以留余韵；倘为兵戈戎马之间，急遽仓皇之际，若尚从容不迫，歌诗而退，似非情理，

不如其已矣。

五务头　务头之说，从来难得确解。余求此说，久而不得。以意揣之，应是一篇词中，最警策处，一曲音调中，最精妙处之名词。如昔人论诗、论词，曰诗眼、词眼是也。既而读周挺斋《中原音韵》务头正格作词起例，乃知此事全属于音韵，而不属于词。然其批定格曲词，则恒曰："某处务头所在，宜施俊语。"则仍是词与韵相辅而成也，今观吴瞿庵氏之论，乃较为明白，其言曰："务头者，曲中平上去三音联串之处也。如七字句，则第三、第四、第五之三字，不可用同一之音。大抵阳去与阴上相连，阴上与阳平相连；或阴上与阳去相连，或阴去与阳上相连。每一曲中，必须有三音相连，或二音相连之一、二语，此即为务头处"云云。其说似为可信。但此为曲学中之精微处，必须先将四声之阴阳辨明晰，然后可以谈到。因此为曲学中一大事，学曲者不可不知，故略举以标明之，以待将来之考证。

六衬字　何谓衬字？盖曲谱之字有定数，作者应按谱填词，但或有不能尽意处，不能运用及转折处，可以小字加注于旁，以连下句，是即谓之衬字。夫词之所以异于诗者，朱子曰："乐府只是将诗中许多泛声，（俗亦谓之缠声）将字填实，遂成今长短句之乐府。"语最明白。至于曲，则又因长短句尚不能尽意，故又许填入衬字以明之。此曲所以又为词之变也。北曲于衬字上，亦可加板，南曲则衬字无板。（此例今人守之亦不甚严）故于曲中唱衬字时，多急急抢过。故用衬字时，亦须注意。遇上下句相接板不紧迫时，可加衬字；若板之距本近，更加衬字，则唱者时有赶不上之虞矣。又自来填曲者，须要正衬分明，方为合作。但从来名家，逞其才力之所至，往往借衬字以为实用，虽玉茗诸人，尚不免此病，遂令后之读者，不知何者为正字，何者为衬字。曲谱之乱，殆由于此。凡初学曲，依宫按谱，认明何者为衬，何者为正，正字不可少，衬字可以无，即得之矣。此

在元人，亦谓之添字。挺斋论北曲，有《凡添字节病》一条，其下云："则他 兀那 兀的 不呢 是他家 团圆了 俺子道 我不见 一条了 唇撒了 一片了 破孩了 茄子了"诸语。多为元人方言。然此在前人以为病，若今人学作元曲，而用此等添字，又可自诩行家矣。

七赠板 赠板云者，专属之南曲。盖北曲板无定数，即无待于赠；南曲则板皆有定，如某支曲子，定为十六板，欲令唱者曼声缓度，以悦听者，于是有赠板焉。"赠"之义同于"增"。可以增加一倍，即十六板加成三十二板是也。赠板之数，须同于原板，不可多，亦不可少，此定例也。大抵缠绵文静之曲，可以赠板；而鄙俚噍杀之曲，不许有赠板。又赠板之例，只可于每折之过曲前数支用之，若入后则渐唱渐紧，不应更用赠板矣。许守白君，所列各曲，分应有赠板、可有可无赠板、概无赠板，为三大类，兹录其〔仙吕〕一宫之曲，其余各宫调，如需用时，可查其原书证之。

〔仙吕〕过曲（其他各宫调俱分三类不具录）

〔月儿高〕〔醉扶归〕〔八声甘州〕〔傍妆台〕〔桂枝香〕

以上应有赠板

〔二犯月儿高〕〔月云高〕〔月照山〕〔月上五更〕〔醉罗袍〕〔醉罗歌〕〔醉归花月渡〕〔醉花云〕〔甘州歌〕〔甘州解酲〕〔二犯傍妆台〕〔二犯桂枝香〕〔香归罗袖〕〔羽调排歌〕〔三叠排歌〕〔蛮江令〕〔凉草虫〕〔望吾乡〕〔上马踢〕〔胜葫芦〕

以上可有可无赠板

〔木丫义〕〔感秋亭〕〔喜还京〕〔美中美〕〔油核桃〕〔长拍〕〔短拍〕〔皂罗袍〕〔皂罗罩黄莺〕〔罗袍歌〕〔一盆花〕〔天香满罗袖〕〔一封书〕〔一封罗〕〔一封

歌〕〔安乐神犯〕〔解三酲〕〔解酲甘州〕〔解酲歌〕〔解罗袍〕〔解袍歌〕〔解酲望乡〕〔掉角儿序〕〔掉角望乡〕〔番鼓儿〕〔春从天上来〕〔三嘱咐〕

以上无赠板

八分配　制作杂剧、传奇，须先定脚色，然后分配曲牌，乃不至误。盖曲分粗细，凡缠绵文静之曲，细曲也，宜于生、旦；鄙俚噍杀之曲，粗曲也，宜于丑、净。今人联同宫之曲为一套，自以为不误矣，然须知何种脚色，应唱何曲。若以生、旦唱〔醉扶归〕后，接唱〔光光乍〕，虽属同宫，岂不令人失笑。其用人旧套者，尤须注意此点。往往有前人作此套，丝毫不误，而我仿之，全然不是者。即彼我所配之脚，不同之故也。一折戏中，生、旦、净、末、丑，同时上台接唱，分配殊觉为难。欲免此病，惟令同折之中，稍令不主要之人，多白少唱，或亦藏拙之一道欤？

旧 京 琐 记

旧京琐记引

余以戊戌，通籍京朝。日月不居，忽逾一世。沧桑数变，逢此百忧。鬓发已摧，名业未立。华灯照夕，明镜窥晨。谓可以已，复何言哉！回忆年时，如隔梦寐。鹪巢既营，菟裘将老。端居鲜事，何以送日。不为无益，奚遣有涯。检书惧劳，耽吟嫌苦。出畏风日，卧损骨骼。小人闲居，君子所惜。越吟未忘，北籍将注。空桑三宿，尚复有情。《梦华》一篇，况乃异代。初为卑官，多习鄙事。不弃长老，时获逸闻。岁月滋多，胸臆遂积。重以改革，凡百变更。公羊三世，隍鹿一梦。及今所述，已为陈迹。告诸后生，或疑诳汝。暇则移录，著之简篇。钟虡已往，怀哉旧京。荐绅羞言，是曰《琐记》。若其大者，有史官在。都为一集，类分十门。陈诗观风，入国问俗。辇毂所临，政教斯出。末习虚伪，初乃湻朴。匪曰劝惩，美恶并录——记习尚第一。南北殊音，非蛮则傒。车书既一，言亦宜之。往往合古，是曰可师。其尤雅者，或入于诗——记语言第二。名士谈兵，终以儿戏。清流植党，末乃市肆。一蟹不如，彼貊亦是。孰为老成，宁不殄瘁——记朝流第三。宫禁事秘，孰明真际。世俗所传，多出悬臆。纣之不善，或不如是。书其可征，以告后世——记宫闱第四。五帝弗沿，三王不袭。叔通修仪，始自绵蕝。华夷杂糅，论者所惜。然亦灿然，贤于废弃——记仪制第五。英雄入彀，雄主所乐。乃其流弊，才智并锢。与谓求贤，宁云付缚。组绝纽解，亦遂不国——记考试第六。举史十七，泰半女戎。不在颛臾，萧廧自封。宵小构之，祸乱是丛。国本再绝，天禄永终——记时变第七。铜狄坐移，金仙泪枯。腹痛西州，感逝黄垆。泱泱大邦，自辽建都。阿房芜城，览者鉴诸——记城厢第八。争名于朝，

争利于市。不龟手药，千金可致。歌管沸天，闾阎扑地。君子于此，可以觇世——记市肆第九。北地胭脂，南都黛螺。燕兰史散，板桥记讹。今我不乐，对酒当歌。张魁萧声，闻之奈何——记坊曲第十。

枝巢子述

发 凡

一、是编仅就一时记忆所及，笔之于书。他日复有所忆，或更为续记。

一、是编所记，不免谬误。或当日闻焉弗详，见焉弗审。向壁虚构，则非所敢。

一、所记断自清同光以来，其非见闻所及者，有昔贤之纪录在，宁阙焉。若征引旧闻，不在此例。

一、是编名曰旧京，应至清末而止。新代逸闻，自有大手笔在，弗羼入也。

一、是编多昔年朋谈宴罢，篝灯所录，时代不同，近甫次而成篇。其中称谓，或取法于民国所修之《清史稿》，或比拟于花村看行侍者之谈往。舂杂之讥，所不能免。

一、是编所记，特剌取琐闻逸事，里巷俳谈，为茶余酒后遣闷之助，间及时政朝流，亦取其无关宏旨者。

卷一 习尚

都人习见官仪,多讲礼貌,周旋应对,往往中程,然其弊也伪。风气刚劲,不屈不挠,勇于赴义,重名知耻,然其弊也狠。顾本性多近质实,常见故家老辈,其接子弟后进,礼倨而词直,貌严而情亲,尚不先失民矩范,迨末季渐浇漓耳。

妇女见客,匪特旗族为然,土著亦有之。门生谒师,固无不见师母者,亲戚至,无不见家人者。余初北来,诣一远戚,乃其家闺中之人咸集,若者妗姨姑姊妹,固夙所未知也。然一片嘤咛问好之声,推本身以及南中之家人,一一都遍。实则余家人,固梦寐中不知有此戚也。彼辈亦不知余家究有何人,特臆想而遍询之,谓匪是弗亲耳。昔见笑剧,有不相识之人,乍见而呼曰:“赵。”答曰:“非赵。”“然则钱。”曰:“无钱。”曰:“若是,则孙三爷。”曰:“余无弟兄。”又有初会者,见面极亲,问其尊亲好,自家人以逮鸡犬,终则曰:“贵姓?”殆此礼作俑欤?

交际场中,亦多虚伪之风。昔于筵中晤一人,谈悉为世交。彼则极意周旋,坚约来日一饮。即而曰:“明日有内廷差,后日如何?”方逊谢,彼已呼笔书柬,议地议菜,碌乱不已。席将终,彼忽拍膝曰:“后日有家祭,奈何?”他客为解曰:“相见正长,何必亟亟。”余恶其扰,亦谢曰:“此月中鄙人方有俗冗,得暇再趋扰耳。”后终不晤。友人云:“彼之延饮,面子也。君应逊谢,亦面子也。君竟不坚辞,彼只有自觅台阶以下耳。”

贵族之家,文胜于情。新妇问安视膳,但有侍立。妾媵亦然。命坐但有矮几,弟跪于前,兄微引手而已。夫妻间礼貌亦

隆。昔闻溥仲露尚书于其夫人生辰，恭具冠服，童仆持礼品先之。至夫人许，高唱曰："老爷来拜寿，夫人出迎。"互请安道谢，肃坐进茗，寒暄而退。尚书生日，夫人礼亦如之。遇年节亦然。

亲臧获而远骨肉，讲过节而无真意，旧家之通病也。乐与仕宦交，好习官样，平民之通病也。至于好侠尚义，急人之急如其私，转在社会中之卑贱者，其殆古燕赵之遗风欤?

喜游览，妇女尤甚。正月最繁，所谓六部灯也，厂甸也，火神庙、白云观也，按时必至。春初，则出郊外，曰看青。六月，则南薰门外之南顶，永定门外之中顶，各有会。植旛、使叉、秧歌、花鼓。演者率为子弟，观者奔波远来，挥汗相属。大抵四时有会，每月有会。会则摊肆纷陈，士女竞集，谓之好游荡可，谓之升平景象亦可。

懒惰之习，亦所不免。《顺天府志》谓：民家开窗面街，炕在窗下。市食物者以时过，则自窗递入。人家妇女，匪特不操中馈，亦往往终日不下炕。今过城中曲巷，此制犹有存者。熟食之叫卖，亦如故。

贵家子弟，驰马试箭，调鹰纵犬，不失尚武之风。至于养鱼斗蟀，走票纠赌，风斯下矣。别有坊曲游手，提笼架鸟，抛石掷弹，以为常课。鸟则有红殿壳、蓝殿壳、鸸鹇之类，调护珍惜，谥为鸟奴。玩日愒月，并成废弃，风尚之最恶者。

四时之礼，多重报本，而迷信亦甚。清明、中元与十月一日，必扫墓，男妇皆往焉。冬至，满人必祭堂子，植竿于庭而燎祭焉。稍有力者，必用全猪羊。祭毕，招亲友会食于庭，曰吃克食，必尽为度。汉人则否。立春日，各按年岁之多少，捻纸浸油燃之，曰顺星。新年既过，则具酒肉而加餐焉，曰添仓。

正月之灯，向集于前门内之六部，曰六部灯，以工部为最。有冰灯，镂冰为之，飞走百態，穷极工巧。亦扮杂戏，有役阎姓者，能演判官，立独杠上，为种种姿式，呼之为阎判。殆亦黄胖、

游春之遗钦。庚子乱后遂废。灯市旧集于东西四牌楼，后始移廊房头条。

中元亦有灯，多作莲花形，或折为莲瓣，集成禽鸟状。或采巨蒿，悬香于上燃之，密如繁星，灿如火树，谓之蒿子灯，昔人有作蒿灯曲者。里巷小儿百十为群，各持莲花灯而舞，亦颇有致。

斗蟋蟀场多在顺治门外。饲虫者，亦谓之把式。水食调养，各有师傅，受酬甚丰。养虫之盆，有一枚值百十金者，以赵子玉所作为最良，盖乾嘉时人也。开场则门悬红彩，车马咸集，上流人士，往往与焉。胜负之数颇巨，一鸣惊人，贺者交集。

饮食以羊为主，豕佐之，鱼又次焉。八九月间，正阳楼之烤羊肉，都人恒重视之。炽炭于盆，以铁丝罩覆之，切肉之薄，蘸醯酱而炙于火，其馨四溢。食肉亦有姿式，一足立地，一足踞小木几，持箸燎肉，傍列酒尊，且炙且啖且饮。常见一人食肉至三十余柈，柈各肉四两。饮白酒至二十余瓶，瓶亦四两。其量可惊也。水鲜惟大头鱼、黄鱼上市时一食之，蟹亦然。如食某鱼时，则举家以此为食，巨家或至论担，但食此一种，不须他馔，亦不须面或饼。

饭以面为主体，而米佐之。本京人多喜食仓米，亦谓之老米。盖南漕入仓，则一经蒸变，即成红色，如苏州之冬秈然，煮之无稠质，病者为宜。

蔬果之属，以先时或非时为贵。香椿、云豆、菱、藕之类，皆是也。有所谓洞子货者，盖于花洞中，熏培而出，生脆芳甘，其价尤巨。王瓜一茎，食于岁首，或值一二金。戚家蒋氏，昔为御果商，方其盛时，以王瓜作馈岁之品，一盘之价，至数十金，几致破产。至今人呼曰“王瓜蒋”云。

衣著之宜，旧家必衷礼法，谓之款式，亦曰得样。大抵色取其深，以尘土重，浅色不耐涴也。非京式者，谓之怯。近奇邪者，谓之匪。人皆非笑之。士夫长袍，多用乐亭所织之细布，亦

曰对儿布。坚致细密，一袭可衣数岁。外褂则多为江绸，间用库缎。文锦记者，良绸皆团花，初用暗龙，后乃改用拱璧、汉瓦、富贵不断、江山万代之类。马褂长袖者曰卧龙袋。有中作半背形，而两袖异色者，满人多著之，半背曰坎肩，其前襟横作一字式者，曰军机坎。亦有用麂鹿皮者。仕宦平居多著靴，嫌其底重，乃以通草制之，亦曰篆底。后乃改为薄底，曰军机跑。便帽曰秋帽。以皮为沿者，曰困秋。中浅而缺者，曰兔窝。软胎可折叠入怀者，曰军机六折。大抵满官研究衣著，每解衣，则零星佩饰，摊满一案。汉官则否。

妇女衣裙颜色以年岁为准。金绣浅色之衣，唯新嫁娘或闺秀服之。一过妙龄，即以青蓝紫酱为正宗矣。衫袖腋窄而中宽，谓之鱼肚袖。行时飘曳，亦有致。后乃慕南式而易之，则又紧抱腕臂，至于不能屈伸。旗汉装无不绑腿者，以地气寒也，其带则平金绣花，争奇斗靡。棉袴则秋深已著，春尽始去，殊损袅娜之致。庚子后渐同南化，然本质不易也。

旧日乘坐，皆骡车也。制分多种，最重者府第之车，到门而卸，以小童推之而行。出则御者二，不跨辕，步行于两旁，健步若飞，名之曰双飞燕。次曰大鞍车，贵官乘之。京堂以上，障泥用红，曰红拖泥，自余皆绿色油布围之。曰官车，寻常仕官乘之。曰站口车，陈于市口以待雇者。曰跑海车，沿途招揽坐客。车轮亦有别，曰山西較者（京语呼轮曰較），来自晋，轮皆有齿。曰伏地西較者（京语本地曰伏地），本地仿西轮为之，唯无齿。曰夯較者，斯下矣。

京师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以研究数百年，因地因时，皆有格局也。户必南向，廊必深，院必广，正屋必有后窗，故深严而轩朗。大家入门，即不露行，以廊多于屋也。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院广以便搭棚，人家有喜庆事，宾客皆集于棚下。正房必有附室。曰套间，

亦曰耳房，以为休息及储藏之所。夏凉冬燠，四时皆宜者是矣。

中下之户曰四合房，三合房。贫穷编户，有所谓杂院者，一院之中，家占一室，萃而群居，口角奸盗之事出焉。然亦有相安者，则必有一人焉，或最先居入，或识文字，或擅口才，若领袖然。至于共处既久，疾病相扶，患难相救，虽家人不啻也。

京人买房宅，取租以为食者，谓之"吃瓦片"。贩书画碑帖者，谓之"吃软片"。向日租房招帖，必附其下曰"贵旗、贵教、贵天津免问"。盖当时津人在京者，犹不若近时之高尚，而旗籍、回教，则人多有畏之者。

都中土著，在士族工商而外，有数种人，皆食于官者，曰书吏，世世相袭，以长子孙。其原贯以浙绍为多，率拥厚资，起居甚侈。夏必凉棚，院必列磁缸以养文鱼，排巨盆以栽石榴。无子弟读书，亦必延一西席，以示阔绰。讥者为之联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其习然也。曰库丁，役于户部，侵盗多致巨富。每岁挑库丁时，行贿之数可惊。然恒为匪徒抢绑，勒赎巨资，谓之抢库丁，故出入恒以多人护焉，此辈谓之保库丁。曰吃仓，又谓之仓匪，或谓之仓老鼠。一役身后，往往百数十人。鼠雀之耗，可知矣。曰长班，有二类：曰科分，曰会馆，亦子孙相袭。自各部裁书吏，银行代金库，南漕绝迹，科举既停，此辈皆失所，惟会馆之长班犹在。

"带子会"者，社会互助之良法也。入会者，率为工业平民。或自顾衰老，或家有老亲，月纳微资，猝有死亡，报之于会，则殓事毕备。至于鼓乐棚杠，以迄庖茶奔走，皆会员也。人各系一白带，故曰带子会。

"窝窝头会"者，始于清末，慈善团体之一也。京师贫民，抟黍屑，蒸而食之，曰窝窝头。此会专为救济贫民，故以名焉。集资于众，不足，则演义务戏以充之。不仅赈饥，兼筹御寒。改革后，故家失业，贫况可骇，有缀报纸为衣者，有夫妇共一袴者，每

及冬令，冻馁途毙，无日无之，皆得于会中之报告。故侯拉车，犹为有力，可慨矣。

装饰妇女，聘卖于异乡人，乘隙卷而飏焉，谓之“放鹰”，亦曰“打虎”。设为赌局，诱骗愚懦，谓之“腥赌”。代接妇女，秘密卖淫，谓之“转当局”。引诱富家子弟游荡、嫖赌，以博其资，谓之“架秧子”。皆社会不良之风俗。

富贵人家多信佛，故僧道之地位甚高。子弟往往拜僧为师，求其保护。甚有以子息艰难，恐难长养，而购一贫家儿，令其为僧者，谓之“替身”。他日被替之子长成，此替身僧人，若其弟兄然，举家敬礼之。

他处僧人，即有冶游，亦须秘密。都下僧人，则公然行之，曾无愧色。

疾病疗治，多信针灸。医生识字者少，温证之温，皆书作瘟疫之瘟。弗怪也。又有蒙古大夫者，尤可危。

针灸无良师，每以待诏行之。亦有得秘传者，往往而验。此外又有业伤科者，名曰按摩，又名曰推膊。有箍桶刘者，最有名。

卷二 语言

北京音无入声，凡入声之字，皆转入平上去三音，此人所习知也。然有一音而变数字者，如六、禄、陆、绿，均为入声，南人读之，一音也。京音则数目之六，读如溜；姓氏之陆，爵禄之禄，均读如路；颜色之禄，读如虑。凡如此类，不可枚举，初学京音，往往而误。

有一字而分两意者，如你我之你，遇平行以下可直呼你，尔汝意也。然遇尊长，则必曰您，读如邻，非是则不敬。他字亦分两意，呼平辈可直曰他，即彼意也。然述及尊长，则他字必读如坦，匪是亦不敬。

有一字而分三意者。如得字，失手而物碎曰“得”，其音促，有惋惜意；见人相争而曰“得了”，有劝止意；令人作食物或制他物曰“得了吗”，有询问意。

亦有以平声字作仄读者，如儿女姻亲谓之亲家，此本古语，见《唐书·萧嵩传》，京音亲读去声如庆。按此亦有本，唐卢纶《王驸马花烛诗》：“人主人臣是亲家”，则由来久矣。京中土俗，晚辈呼姻家翁媪曰亲家爹、亲家妈。官称则否。

称我曰咱，我所独也。曰咱们，则与言者所共也。昔有人初至北京，学为京语，偶与友谈及其妻，辄曰：“咱们内人。”友笑谢曰：“不敢。”俄又谈及其亲，复曰：“咱们的父亲。”友亟避去。

京人谈话好为官称，有谦不中礼者。昔见一市井与人谈及其子，辄曰：“我们少爷。”初以为怪，后熟闻之，无不皆然，以是谓之官称。又见旗下友与人谈，询及其兄，则曰：“您的家兄。”

初以为怪，后读《庸庵笔记》，乃知其有本，不足怪矣。

京师人海，各方人士杂处，其间言庞语杂，然亦各有界限。旗下话、土话、官话，久习者一闻而辨之。亦间搀入满蒙语，如看曰把，靠役曰苏拉，官曰章京（读如音），主管曰侉兰，大皆沿用满语，习久乃常用之。又有所谓回宗语、切口语者，市井及倡优往往用之，以避他人闻觉。庚子后，则往往搀入一二欧语、日语，资为谐笑而已，士夫弗屑顾也。

京语有最雅者，如曰可一街、可一院，即满街、满院之义也。唐人诗："一方明月可中庭"、"山可一窗青"，皆与此义同。谓怯曰楚（读去声如醋），《天禄识余》谓应作齼，齿怯也。引曾茶山《和鲁宏父双柑诗》云："莫向君家樊素口，瓠犀微齼远山颦"为证。

有读音最准者，如以脂膏车之膏，饮马之饮，均必读作去声是也。

有最合古义者，如谓短矮人曰篴。按《通鉴音义》：篴，七汞切。《唐书·王伾传》："形容篴鄙。"至于呼车轮曰较物，被污曰染，节用曰撙（读如存），吝曰克啬，适曰舒坦，含羞曰靦覥，巧曰机伶，增添曰续（叶序），失意曰鏖糟，忍受曰鏖，惊曰发怵，无声曰悄默，潜藏曰隐欺，匿曰昧，物重曰沉，轻浮曰飘，梦语曰发呓，半眠曰迷胡（即模糊），微热曰乌突（温暾转音），南音曰蛮，老曰龙东，舒物曰伸，称量物曰较。皆与古义相合，前人诗文中亦恒见之。

有虽为俗语而有意义可寻者。如大言曰吹，视曰瞅，偷觑曰瞜，徉示以物曰晃，性急曰毛躁、曰发毛，私曰体（去声）恤，私财曰体己，错误曰拧（上声），执拗曰撇扭，亦曰拧，中空曰草包，闲谈曰撩，闲游曰逛，饮曰喝，吸烟曰抽，乱曰麻烦，热闹曰火炽，亦曰火爆，不热闹曰温，欺骗曰笼统，美曰俊，亦曰俏式，又曰边式、曰得样，性傲曰苗，柔曰温存，发怒曰火劲，刚曰标，缠足曰蛮子，天足曰旗下，乞物曰寻（读如形）物，光致曰抹丽，予

人曰给，不老曰少形，说明曰告(读如稿)，借宿曰寻宿(读如形休)，大声曰嚷，群作曰哄，驱逐曰轰，接近曰拉拢，劳曰累，亦曰乏，不强曰乏，物过熟曰大乏，脱空曰漂(去声)，美曰漂亮，刻薄曰损讥人，亦曰损，初起曰底根，终了曰压根。或以形象，或以意会，皆不失字之正义者也。

有并无意义，或并无其字者。如醉曰喇嘛，从旁插语曰得呸，向人私语曰嘀咕。则仅为一种流俗方言，无可深考矣。

京师工艺，有曰减金减银者，以金银丝嵌入铜铁器者是也。字当作鋄，读如减。汉马融《广成颂》:"金鋄玉镶"，其字甚古。

京语有极刻薄者，如呼考生曰浩然子，初听其名甚美，然其谐声实为号瓤子也。盖喻号舍如瓜，而考生居其中如瓤。呼落第举子曰豆芽菜，盖喻凡物皆种而后出(种叶中)，惟豆芽菜则不种者也。呼浙绍人曰臭豆腐，讥所嗜也。久则并南人皆呼曰豆腐皮。

京人闻人道失意事，辄失声而呼曰"唉!"有叹惜之意。《史记·范增传》:"唉！竖子不足与谋!"

谓物之圆头者曰骨朵，其字应作胍肫。《宋景文笔记》云:"关中人以腹大为胍肫。胍音孤，肫音都。"俗因谓杖头大者为胍肫，后讹为骨朵。宋时御殿仪仗列之。今京师犹有此称。

谓路之歧者曰跶路。亦可作差，俗讹作岔。按《韵会小补》引唐诗:"枯木岩前差路多"，谓歧道也。差，丑亚切、歧也。《集韵》或作跶，董逌《周景集》亦引之。

称己所居室曰我屋里。按陶渊明诗:"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又王安石诗:"我屋公墩在眼中。"

卷三 朝流

清德宗初年，东南军务惝定，京朝士大夫渐有承平景象，于是清流之名起。当时大老主持坛坫者为潘伯寅、翁叔平、张子青、黄漱兰诸公。李越缦、李芍农、宝竹坡、张香涛、王莲生、盛伯羲、志伯愚，更为羽翼。迨常熟当国，延致名流，文道羲、张季直皆为得意弟子。甲午之役，文颇锐志功名，力以主战之说干常熟，而于敌我之情势，固未暇考也。海军之经费，已移作颐和园修理之费，亦未知也。马江一败，中国之内容既露，始为各国所轻视矣。

潘吴县生平精力，大半消磨于金石。尝见王莲生家藏名人手札，王得一铜器，潘借观不还，师弟断断相口角，亦名流之佳话也。

伯愚为长乐初将军善子傅文忠恒之孙也，其妹入宫为珍妃。将军镇广州时，颇提倡风雅。时文道羲之父任广州府，道羲与伯愚弟兄文字相结契，文之大考擢学士，伯愚与有力焉。或传道羲常课珍妃读，语盖不确。志氏昆季皆有才调，喜与名士交，又世居戚里，于时文士之讲声气者，皆缔交焉。迨珍妃入永巷，伯愚外贬，名流冷落，时人为之诗曰："今日清流尽可哀，伯愚乌里雅苏台"云云，一时名士云散风流，亦朝士一变局也。

清流最负盛名而喜谈兵略者，南为吴清卿，北则张幼樵也。幼樵论兵事如掌上螺纹。清卿自谓精枪法，有百发百中之技，试之良信。与习者，或谓其枪上置望远镜云，两公皆主用兵以张国威，清卿北辱于榆关，幼樵南败于闽峤，论者或谓用违其

地矣。

自吴、张好谈兵而致偾覆，于是清流乃出其看家之学，以相号召而消磨日月。其目约分为五：曰三传三礼，曰金石碑版，曰考据目录，曰小学舆地，曰词章楷法。厥后道羲诸人出，始复有志于兵事。

当时名流文酒之会，率为诗钟，伯愚与弟仲鲁皆为能手。于时珍妃方得宠眷，余尝见仲鲁一联，题为分咏李延年瓦松，云："可怜兄妹承新宠，未必风霜耐岁寒。"赏其浑成大雅，而窃讶其不祥。未几而妃贬，伯愚昆仲各窜逐矣。

清流中以李越缦为最淹雅，亦最兀傲，其自署所居门联曰："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工部员外补缺一千年。"门内修竹数十竿，掩映窗户间，不恒病而好服药。过其居者，但闻讽咏与呻吟声相间作，时人戏比之林黛玉云。潘文勤伯瀛最礼敬之，亦恒烦其捉刀，至年节常馈赠焉，悯其贫亦惧其骂也。都中俗称马料曰喂养，潘值年节，辄嘱其仆曰："速送李老爷喂养去，否则跳踉矣。"虽恶谑，亦见当时大老怜才之意。

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时有联云："六部三司官大志小那端老四，九城五窑姐双红二翠万人迷。"皆喻其红也。

在昔京朝官最清苦，五品实缺官，岁俸不足百金，两季米十石余耳。正途候补者，减半支给。捐纳并半俸无之。先活之需，多仰给于外官之冰炭敬与别敬，而大宗收入，为印结费。凡捐纳人员，须由同乡京官为之出结，省立一印结局，输结费，始得赴引。质言之，则国家开捐例，而京官分其余润为生活而已。此亦失政体之一端。自光绪壬寅设外务部，始定公费，而商部、邮部踵之。迨宣统初，则捐例停，印结之费绝，各部始一体给公费，京官始有正当之生计。然余观二十年来生活程度之增高，何啻十倍昔日。赁屋无过四金者，宴客一席亦无过四五金，车

马喂养无过十金,仆媪工资只数百文,碾仓米为炊,数口可饱。所入虽微,犹有余力以为娱乐游戏,文酒之宴不废。每一思之,感深今昔矣。

旧之六部户曹,筦财政最为膏腴之地。吏部掌铨衡外省官员,谒选入觐者,奉为神明。刑部操生杀之权,兵部典戎政。礼部事简,最为清贫。工部多杂流,所与接近者,木厂商人而已,颇为士流所轻。故时人之喻六部者,曰:富、贵、威、武、贫、贱。

庆王奕劻,初为支庶,能读书,授蒙童于西山间。入继为贝勒,当时所称劻贝勒也。起自田间,恭谨能文,遂为宗亲中之矫矫者。历官当国,累晋至亲王,食亲王双俸,世袭罔替。清诸王,非皇子即八家世袭王,其以贝勒晋封世袭者,惟庆而已。其后台湾之割,旅顺、大连之租借,皆庆当国领衔,讥弹者至呼为庆以地云。清制不设相,殿阁大学士特为崇衔。其操中书省枢密院之实权者,实惟军机大臣。其领衔者,必为亲王,故名之曰王大臣。醇薨恭去,孝钦为自握威权计,特以军机领袖,付诸远宗之礼王世铎,此在庆之前一人也。其人庸庸无他长,簠簋亦不修饬,特以小心奉西朝,又复下和同寅无大过,故能保持数年,庆起遂取而代之。

军机名次最末者曰"挑帘军机",盖咫尺森严,军机入对,宫监亦须回避。其入也,居末者挑帘,俟在前者毕入,乃亦入焉。孙莱山之入军机,以代表醇王,名虽挑帘,而多发言,实操大政。瞿善化则以王仁和年老重听,孝钦亦知之,故有所指示,辄语瞿,眷注遂优。或谓其貌类文宗者,皆为臆说。

王仁和与张南皮同在枢府,夙有意见。仁和之薨也,孝钦以其陈力久,悼惜之,谕饰终之典必备。章京拟旨,其首云:"大学士某持躬廉慎,学问优长。"此盖例稿,时庆邸、南皮、项城均在坐,南皮阅稿,指第一句之廉字,摇首曰:"廉乎?奈曾挂名云南报销案何?"至第二语又曰:"彼非翰林,奈何用此语?此必须

改。"迨复拟，则易廉慎为精敏，张拍案曰："精字妙，诚哉精也！"章京复前谓第二句不可易，因大学士例得谥文也。张沈吟久之，曰："此无奈何。"稿乃定。

清季所称三宫保者，袁、岑、盛也。三公智均力敌，各擅胜场，于西朝之眷遇，及所据之势力，亦互相消长。然于清社之存亡有系焉。自铁路国有之政策出，而民心始变，迨洹上复起，遂成结局矣。

盛扼于袁，泽公起欲推庆、袁，乃复起盛。然庆未去位，盛无从起，到京后，徘徊久之。于是以铁路国有为自进之妙策，然不欲自为发端。欲觅言官陈之，而又惧为人所挟持。时有石侍御者，老儒也。服官数十年，寓某客栈中，读书自娱，于时事瞢如也。武进物色得之，枉驾先施，谓钦其品学，石亦甚喜。继复杯酒相招，欢谈既浃，乃言："吾有富国救时良策，惜言路无人能陈之。"出示以稿，石大钦服，慨愿陈奏，其折逐上，而轩然之大波起矣。

清之末季，有所称四公子者，陈伯严、丁叔雅、谭复生、吴彦复也。丁最修洁雅饬，以部曹滞京，居潮州会馆，门无杂宾，亦不轻谈时事，诗词相唱和而已。余尝雪夜过访，丁自起扫雪烹茶，清谈达旦。余笑比之《石头记》中之妙玉，不为忤也，后以贫卒。陈最工诗，刊落浮词，自成宋人家法，作秦淮寓公甚久，改革后，老矣，犹主江南坛坫。谭学最新，才气纵横，议论新颖，卒遇戊戌之难。彦复清才不羁，余与同官刑部浙江司，终岁不一到部，长官亦优容之。晚娶女伶彭嫣。项城早受吴勤惠知，任北洋时，吴往依焉。所以资助之者良厚，顾随手挥霍辄尽。一日谒项城，谓生计蹙，将作一商业以资糊口。项城问将何作，曰："将与彭嫣同设一妓寮，庶收人稍丰耳。"项城大笑曰："吾知汝意，汝又穷极矣。"立畀五千金，令持去。后以消渴疾，客死于津，而彭嫣竟不能守。

戊戌六君子中，林东谷年最少，才具亦最明敏，其死东市也，神色不变，惟仰天冷笑而已。刘裴村光第，沈静好学，在刑部同官时，不轻闻其发言，而皮里阳秋，偶询一人一事，辄能言之娓娓，才最可惜。

庚子三忠：袁太常、许尚书、立尚书也。袁以直谏，许以擅外交，与洋人接近，其遇祸宜矣。立以户尚兼内府大臣，久为孝钦所亲信，乃亦同时付东市，人皆疑之。按立初为内府司员，甚贫困，性傥荡，好与汉官文人游，与先伯司寇交最深，日来过饭，闻旧仆云："家中每日饭时，必候杨四爷也。"庚子三月，余请假归省，以故旧往告别，时涞水团起事，立以询余，余曰："此乱民耳。假托神话，必召大衅。"且举宋郭京事告之，立拍膝曰："奈近侍辈日以邪说惑上聪何？"余曰："公为近臣，奈何不持正论？"立深然之。事起，立言于孝钦，庄王等忌之，且利其家财，逮之。事定后，余查部卷，其狱词曰："家近西什库，有地道暗通教堂，且今三次赴坛焚香，表皆不起，实为暗通洋教。"云云。所谓地道云云，盖为搜括家产地也。然立特近幸暬御耳，平日簠簋亦不甚饬，乃得与袁、许并名，未为非幸矣。

清初有会同四译馆之设，凡高丽、琉球、越南、缅甸诸属国贡使之入皆隶焉。其职盖如主客，即东西各国使人之至，亦由馆人传达。迨海禁棣通，重译事烦，同治间，始有总理衙门之设。以亲王领之，尚侍中之通达者为大臣，而考取正途部曹中书为章京，如军机例。光绪庚子后，以外人要求，改为外务部，专管外交。亲王领之，会办大臣一，择军机大臣一人兼任之。尚书一，侍郎二，始破满汉对用之例。丞二，秩三品；参议二，秩四品；四司一厅，郎员主缺，凡三十四。

戊戌新政，有农、工、商局之设，三局各设总办，端午桥、徐雪岑、吴调卿分任之，奏调人员十有八，皆知名士。特准与各部轮流值日，预备召见。徐之赴京在政变后，甚彷徨。某军机为

之先容，谓徐某特以久办兵工厂被荐，非康党，孝钦乃召见焉。迨庚子后，贝子载振出洋，过南洋，有侨商书记川人吴桐林者，条陈设商部，载振纳其说，携吴归。商部既立，振为尚书，两侍郎为伍廷芳、陈璧，而右丞唐文治实主部事。规制一仿外部，曹郎缺二十四，奏调与考试兼用。吴既孤寒，亦实无才具，畀之闲散而已。厥后裁工部，以其事并隶之，改农工商部。

邮传部之设，张百熙为尚书，胡燏棻、唐绍仪为左右侍郎。胡未到任而逝，吴重熹承之。百熙死，林绍年代。不一月岑春煊代。岑出督粤，而陈璧继任焉。陈在官无美评，然京汉路之赎回，京张路之兴筑，皆其手办也。赎路事在当时颇有滋疑议，然事后考查，曾无何种弊窦，且收回路权，持以毅力，有足多者。后为言官所劾而去，而任以李殿林，盖醇王之西席也。

刑曹于六部中最为清苦，然例案山积，动关人命，朝廷亦重视之。故六堂官中，例必有一熟手主稿，余各堂但画黑稿耳。薛尚书允升既卒，苏抚赵舒翘内用继之，赵诛，直臬沈家本内调为侍郎，皆秋审旧人。凡稿须经沈画方定。余在刑曹时，见满左右堂既不常到，到则各司捧稿，送画辄须立一二小时，故视为畏途，而愈不敢至。其庸沓可笑，然尚虚心，盖每画必视主稿一堂画毕否，既画则放笔书行。若间见有未画者，则曰："先送某堂，看后再送"云。

前清虽帝制，然用人行政尚取廷议、循旧章，清议所不容，成宪所不许者，未敢漫然行之也。在秋曹时，有一捐纳郎中李福海者，太监莲英之侄也，到司鲜与交谈者。一日，葛尚书宝华入见，孝钦徐谓："李某可酌予一缺。"尚书曰："臣部额缺有定，捐纳人员须俟到班方能补实，不敢破成法。无已，或畀一小乌布则可耳(乌布满语差使)。"孝钦默然无以难也。余之调邮传也，某尚书采虚声而用之，既而意不洽，则于所拟稿牍，寻斑索疵。余既知之，寅友亦多劝引避者，余则宣言曰："某之官自考试来，

其调部亦由长官自动，非由请托，今惟按时到散，循例办公，静以听之可也。”然某公亦竟无如何。以视后来员司，以长官之喜怒为进退者，则又远矣。

旧例，部曹惟进士、拔贡为正途，余则保举、捐纳。虽举人出身，而一经捐纳，即为异途，亦不给俸。故李莼客有补缺一千年之慨（李初以捐纳部曹分工部后始中进士）。记庚子回銮后，发恩俸一次，异途京官，亦得与焉。同乡甘兵部璧以黄布裹之，供于祖堂曰：“当差四十年，今始得沾微禄耳！”可叹如此。然一经中会，请归本班者，曰资深先，遇缺即可补，以同榜无其前资也。自后新部成立，奏调纷繁，旧例始破，仕途亦始杂。

当时朝流中，能讲工艺实业者，首推黄学士思永。拳乱时，被收入狱，在狱中，日书大字数百，心志颇坚定。事定出复故官，乃设工艺局于琉璃厂，提倡珐琅、雕漆、栽毯诸业，得超等文凭于法国赛会，出口岁增数百万，惜财力薄，无大资本家助之，所招股本特乡年世好戋戋廉俸而已。故终至停办，归任浦口商埠督办，值革命，没于海上。余为清结其工艺局未完事，惜其造端宏、志愿大，而屈于所遇也。

清之末造，两世无储，旁宗入继，而孝钦与醇王之福晋，兄弟也。援立不能无私，宗亲乃始争竞。宣统继位，摄政庸懦，力不能制其家人。于是宗族并进，各争权力，当时九部，财政则载泽，外交则奕劻，农工则溥伦，海军则载洵，理藩则溥良，宗人实占其五。此为清一代朝官之变局，而社亦逐屋矣。

排汉之说，至刚毅始明目张胆言之，尝谓某翰林曰：“内人日内免身，倘生男也，堕地即与君同一资格。”盖满人捐数十金，即可得笔帖式，其升途一切与编检七品小京官同也。此本汉满显分之阶级，惟刚傲狠，不恤人言，乃引以辱汉人耳。刚识字无多，皋陶之陶读如桃，刚愎之愎读如复，或正告之，弗信也。

徐荫轩相国以讲理学名。虽称顽固，故无大过。若其子承

煜者，则真枭獍矣。拳事方起，承煜为刑侍，在公堂与赵舒翘切切私语竟日，司官持稿上堂，辄不得毕画。盖其时赵方入军机用事，有察看拳民之命，承煜力主之，故复命涉含胡。迨两宫仓皇出，荫轩年过八十，且已在告，承煜则力劝父殉国，以邀身后名。持绳逼之，其父遂自缢。说者谓渠自知罪魁，冀父殉国，可得邀宽典也。卒正典刑，当时快之。

卷四　宫闱

清代宫闱整肃，盖由立法严也。宫内称后曰主子，妃嫔曰主位。至称佛爷，则始于孝钦侍监谀美之词耳。妃嫔行动曰关防，关防之严殊甚。各有太监以辖之，与外间音问断绝。惟后妃家进送食物，例所不禁。故珍妃入宫，稍与外事书柬，皆自食盒中进。其被杖而贬也，孝钦盖搜得其母家之书札云。

清初立法，首防外戚之患。女为后，则父封一等承恩公，没赠太师，无许执政者。弟兄率授散秩大臣，通籍奉朝请，充宿卫而已。孝钦当国，其弟桂公祥，又为德宗之外舅，常以闲秩无聊，求补一官，破例授工尚，不三月，卒令解秩，以其不称职，恐滋物议也。至於穆宗后父崇绮与其子葆初皆精文学书法，在满宫中为最杰出者，然皆不得与政。庚子之变，阖门掘地为深坑，皆殉国难，为尤不可及云。

宫女定制不得逾五百人，皆选自内务府下三旗人(内务府人曰包衣下三旗)，本皇室之仆御也。间岁一选，出其逾岁者，才令足额而已。选取之制，率于二三月间，凡包衣旗人家生女皆入册籍，及岁者皆得与选，曰选绣女。富家多不愿女入宫，或贿不入选，或以丑陋者应名，冀落选，亦事所恒有。宫女妆皆红袄绿裈，常服惟蓝布衫，粗劣已极，以视历史所传，奚啻霄壤，其不扰及民间，尤盛德事也。

宫监之制綦严，顺治十二年，立铁牌于十三衙门，其文曰："中宫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

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倘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能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券，子孙永守。"云云，终清之世，无奄寺之祸者，盖由此也。至末季之安得海，虽近张狂，然被戮於山东，而宫中不能问。李莲英则仅於宫闱间施其狡猾，外貌则犹恭谨云。

内十三衙门者，顺治十年六月立。首为乾清宫执事，次司礼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司、惜薪监、钟鼓司、直殿司、兵仗司，皆近臣与宦官兼用。后又增设尚方司，又改钟鼓司为礼仪监，尚宝监为尚宝司。及康熙即位，乃并十三衙门裁之，设内务府以领其事。而於宫内设敬事房以管太监，其官职则有总管、首领等。有职太监，月给银三两而已。

宫监多无赖，然佞佛，又好行小惠。亲串蒋氏为内府果商，其进果各宫监皆有分例钱。清末蒋以内府领款不易，遂中落，然承值如故，内监例钱往往赊贯。余曾过蒋，适门者报某监至，则男子仓皇避去，而妇女出应之。某监入门拍案作虎势，谓今日若不与钱，必以性命相搏。妇女屏息听其作威，俄稍息，奉以烟茗。继而妇女之哭声作矣，且哭且诉，谓领款如何艰难，外欠如何急迫，又欠例钱，寻思无路，但有死耳。某监者始而静听，继而拭泪，继而婉劝，终乃曰："此真不了矣！吾辈多年交谊，宁忍坐视？"乃怀中出数金云："区区相助，度此数日，勿过伤也。"妇女收涕道谢，监则殷勤劝慰而别。余窃观之，失声欲笑。蒋氏曰："此成文也，如此挡塞，已近十年，即有资不能予，予一而百至，欲无厌也，但有苦肉计耳。"噫！其真妇寺之仁欤？

清制内官不得过四品顶戴，毅宗朝某监最贵，已四品矣，犹乞恩晋秩，毅宗戏谓之曰："汝嫌蓝色顶不佳，当为汝晋一秩。"

则出最佳之翡翠,命工制一顶戴而赐之,某监大窘求免,则并其四品顶褫之。此虽近於游戏,然亦裁抑内监之妙法也。

宦官在宫内,权力亦伟。闻孝钦万寿,某省贡珊瑚一双,高及三尺,役夫扛入,失手而碎其一,押贡官失色。有导之商诸某总管者,总管笑曰:"以万金至,吾为办之。"如其言,乃留之小坐进食,炊许,复曰:"吾与汝试往观之。"则已成对,无毫发异。盖取库中旧存者配之,俟进御后再撤换耳。又光绪大婚,时戚人蒋某承办御果,须全红苹果九大盘。临进御,则各盘皆失其顶之一,小监睨之而笑。盖以索贿不满,窘之也。蒋则从容自怀中出果九枚,一一安之。顾小监曰:"老弟失败矣,予已夙备之。"

孝钦宫中有一女清客,即缪素筠,俗呼之缪太太。缪滇人,早寡,工绘花鸟。孝钦闻之,令供奉内廷,时令代笔,月赐十金而已。以缠足故,日随乘舆,甚以为苦,三五日得一休沐。邻人李某与缪戚串,余得一晤焉。时已五十许,谈论有林下风,人极谨慎,供御书画外,不干涉一事。其兄某为工部员外,诚朴守分,不因女弟乞恩泽。晚年始截取一知府,候补直隶,疆臣虽礼重之,时予以优差,然终未绾铜符也。

孝钦晚年,有二女友,一为枢臣荣禄之妻,一为礼尚怀塔布之母。得通籍入禁中,侍谈宴,宫中呼之为福禄寿三星。福指孝钦,禄指荣妻,寿指怀母,其时已八旬,犹极健也。

宫中有女翻译二,裕庚之女龙菱、德菱者是也。母为法人,二女故明慧能英法语,裕使法归,二女已长矣。时宫中恒有外使眷属入觐,以通译官皆男子,甚不便,或绳二女才,又系内府人,召入供奉,备通译,颇优宠之。命侍监呼之曰姑娘,以殊异於其他宫女而已。近见德菱所撰《清宫二年记》,语多非实,宫禁事秘,固非外间所知,然云召见臣工,渠辈於屏后窃闻言论,则为不经。宫内召见处,虽太监及门,亦引身退室中,但有两

宫，旁无侍者，岂有屏后偷窥之理？至叙与德宗相见，语涉私狎，尤为诬妄。闻之老监云，帝起居至不自由，宫女不得轻接一语。宫人见驾过，跪俟而已。安得轻接言笑？某友谓德菱思嫁一美国富商，美人最欣羡他国之贵族有爵者，德菱特著此书动其仰慕，故自称其父为公爵，而以上云云，特以自抬声价而已。近闻已婚美人，某语或近信。

如意馆者，宫廷以养画师，名曰供奉。月各食五六品俸，视其技为高下。苏人管某技最工，为之领班，赏四品服焉。孝钦故工画，然寻常颁赏之品，率由供奉为之，稍特异者，则缪素筠为之代笔，自作殊罕见。曾於立尚书家，见其一帧群仙祝寿图，盖真迹云。

宫内新岁，春联色皆用白，由南书房翰林以宣纸书之。自殿廷至庖湢，其文皆有常例，不敢稍易。外间王公府第，亦用白，盖祖制也。每岁暮，向由工部司员带匠人入宫粘贴。此差初改归农工商部，余亦被派往，门监索例规四十金，同人皆未夙备，相顾甚窘，与婉商，照例补送，始得竣事。

惠公平回部，俘香妃归，进之宫中，近人笔记纪载纷歧，要其事为实有也。南海宝月楼(今之新华门)，俗称回妃望家楼。其街南旧有对峙一小楼，楼下地名回子营，为回部归诚仕族所居，今尚有一二家存者。故老相传，香妃入宫，其家族亦随而入都，香妃思家，而限於礼制，上特於南海为建宝月楼，而于其对面之回子营，亦建一小楼。香妃登楼眺望，其家亦得登对楼以瞻颜色。否则皇居尊严，岂有面宫筑楼之理？至香妃固以疾薨，园寝尚在。复仇之事，皆出臆说云。回子营之小楼，余尚见之。今则平夷，故址不可复觅矣。

武英殿左有小殿，榜曰“浴德”。内有浴室，用土耳其式建造，甚精美。近人传谓香妃浴室，此齐东语也。清廷嫔御，无出乾清宫者，武英已为外廷，回妃即有浴所，当於寝宫内为之，岂

得作於阁臣侍讲之地？内廷老监所云此为祀社稷坛之斋宫，圣祖喜西学，侍从之班颇有西儒，偶悦土制之精，效其建筑而已。其说近是，附会之谈可哂。

孝钦之待德宗，外传其如何寡恩，实不尽然。庚子以前，戊戌以后，政变既作，则母子间之疑忌诚不能免。至西巡以后，间关患难，追於回銮，复欢洽矣。特政权不肯轻放，则犹未忘前事。忆某内臣告余一事，足为参证。德宗初与隆裕不和，孝钦忧之。某岁新正，聚博为戏，德宗屡负不乐。孝钦既摇一宝盒，起而更衣，阴命宫人示意隆裕，令微揭以示，德宗乃大胜。帝后因之遂和，其委曲求全如此。特清廷家法，素多仪文，德宗守礼，虽在病中，恒扶疾强行之，殊以为苦耳。

清廷帝后出行，警跸殊简。居园时，官员赴园奏事者，途遇驾过，但令回车下帘，安坐车中，俟毕始行。村农叱犊田亩，亦仍其常。

两宫往返宫园，谓之挪动。车后必有百数十抬，以黄袱覆之，见者疑为资重财货，实则御用器皿而已。立尚书尝笑谓余曰："外间揣测全误，内藏之财，自有司之者，岂若贫儿暴得数金，便一刻不可去身邪？"

清之失国，由于汉满之见太深，此无可讳言者。胡文忠之在鄂，至与官文结骨肉之谊，而后能成其功。金陵之克，曾文正必推官文领衔具奏，李合肥传其衣钵，而谨畏尤甚。至以海军经费充颐和园经费，遂致甲午之败，一蹶而不可复振矣。因果之来，所谓自耕自获欤！

孝钦先世，盖尝有因罪系刑部狱者，其幼时曾往南所（即刑狱）探视，故地方甚熟。友某以提牢任满，召见询监所状况甚悉，且知其情弊。友露惊讶色，孝钦徐曰："此余所旧游地也。"

或传孝钦名翠，故文宗於中海建揽翠亭。昔溥玉岑尚书督学江苏时，讽学官令士子避翠字。又记有同试某君，文极佳而

被放,以文中用“握瑾怀瑜”字也。瑾瑜皆妃号。瑜太妃工绘事,至今犹在。所携匳饰,变斥略尽,生计甚窘。闻上年至售其洗头盆以度岁,可慨也。

德宗议婚时,赣抚德馨女甚端美,已由内务大臣奎俊拴婚矣(帝室纳婚有拴婚大臣,如民间之媒人者然),德宗亦甚属意。孝钦终私於母家,强委禽册隆裕焉。故帝后不和,然隆裕亦不能得姑欢。奎俊以无以对德女,为其子铜林聘焉。铜与余同官邮司,弱小而有名士习,终岁不浣面,其夫人无如何也。

德宗之后,序亲及贤,群议宜立溥伦。然孝钦惧立长嗣,将更归政也,舍而立溥儁为大阿哥。自西安归既放废矣,乃益趋下流,与厮养舆卒为伍,其行径益不堪矣。

德宗之幽居瀛台,因肝疾而怫郁愈甚,小监偶不适意,辄罚令长跪,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隆裕视疾,盖常见之。及大渐,闻书片纸,私与隆裕曰:“杀余者某人。”故隆裕亲政,首逐项城云。

清宫旧例,春仲,皇帝亲耕於先农坛,示重农意。而后妃亦於三月出桑,於桑园先日备黄亭一,红亭二,中置提筐与钩,备后妃用,鼓乐送之,余盖亲见者。其祀蚕之礼,则外人不得与观也。

宫中用灯,当时玻璃未通行,则皆以羊角为之,防火患也。陛道上所立风灯,高可隐人,上下尖而中椭圆,其形如枣。俗呼枣曰衤衤枣,其音如嘎,故此类灯亦曰衤衤灯云。

卷五 仪制

宫中三殿：太和、中和、保和，皆沿明旧制。太和为正殿，近世唯光绪亲政、大婚及宣统登极御焉。丹墀下列品级石，百官分品序立殿阶，尊严莫敢仰视。中和殿则惟大祀看版、耕耤田、陈农器、御驾一莅。余于光绪中与耕耤田礼，往将事焉。保和殿则殿试、覆试、朝考、大考、考差皆於此，筵宴外藩亦在焉。

御正殿曰坐朝。其五日一常朝曰坐门。御门之典旧在太和门，后改御乾清门。至咸丰而中辍，迄同光朝皆未举行御门。仪物有二木箱，置乾清门左右，以至于亡，终未开也。

清之末代，不坐朝而但引见、召见。办事各衙门奏折以夜子时，由司员一人捧至东华门外，少俟，门启，随奏事官以入，至九卿朝房，折匣交奏事官录于簿。乾清门启，奏事官奉之入内奏事处，交奏事太监呈览，时仅丑正。唯奏事官一灯置石栏上，视灯移至阶上，则事将下。俄而奏事官捧折出，呼接事，则群鹄立以俟。奏事官呼某衙门依议，曰“知道了”；曰：“另有旨”，口傳手授，百无一舛。盖视折上指痕为辨，横画曰“知”，竖画曰“议”。至光绪时，则移至西苑门，领事者咸俟于外侍卫处檐下。

天安门上旧有金凤一，凡恩诏皆从凤嘴系而下，殆所谓丹凤衔书也。臣工之接恩诏者，皆跪于金水桥下，曰听宣。宣诏官用满洲语于门上宣读，其音宛如牛鸣瓮中。

寿皇殿者，以供列祖御容，每御容前必供平果一大盘，四时弗撤也。月之朔望必祭，四时令节必祭，各祖忌辰必祭，故皇帝每晨赴寿皇殿之时为多，赴殿后，始诣慈宫问安也。

引见之制，外官及初发人员，由吏部带领，京官由各部自行带领，先具绿头签，曰膳牌，分缮衔名，由奏事处进呈。吏部排班，班六员或八员，由部员二人领之，一曰带班，一曰押班。光绪时，值引见，则皇帝前坐，太后后方高坐如供佛然。引见人员奏报其简，但称某名某省人，若干岁而已。

外官监司以上及京员京察俸满者，引见后必有召见，俗谓之叫起。召见之制，在偏殿或暖阁中，宫监及帘而退，入屋而跽，先去帽，曾赏花翎者，必以翎向上，以示敬。

南书房之制，始自康熙朝之桐城张文端英。其时欲得文学之臣，讲颂经史，并备谘询，俾帝于退朝后，朝夕居左右。选于众，得文端，赐舍瀛台之西，大官给饮膳焉。盖于谈经论道之余，兼亦商及时政得失，优礼儒臣，典至隆重。厥后历代皆于词臣中选之，人数渐多，恩礼亦减，专供上方代笔，或书写春联、题咏书画，文学侍从而已。

上书房旧设于阿哥所，即皇帝之师傅也。亦于词臣中选拔充之。其恩赉体制亦如南书房，凡吃肉、听戏诸典，皆得与焉。

帝师之尊无二，向于大学士中择一人任之，如李高阳、孙寿州、翁常熟皆是也。自帝以下，均尊之曰师傅，而不敢名。其殁也，例得谥文正。此外复于词林中选二人或四人以侍讲读。帝读书何殿，则称之曰某殿行走。宣统时，兼及西文，聘西人庄克敦为教授，其体制与某殿行走同，特俸给较多耳。

岁仲春，帝祀先农坛，行耕耤田礼，三王代三公，一品九人代九卿，帝四推，公卿九推。帝本三推，咸丰时四推，示重农意。作诗悬于更衣殿，后以为制。帝亲推毕，御观耕台，观公卿推。服端罩，黄缎为之，如外褂，而稍变其制。

有祀典，先期斋戒，或二日，或一日，视典之大小为差。宫中设牌于宫门外，外省官厅各于仪门外供之。内廷自帝后下及妃御、宫监、内廷行走官员，各以小牙牌一，上刻斋戒字，挂于胸

前，曰斋戒牌。

春秋，日月食，书灾异，以时无共主，诸侯放恣，孔子假神道以设教也。历世相沿不改，以为常仪。礼部通行各省派员救护。实则科学既明，钦天监已推算时刻，分秒无误，尚何灾异之足云？然奉行者莫敢废也。各署所派皆资浅闲散之员，届时诣太常寺，列跪于庭。庭中具钲鼓僧道，设坛唪经，金鼓梵贝之声，杂然并作。复有纠仪御史，监察其间，见有欹倚谈笑者，谓之不敬。此制至光绪末年始罢之。

衣服之制，四时更易，皆由宫中传出，登之邸抄而行。各部署引见时，冬裘不得用羊皮，恶其近丧服也。夏不用亮纱，嫌其透体也。遇万寿或年节皆蟒袍，谓之花衣期。逢斋戒、忌日，皆青外褂，谓之常服。国丧则入临皆反穿羊皮褂，余日元青褂，至奉安始止。德宗病革时，传各堂官入内，都御史张英麟以为帝已崩矣，遽反穿羊皮褂以入，为某王所诃而出，当时传以为笑。

花翎与古之貂蝉同，初唯近侍宿卫有之。康熙时皇子某欲之，求于上，特为制五眼花翎赐焉。自后虽福文襄有大功，仅得四眼而已。宗室子弟，年十二能试箭者，得赐翎冠上，但缀翎无顶戴，名之曰空花翎。余则以赏军功。昔日汉文臣赐翎者甚少。自捐例开始，人人可得。其极也，仅费二百金。故外省官员，几于无人不翎矣。六品以下官，如有赏赐，仅得戴蓝翎。其用于花翎者，无眼而已。

自八分镇国公以上，均戴宝石顶，色正紫，无顶柱，故不穿眼，下钻二孔，以缀于冠。然三品之明蓝顶，亦曰蓝宝石顶，亦可不用顶柱也。又有红绒结顶者，向唯御用，间以赐臣工一二人而已。

黼子即黼黻也。亲王四团正龙，郡王四团行龙，贝勒二正龙，贝子二行龙。公侯伯蟒，子男斗牛。自余诸职，多沿明制。御史及按察司用獬豸，以其能触邪也。文臣之世袭武职者，俗

传文前武后，其实非制。官在世职下，可用世职服。官在世职上，即用本身服。《啸亭杂录》载金司空简以尚书兼都统，辄绣一小麒麟于仙鹤补上，大遭诘责，殆亦误于俗说也。世传宋王黼，以帝拍其肩，遂绣一龙爪于肩上，此尤章黼之笑林欤！

行装之制，旧用于扈从行围，后则奉差赴任者皆服焉。会典，行袍、行裳，色随所用。行裳冬以皮为表，佩帉，素布视常服，带微阔而短。按行裳即今之马褂也，行袍即缺襟袍也，皆以便于乘马。佩帉，满人谓之荷包、手巾，汉人名之忠孝带。俗传荷包贮毒药而带，备自缢故，亦无考。梁茝林谓随扈时，仓卒有犯仪卫者，备此带为马上缚贼之用，或为近之。

五品上文官得挂珠，而礼部、太常、光禄三署官员，六品下亦得挂之。以承办典礼，供给御前也。内廷行走人员，则不分品级皆得挂珠。昔人嘲中书诗，所谓"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是也。然此尚言昔日之中书，同光以后，题本既废，中书并不得至军机矣。

外褂之制，五品以上，始得用貂及猞猁狲。自后唯貂有制，猞猁狲则听人用之。五品下，唯编检、军机章京准穿貂，翰林多清贫不能制，则有一种染貂，俗所谓翰林貂也。又有带膆貂褂者，以赏亲贵，每褂之貂膆凡七十二，甚可罕贵。

满制，凡有君后、父母、主父母之丧，皆剪辫发寸许，其意或以为殉也。清末则国丧唯内府旗人用剪发制。孝钦、德宗两丧并出，内府人民发皆再剪云。

旗下妇装，梳发为平髻曰一字头，又曰两把头。大装则戴珠翠为饰，名曰钿子。袍褂如其夫之服，常装之袍，长至蔽足，请安以双腿，俗曰蹲安。盖如西俗妇人见尊贵之状。与平常人还礼，但以手上举摸其髻，谓与拜同。履底高至四五寸，上宽而下圆，俗谓之花盆底。袍不开气，行时以不动尘为有礼云。

宗亲世爵之由旁枝入机者，一切家政皆操于老福晋或管家

之手。承袭者但严守家法，无丝毫之自由。此亦美法，具有深意。第法殊严厉，承袭子弟多以为苦。载泽之夫人与隆裕后为姊妹，泽亦旁枝承继者，其初老福晋待之甚苛。一日，入见德宗，述及家庭之苦，德宗适有所感，辄持其手而泣，闻于孝钦，次日泽遂有守陵之命。

北方丧服较南为重。满族居丧，虽仅守孝为百日，其期似短，然此百日中，家人皆白衣冠。汉人则伯叔父母之孝服同于所生，期服青灰布衣，帽履亦然。

婚礼为不近情，新妇过门三日不下炕，并便旋亦不许，谓有则不吉。故婚期将届，则女先减食。将及期，即断饮啖，日但用鸡卵一二枚度日，可谓恶剧。

满人家与府第结亲，往往破家。盖房族多，仪文烦，不堪酬应也。刑部同官善君，为福元修相国孙，世为贵族姻眷，家已中落。某日到署迟，曰："今日又了却一酬应。"盖赴某府相骂也。询其故，曰："旧姻多，酬应不了，俗必骂而始断，不必有隙也。"其可笑如此。然善君三女嫁伯王、恭王、洵贝勒，卒以是破其家。国变后，至堕落为某部书记，困穷以卒。

北京人家，丧则亲报，有喜庆事，亦必主人或其子弟亲诣亲友家，一一请之，匪是则不敬。满洲贵族，仪文尤重，其于大宴会中，客有后到者，必循行各座，遇尊长，则双膝着地，曰跽安。弟向兄请安，兄以双手扶之，曰接安。平行则各屈一膝。中有日前曾邀饮，或承馈赠者，必再屈膝以谢。或杂有汉人，则以长揖。于纷纭杂错中行之，不疾不徐，安闲彬雅，此旗下亲贵之长技也。

宗室之殡，柩前有一木如葫芦状以为别。八旗殡前各树其所隶旗。殡仪有驼马、帐房及黄鹰、细犬之类，皆示不忘射猎游牧之本。

满族吊仪，必奠、必哭、必慰，此皆合于古礼。然亦有过情

之举，某友有妻丧，一旗友往吊，入门而号咷焉。然此特同寮之浮泛者，妻又少卒，同人皆讶焉。或私询之，则曰："临丧不哀，圣人有戒，宁必有所恸邪？"尝见酬应多者，往往号毕而不知没者为何人，谓之文过于情可矣。

宫门护军，见长官至，则群呼曰"伊利"，满语立也。官员入署，门役呵道，堂官声长，而司员则短，俗又谓之半声道。老役云，其声即虎威二字之切音。

满语苏拉，闲散也。昂邦，大臣也。故散秩大臣曰苏拉昂邦。而闲散旗人，供役内廷，或各衙署者，统曰苏拉。入觐官员，初入宫庭，则群苏拉包围之，各报琐事，藉索犒资，亦名之曰海苏拉，以其无一定秩务也。其军机奏事等处之苏拉，则有专责，与内廷宦者通声气，亦能作威福矣。

包衣即仆役，意其音义，与英语颇同。凡旗三隶内务府，谓之下三旗。各王公府第亦有包衣，率发遣投靠者，必奉特旨始可脱包衣籍而入八旗，谓之抬旗。然内务府官缺，皆包衣旗人为之，其亲近膏腴，又为朝官所不及。内务府大臣曰包衣昂邦，司员曰章京。

内务有慎刑司以掌宫监之刑法，宫监有罪，皆杖脊。杖以竹为之，死刑亦以杖，则灌铅于竹，往往数仗即决云。

乐部以王大臣领之，署在西安门内。凡宫廷宴会、大典、郊庙、祭祀所司皆隶焉。神乐署则仍属太常，另有和声署隶于内府，俗所称南府者是。优伶皆内监所习，多昆弋。季年宫中演戏，始有皮黄，而命伶人之有声者入为教习，亦得赐冠戴食俸。如李顺、谭叫天、孙菊仙辈，俨然供奉矣。及田际云入官，秦腔亦大盛。

卷六　考试

考试取士为清代登进人才唯一之途径。然至于末年，风亦稍稍替矣，但京官仕途，尚不芜杂。凡以别途进者，限制极严，差缺升途皆无望也。其有纳赀为郎者，率皆科举之士，先纳一官，以为留京应试，揣摩风气之地。天下英才入吾彀中，殆人主牢笼才杰之长策欤？

北京市面以为维持发展之道者有二：一曰引见官员，一曰考试举子，然官员引见，有凭引期限，其居留之日短。举子应考，则场前之筹备，场后之候榜，中式之应官谒师，落第之留京过夏，远省士子以省行李之劳，往往住京多年，至于释褐。故其时各省会馆，以及寺庙客店，莫不坑谷皆满。而市肆各铺，凡以应朝夕之求馈遗之品者，值考举之年，莫不利市三倍。迨科举既废，市面遂呈萧索之象，于朝于市，其消息固相通也。

大考以试翰詹，十年一举行之，一等超擢，编检立升读讲学士。二等前列，得升五品。次亦得优赉。其居劣等者，辄至降革，仙凡之分在顷刻。故翰院诸公，遇此关者，莫不喜且惧也。德宗初年大考，时望颇属张南皮。南皮文思敏捷，是日独迟滞，给烛始毕卷，竟不获上选。第二次大考，曾贞白广钧，文正之孙，最有时誉。乃入闱，觅人谈笑，日下暮矣，始草草毕事，亦不获隽。一等五人，南海戴文诚师与焉。同邑陈御三编修，本拟二等第一，有忌之者，谓其轻薄，抑置三等。末复为李莼客所劾，交院察看。陈盖尝与张御史之弟同狎一妓，张语于李，谓其好为人捉刀，实则亦无左证也。余尝谓其被摈似温飞卿，后竟

沈滞以没。

鼎甲妙选，虽糊名，然亦微讲声气。同光以来之殿撰，如徐郙、陈冕、黄思永、吴鲁、张建勋，皆由拔贡小京官，考充军机章京，儤直枢廷，藉其声誉故也。次则边省举子，留都过夏者，如刘福姚、夏同龢等，皆俊才。锐意结纳时流，平日师友，早有定评，盖皆非漫然得之者。诗片之目，亦昌言无忌者。大致平时以楷样遍呈师门，或世交当道之有阅卷资格者，暨出场，则书卷中诗之前二句；殿试则策之前一行，驰马遍递，力不足则朋好代为递之，至次日阅卷命下，即不及矣。进士往听胪唱者，恒不及百十人，皆夙精书法，或有力之诗片已递到者为有望。自余诸君，自知不能入选，亦不作此梦想矣。

壬辰常熟主礼闱，搜张季直謇之卷甚力。某房得苏籍一卷，古雅朴茂，同座传观相嗟异，谓必张卷，拔冠群士，暨唱名，则武进刘可毅也。遍询诸房考，无知此名者，常熟甚懊丧。刘字葆真，亦世家宿学，向在许仙屏河帅幕。初名某，旋梦某科会元为刘可某，下一字模糊，但辨右为殳，临试更名焉。暨中式，入谒常熟，询其家世，并省为宿学，亟为延誉，一日而名满都下，遂与馆选。后刘常疑毅字近杀，同辈亦以“可杀”戏呼之，颇有怀刑之惧。庚子拳乱，竟被戕焉。

朝殿试卷忌错落，实无此功令。特士子惧不能置前列，故加意为之。但风檐寸晷中，亦所难免。于是应试者多习打补子，精此道者，以极薄之刀，将错处轻轻刮去，复于本卷闲处，刮取纸绒匀铺于上，以水润湿，使之粘连，殊有天衣无缝之妙。但艺稍生疏，或下手微重，穿纸成洞，又谓之开天窗。虽有佳卷，势难前列。先伯伯音司寇，屡充阅卷差。谓阅卷时，先将卷扯开，向日平视，无补缀痕，始细读也。殿试卷无横格，亦有深意，盖对策无限篇幅，苟有长策可自由书写，迨后专讲书法与款式，失本意矣。余戊戌朝考，卷中误书二字，亦忍俊不禁，打二补

子，后谒阅卷凤竹冈司空，谓余艺疏而运佳，盖于进呈后，补处即脱落也。

试卷落字无上选，本不尽然。闻之徐颂阁相国，谓渠在军机，已有升腾之势，无望于馆选，试卷偶落二字，即附注于旁，决不作问鼎计。传胪日，适逢入值，随众往观，忽唱及己名，仓皇中冠服不备，借人用之，由友人扶而上焉。

文道羲试策，用闾阎字样，落一阎字，遂书下句之而字。既觉，乃以而字上添笔成面字。故时有"闾面榜眼"之诮。按吾乡秦涧泉殿撰，朝考诗题为"讲易见天心得心字"，秦乃忘押心韵，竟得上选。后经磨勘，上谓状元有无心之作，主司无有目之人。"无心状元"与"闾面榜眼"，可谓有偶矣。

向来殿试，惟重楷法款式。自甲午丧师，举国愤慨。乙未会试，四川骆成骧殿撰，首用"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之语，扫除向来颂扬忌讳积习，阅卷大臣传观称叹，然不敢置鼎甲。进呈时，列之第九。德宗独喜其忠愤抗直，拔之第一，异数也。然亦终不得大用。

光绪癸卯，张文襄以鄂督述职入都，特派阅卷故事，唯阮文达元以滇督赴都，兆武襄惠以定边将军凯旋，均被此命。故文襄有纪恩诗云"阮文兆武吾何敢，忠考专求郑毅夫"之句。

光绪癸卯考各省试差，云南贵州二省，以道远最先点放。是年云南正考为李哲明，副为刘彭年。贵州正考为张星吉，副为吴庆坻。合四人之名为"明年吉庆"四字。盖次年值孝钦七旬万寿，枢臣特弄此巧狯以为媚兹。然以抡才大典，而事近于游戏，亦当轴之失措也。

光绪一朝，所取状元皆不得意。陈冕早逝。黄思永以无罪陷狱，昭雪后，亦不得大用。赵以炯、刘福姚、骆成骧，皆偃蹇终身，并不得开坊晋一阶。夏同龢、刘春霖、王寿彭，皆俯首入学堂而充生徒。夏复游学东洋，毕业亦竟不用。张建勋、吴鲁得

外放提学使,已为多幸,然与捐纳之候补道,其升途正相似耳。唯张謇以经营实业起家,以视先代鼎甲由清贵而直跻清要,盖不可以道里计。殆科举将废之先兆欤?

光绪晚年,有经济特科之试,盖等于清盛时之博学鸿词。由三品上京堂及各督抚保荐,不拘资格,考取第一名为梁士诒。或有谮之孝钦者曰:"此人粤籍而梁姓,盖康有为之弟子,而梁启超之兄弟也。"孝钦甚怒,梁闻而逃之香港。

科举既废之后,湖南王壬秋闿运,年已七十矣。忽被荐入都,特赏检讨。同时出洋游学生,毕业回国者,方与考试。有牙科徐景文者,亦得授馆职。壬秋戏为诗云:"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其语其趣,此殆词林佳话之尾声也。

卷七 时变

时无变也，变于人心而已。清自洪杨事平，而疑忌汉族之心转甚。盖其入主中国以来，戡定四方，皆以亲王贝勒为大将军或经略。粤乱之起，赛尚阿、向荣、和春相继败绩，乃不得已而用曾、左、李，卒成中兴之功。然朝廷疑畏之心益起，湘乡一门鼎盛，被忌尤甚。观于文正末年之惴惴寅畏，可见也。夫以向来之藐视汉族者，一变而为疑忌，则君臣之局变矣。文宗以来，天下骚然。孝钦以一妇人，诛端华、肃顺，以清心腹之患。用曾、左、李，以成中兴之绩，功亦伟矣！然大乱既平，由只惧而入侈泰，事娱乐而忘边备，以致甲午之败。因畏外而仇外，再致庚子之乱。流离西幸，卒赖数汉大臣，保东南，成和议，迎驾回京。痛定思痛，彼时似有复兴之望，未几而淡忘焉。保持权势，宵小中之，而宫闱之局变矣。再世无储，旁枝入继，恭、醇互长于光绪之初，宗族、家人并乱于光宣之际。各树私党，互为倾轧，而执政之局变矣。新署立，而用人之资破，卑微新进，皆有出位之思。都城乱而抢掠之风行，贫苦市民遂起搀和之想(搀和义见下)，则臣民之局变矣。总此诸因，造成时局，故谓时变由人心也。

旧都东西两门曰崇文、宣武。按明绪亡于崇祯，易相五十余，卒不获一良弼，其祸实肇于文。清社亡于宣统，练兵二十四镇，终不得一干城，其败实由于武，若有先机焉。

光绪乙酉、丙戌间，京畿谣言四起，兵部侍郎王文锦精天文、术数之学，密奏宫中，谓将有西狩之事，于是修仪銮殿以居

焉。移跸西苑，以厌谣谶，然终不能已。庚子之行，谣谶之兴，往往而应，自古有之。然不能修德，以转天心，而转兴土木，历史末季，盖如出一辙也。甲午六月十五日夜，大雷雨以风，大木斯拔，大清、天安、端午、太和诸门，其栋皆折而为两，宫树抱合围者，纵横偃仆，为北京向来未有之风灾。

己丑十二月，太和门灾起午刻，迄酉始渐息。举市惊惶奔走，赤焰摩空，凝结不散，遥望亭亭如盖。次年值孝钦七旬万寿，复修不及，则由棚匠扎一假牌楼将事焉。

庚戌二月某日，自燕至汴千余里，一夜阴雨。晓起则树木皆晶莹如玉，如玻璃，风摇之，一片金戈铁马声。按此名木甲，相传为兵戈之兆。又曰木架，俗云：木有架，达官怕。

辛亥七月，市中喧传太白经天。按《汉书·五行志》：太白晓出为启明，昼见为经天。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十月某日午刻，日之两旁有白气两团，又有白气二道贯日而过，余盖亲见之。按《五行志》谓之日生珥，又曰白虹贯日。此在科学上之理论，不过蒙气之变征，然适当其时，遂成灾异矣。

庚子两宫仓卒西行，乘舆不及备。德宗着黑纱长衫，孝钦、孝定均白葛衣，装束如民家，乘破骡车以出。至怀来，县令吴永，固曾惠敏之婿也，奔迎于境，进食焉。其夫人新逝，所遗衣服，进两宫而御之，始得具汤沐。孝钦感之，即日得旨擢道员，随扈西行。

贯市李者，以标局起家，固素丰，颇驰名于北方。两宫过，迎而进食，甚具备。命其子侄随扈以西，各予五品官。殆亦等于滹沱麦饭矣。

珍妃不为孝钦所悦，既贬长门，庚子变起，孝钦仓卒召之出，推入古井，命宫监推垣一堵以覆之。次年夏，始起而殡焉，貌如生。追崇陵成，复起金棺，附于德宗、孝定之旁。

宫驾之出也，郑王某体极肥重，几三百斤，平时偶步，须三

四人架掖之。是日仓皇出国门,喘汗相属,竟死于途。

庚子之变,殉难最烈者为崇文山一家。崇固孝贞后父,又为帝师。既自缢,其子葆初,集家人掘地为大坑,同殉焉。文臣之殉者,徐荫轩相国桐、王莲生祭酒懿荣皆自缢。吾乡成漱泉大令,词章峻洁,时为直隶某县令,闻变,慷慨以殉。疏逖卑官,视诸公为尤难已。

拳乱之起,起于民乎?实起于宫掖间耳。德宗被幽,大阿哥立,其父端王,不学无术,或劝之立大功以定废立之局,于是白莲教之余孽,得张其"扶清灭洋"之帜焉。其琐事已备于各家之纪载,余尝推当时朝野之心理。一曰好听戏:昔见宫中之戏台,神仙自上而下,鬼怪自下而上,锣鼓喧阗,古色妖露。谈圣母而心惊,闻悟空而色变,上下同一思想,以致演成大剧。一曰愚昧:当时某王宣言于朝曰:"天下安有许多国度,鬼子之有力者,祇京津一把子人耳。"其无识可笑如此。又北京人好为大言,自谓天朝,人皆夷狄。明明通商,谓之归化,明明赠馈,谓之贡献。自清以来,上以之自负,下以是贡谀,固应收后来之果耳。

两宫既行,宫监陆续赴行在,势极狼狈,迨回銮而气焰复张矣。友人某,官户部,自西安押档案归。至正定上火车,行装毕卸,有马监者后至,挥令下,势甚横。方枝梧间,一监巾黑帕,怒马至,群珰肃然曰:"崔总管来矣。"崔诘争执之由,笑谓马监曰:"老马,吾辈皆当差,不妨与诸先生同乘也。"友人始得上途。

两宫既出,京师无主,抢劫之风大盛,贫儿骤富,衣饰穿著,皆不知所云。秋风甫起,已狐裘满街。及冬至寒冽,洋兵分段驻守,抢者之资已罄。秋著狐貂者,冬不免缀报纸以蔽体耳。抢匪当兴高采烈时,其言曰:"今日无皇上,吾辈须搀和搀和。"其意盖均贫共富也。迨和议成,秩序定,百工贱役复归其职,则变其言曰:"爷辈终是爷辈,孙子仍孙子耳。"

两宫回銮，排日召见臣工，泣涕引咎，殊有自新之望。惜久则渐忘，终于不振。当时五品上实缺官，皆轮班召见。某部郎，国戚也。召见时，孝钦知其家世，慰谕甚至。询其家室安否，某骤接尊严，皇悚失措，遽对曰："奴才是德国。"再询，对如初，乃挥之出。盖当日洋兵，分管地段，而德国所管，骚扰最深。某盖欲诉其家所受之苦，而辞不达意，当时传以为笑。

当洋兵分管地面时，犯人治罪，仍送刑部行之。余常见其公文甚简单而明括，曰："犯人某犯何事，应何罪。"如是而已。迨刑部复审，则不必依其来文，仍按律定刑书焉。

庚子后，讼狱最繁，大率为报复之事。盖拳乱时，有隙者动以信洋教，二毛子相板控（二毛子即教民）。庚子后，则率以恃拳作乱相控。中以王维勤一案为最巨。王直隶某县举人，横于乡，与戚李姓有隙。拳势张时，王率其二子及所带拳团歼李家十余口，并有其资产。李媳皆马氏，次媳小李马氏者，明慧有姿首，王欲留以为媳，仅得免，乘隙逃入京，时已回銮，那桐为步军统领，奔诉焉。逮王及二子，刑部谳定，王凌迟，二子皆弃市。壬寅之春，刑部狱中最为兴盛，收三犯：一苏元春，一沈鹏，一赛金花。苏于越南之役，颇著声威，及为提督，为岑西林劾，逮问。沈则维新志士，近世《轰天雷》一书，即叙其事。赛之历史，人人知之，时以虐毙养女，被收。三人于一月中连翩入狱，时提牢为闽县卓芝南孝复，余尝笑谓："名将、名妓、名士，皆在公门矣。"后沈奉密旨杖杀，杖时委顿甚苦，求缢之，而隶役相顾，不敢予以绳，卒解其足带而拉杀焉。苏戍新疆，竟殁于戍所。相传苏在镇时，岁辇巨金进宫中及朝贵以为常，又有伟绩。及被逮问，莫敢为道地，见当时司法尚能独立也。则赛竟援赎例，解回原籍，复卖笑于沪。

庚子之役，德将瓦尔德西为联军司令，踞仪鸾殿。赛金花者，故某公使下堂妾，曾随使节，于西语甚娴习，既复入风尘，遂

应德将之召，颇能相机援救难民，或为贵人之陷在都城者排难解纷。于是群奉之曰赛二爷，实则德将仍以娼妓待之。时人附会，乃谓其随节时即与瓦有情愫云云。曾询之赛，笑其全非事实。庚子巨创以后，都人心理由轻洋仇洋，一变而为学洋媚洋，妇女出门，必衔一香烟以为时髦美观。尝见数乞丐卧便溺狼藉中，亦检一残余之纸烟，跂足而高眠焉。

自辛丑至辛亥，十年之中，由厉行新政，进而为批准立宪，再进而为实行宪政，更进而为虚君共和，然皆无实心诚意以行之，徒为敷衍文章而已，故终至于逊位亡家。

亲贵出洋，自载振之考察商务始。继而五大臣之考查宪政，则以载泽为主体。而载涛之贺加冕，载洵之考查军制，相踵而起。余尝与友人笑言："今日之出使，几等诸清初之统兵，一若人才皆在亲贵中，非是莫属者，此何故邪？"

吴樾炸车之案，余以座师戴文诚在行中，亦往送焉。立稍远，车将动矣，忽闻轰然一声，疑为放炮，然都城大员出城，无升炮例。既而见前立者，纷纷向后退，继而纷传车上有掷炸弹者。俄见二人掖文诚下，又数人掖载泽下，则所服黄马褂遍染桃花色矣。又见舁二人下，一则绍英，一则随员萨荫图也。站傍有一仆人状，僵卧，已气绝矣。吴桐城人，为吴挚甫之族侄，留学东瀛，是日怀炸弹冒入车，未及掷放，为人挤于车门，遂爆发，半身皆烬。

清季之练禁卫军，真棘门灞上儿戏事耳。服装鲜明，招摇过市，一老军见而叹曰："此军每人可值百金，获一吾可致富。"盖羡其装械之精美也。其操演亦用新法，然不脱梨园武行习气。

宣统之登极也，其父摄政王抱之而升，净鞭甫鸣，宣统大啼，摄政王慰之曰："皇帝别哭，一会儿就完了。"乌乎，其语诚验。摄政慰宣统语，盖近侍亲闻之，当时以告人者。

武汉事起，清廷应变，殊多可怪。当时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由京赴汉，而海军大臣萨镇冰以舰队会于长江。某君闻之，曰："败矣，此所谓杀手锏也。陆海两大臣同时并出，苟一挫折，孰继其后？"

革命军起，西南驿骚，而北部犹宴然也。自某大臣者倡汉奸之说，于是汉官朝士，乃纷纷携眷引避。自吴禄贞反正之讯达于都下，于是有尽杀汉人之谣传，其实无稽也。然谈者色变。忆辛亥九月某日，风信最紧，时余亦率妇孺赴津。车中人极拥挤，尤多西人。同座某英人神色极为仓皇，大率惩于庚子之役也。既而车开动，英人向余拱手作华语曰："恭喜！吾辈脱险矣！"盖谣传是夕杀在京汉人及外人也。

清之亡也，仕宦中变道士服者，宁藩李瑞清。为僧人服者，大理定正平。誓必死而卒未引决者，贵东道文悌。惟宗人府供事张瑞斌者，投牒都宪张英麟舆前，请代奏收回逊位诏书，勿失祖业，都宪惧，勿敢受。瑞斌遂引刃自殊，此为一代之终应有之点缀。然但出于府史小胥，愚不可及矣。

卷八 城厢

明崇祯之际，题北京西向之门曰顺治，南向之门曰永昌，不谓遂为改代之谶。流寇入京，永昌乃为自成年号。清兵继至，顺治亦为清代入主之纪元。事殆有先定欤？禁城东华西华二门对峙，然至民国则中门易为中华，亦若预为之地者，谓之巧合可矣。

宣武门月城内旧有土墩五，俗传以祭火氏之兄弟五人，曰：仁义礼智信者，其实非也。旧日地势，内城高于外城，京城西面多山，夏秋雨盛，则城中之水外注，宣武门宣泄不及，最易存积，五墩盖以志水。若水与墩平，则急须闭门，否则不克下键矣。老辈所言如是，似为近之。

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士流题咏，率署宣南，以此也。近人不察，似以宣南为京寓之统称，乃有饮肆在西长安街，而署名曰“宣南春”，可笑也。

前清前三门晚六七时即下钥，至夜半复开，以通朝官。故居内城者，如有城外饮宴，必流连至于夜午，曰候城门，亦曰倒赶城。至清末，则崇、宣两门皆不闭，而前门独下键，似宵小入城，必须由中门入，可怪也！

京师白塔，在阜成门大街。按《草木子》古今谚云：“元初童谣有：‘塔儿红，北人来作主人翁；塔儿白，南人作主北人客。’”之语。元世祖时，塔焰赤；明祖起兵淮阳，塔白如故。《燕都游览志》：“成化元年，于塔座四周，砖造灯龛一百八座，相传西方

属金，故建白塔以镇之。”

俗称煤山为万寿山，其实非是。陶九城《辍耕录》载：“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至元八年赐今名云。”按，即今北海之“琼岛春阴”者是。明宣宗实录：“宣德三年春，奉皇太后游西苑，亲掖太后升万岁山。”时杨文贞、李文达皆有《赐游西苑记》，亦皆称万岁山。高江村《金鳌退食笔记》谓：“兹山所叠石，皆金元故物，或本艮岳之石，金人载此自汴至燕，准粮若干，俗呼折粮石云。”

圆明园旧有二石，曰大青、小青，故老相传，或呼为“破家石”。谓清高宗南巡至某地，见二石爱之，而惜其难移。有某富家愿悉家资运之，二石至京，而巨产破矣。此语固亦无可考。石上皆有高宗题咏，其巨伟亦殊可惊。小青今已移置中央公园之来今雨轩。

团城即清之承光殿也，高江村《笔记》载：“在金鳌玉蛛桥之东，围以圆城，设睥睨，自掖洞门而升，中构金殿，穹窿如盖，华榱绮牖，旋转如环，俗曰圆殿”云。按，今殿之丹墀置大玉瓮，黑质白章，其玉材之伟大，为世罕见。上覆以亭，当时臣工题咏甚夥。盖高宗驻跸烟郊时，得之破庙中，事见《啸亭杂录》。又殿中供玉佛一，高与人齐。相传为嘉庆时，西藏所贡，凡三：一供大内、一供雍和宫、一则供团城，故江村记中未得载之。

京师白塔有二：一在阜成门内，一在北海。按顺治八年，毁万寿山之亭殿，立塔建寺，树碑山趾。康熙己未，地震塔毁，次年重建焉。《清会典》载：设白塔信炮总管，隶内务。盖大内以万岁山为最高，内外有警，以白塔信炮相告。又清制，十月二十五日，自山下燃灯至塔顶，喇嘛唪经其下。

今之琉璃厂，即辽之燕下乡海王村也。考《朱笥河文集》载：“乾隆三年，琉璃厂窑户掘得古墓，有志石，题‘辽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

墓志铭’。其文曰：‘公讳内贞，字吉美，妫汭人也。以保宁十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以此可见京师城郭之变迁，今人呼琉璃厂为海王村，盖始于辽。

西华门内之刘兰塑胡同在后门外，即刘元之故居也。考《元史·工艺传》：“阿尼哥尼波罗国人，授人匠总管。有刘元者，从阿学，亦称绝艺。”元字秉元，宝邸人，两都名刹，塑土范金，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官昭文馆大学士，尝奉谕：非有旨，不许为人造像。

顺治门内之天主堂，明万历为利马窦建也。利后封通微国师，故大门题额曰“通微佳境”。予初入京，犹见之。至庚子被烧改建，始去焉。按《花村看行侍者谈往》云：“利马窦大西洋人，入京师建天主堂于宣武门内，卒于万历之庚戌，以陪臣礼，葬阜成门外三里许。”

《谈往》又载：“西城蓝靛厂，万历间始建西顶娘娘庙于此。”地素洼下，有狂人倡为捐土之议，都城男妇筐担车运，囊盛马驮，处女妖姿，身坐轿中，各怀土袋以邀福利，一时若狂。然不数年，遂有辽阳捐地之事。

大光明殿今但名之曰光明殿，在西安门内。昔日建筑甚宏丽，后并撤废，但有遗址尚极宽阔耳。按，清世祖逝世，顾命四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萨克萨哈，同来焚香，盟誓于此。

旃檀寺旧名宏仁寺，康熙时，迎旃檀佛居之，俗乃呼旃檀寺焉。有御制碑文云：“自西域传至中国，历二千六百五十六年。”今此佛不知何往矣。

旃檀寺之西，有腾禧殿旧址。闻当日覆以黑琉璃瓦，俗呼为黑老婆殿。按明武宗西幸宣府，悦乐伎刘良女，载归，居腾禧殿。出入挟以自随，有驰马失簪一事，李笠翁《玉搔头》传奇即演此事。其傍有王妈妈井，今则并遗址不可寻矣。

西山碧云寺，元之碧云庵，耶阿利吉所建。明内珰于经拓

为寺，魏忠贤重修，两珰皆立冢于是。然于下狱死，魏戮尸，皆不得其终也。康熙时，御史张瑗请毁魏珰碑额，其大略云："香山碧云禅院呼于公寺，询之土人，知逆珰之墓碑后刻有孝官孝孙等六七十人姓名。乞即饬立仆其碑，铲平其墓。"奉旨："魏忠贤碑墓著交该城官员仆毁铲平。"按，魏墓道虽经铲伐，遗址至今犹在也。

北京梅树无地栽者，以地气沍寒也。城中惟贝勒毓朗园中一株，盖坑地炽炭，作玻璃亭以覆之。城外则惟汤山之园中有之，地属温泉，土脉自暖。余尝于二月中过之，梅十余株与杏花同时开放，惜皆近年补种，无巨本也。池中荷钱已叠，亦关地气。

昔日三海等处，皆为禁地。夏日南人好水，嬉者东则东便门外之二闸（即通惠闸），赴通州之河道也。河流如带，破艇三五，篙人裸体，赤日中撑舟，殊无佳景。北则德胜门之积水潭。南则彰仪门之南河泡，高柳长槐，稍有江乡风景。城中则争趋于十刹海，荷田数顷，水鸟翔集，堤北有会贤堂，为宴集之所，凭栏散暑，消受荷风，士流乐之。厥后种荷人索资于会贤堂，不满所望，乃壅而为稻田，杀风景矣。

外蒙宾馆，昔日在东交民巷北者曰内馆，在黄寺傍者曰外馆。年班王公，追秋而集，如鸿雁然，福晋郡主亦至焉。昔于荷包巷见数蒙族贵妇，高车而过，遍视各物，有忭羡意。一妇见小洋表，窃怀之，肆人若无见。俄出单购物，匆匆而去。询之肆人，曾见窃者否，曰："见之矣！患其不窃耳。彼辈一有怀挟，即不论货价，且他日必再来吾肆，所得不已多乎？"蒙人之愚，与肆人之狡如是。

法源寺唐之悯忠观也。丁香最盛，中有石幢，为辽代旧物，壁嵌唐苏灵芝碑。又一碑为史思明书，其结衔为御史大夫幽州太守。

京西花之寺其名甚雅，而无故实可考。顷读《天录识余》，谓青州亦有花之寺，亦不识其命名之义。

长椿寺向藏九莲菩萨像，盖明神宗后像也。明思宗小皇子病笃，时呼九莲菩萨，责薄待后家云云。见《明史稿》。寺院楸二株最高，花时游人甚盛。

崇效寺最古，唐之枣花寺也。牡丹最盛，为都门游览之一。寺旧为明之遗民以供思宗神位之处。旧藏有青松红杏图，当明鼎革，有边将者出家于寺中，绘兹图，盖有感于松山杏山之役也。自清初，名人题咏都遍，厥后寺僧不肖，此图押之质肆。庚子后，流转入杨荫伯京卿手，卒归之寺。又有驯鸡图，无足观。

前门左右，旧有东西荷包巷，顾绣荷包诸肆，鳞萃栉比，朝流士女，日往游观，巷外车马甚盛。前门改建后，始尽撤之。

北京街市在未修马路以前，其通衢中央皆有甬道，宽不及二丈，高三四尺，阴雨泥滑，往往翻车，其势甚险。询之故老，云：此本辇道，其初驾过，必铺以黄土。原与地平，日久则居民炉灰亦均积焉。日久愈甚，至成高垅云。

旧日道路不治，虽有御史任街道厅，工部任沟渠，具文而已。行人便溺多在路途，偶有风厉御史，亦往往一惩治之，但颓风卒不可挽。光绪时，闻有某部曹便旋于道，适街厅过，呼而杖，部曹不敢自明为某官，御史亦不询其何人，杖毕，系裈而去，人传以为笑。

大栅栏之同仁堂，生意最盛，然其门前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主人不为忤，但清晨令人泛扫而已。盖惑于堪舆家言，谓其地为百鸟朝凤，最发旺云。

昔有计偕人，戏为京师立一医方，云：人中黄、人中白、牛溲、马勃、灶心土，各等分，无根水调匀之，用日晒干，车轮碾为细末，西北风送入鼻中，服之，令人名利之心自然消灭。

北京街道虽不治，然古昔之工程则甚备。各通衢皆有暗

沟，以资宣泄，水患甚少。所谓大明濠者，皆用巨石砌盖之，工极坚固，数百年来未尝败也。自修为马路，往往毁弃旧沟，一经盛雨，汪洋在途矣。旧例，四月开沟，则秽气外泄，行人不慎，往往灭顶，亦殊可惧。昔有戏为月令者曰："是月也，臭沟开，闹墨出，举人化为官，"来"乃发声。"盖呼仆曰："来！"官体也。亦是恶谑。

卷九　市肆

京师之市肆，有常集者，东大市、西小市也。有期集者，逢三之土地庙，四五之白塔寺，七八之护国寺，九十之隆福寺，谓之四大庙市，皆以期集。又有所谓黑市者，在骡马市一带，夜四鼓而集，向明而散，其中诈伪百出。纪晓岚笔记所云："高丽纸缀为裘，泥制酱鸭。"盖自昔为然，近已为官厅禁止。夜市则在前门大街，以至东西珠市口，清末始有之。

银号首推恒和、恒肇等四家，谓之四大恒。居人行使银票，以此为体面。昔与某旗下友人约赴城外观剧，此友已更衣入内，久之，俄闻诟詈声出，则嗫嚅曰："甚抱歉，需稍候也。"询其故，乃愤然曰："帐房可恶，竟以烟蜡铺之票与我（彼时烟蜡铺亦兼兑换，并发行银钱票），故痛责之，已往易矣。"余曰："误佳剧，奈何？"友则曰："此无奈何，余岂可以此示人？"久之，仆返，则崭新之四恒票，始欢欣而出。

当时某枢臣好积四恒票，百金一纸，万金为一束，叠置平正，朱印鲜明，时于灯下取出玩弄，以为娱乐。已而不戒于火，屋中成束之四恒票并付祝融，四恒家为大获利市。

又有柳泉居者，酒馆而兼存放，盖起于清初，数百年矣。资本厚而信誉坚，存款取息极微，都人以其殷实可靠，往往不责息。有存款多年，往取而银之原封曾未动者。

其下者为钱铺，外城则专与汉官往来。彼时朝官有定员，官之资格，铺人一一知之，且有外任之望，此辈钱铺，随时接济，便利殊甚。又下则有所谓烟蜡铺，亦兼兑换业，并出钱帖，往往

出帖既多，随时关门。而有一种人游行街巷，曰收买关门票，以少数之钱收集之。及收集将满，则又报复业，此奸商之尤者。逮宣统定钞币法，此弊始除。

汇兑庄亦曰票庄，皆山西人，交游仕宦，最为阔绰。有外放官吏，百计营图以放款。即京官之有外任资格者，亦以奇货居之，不惜预为接济。然失败者，亦往往而有。庄之执事，皆为财东之戚友，故不虞其逃匿。东家间岁一来查巡，布衣草屦若村民，大抵数日即行。庄夥之衣服皆为公物，及去职，仍以布衣归也。

金店者初亦作金珠贸易，至捐例大开，一变而为捐纳引见者之总汇。其上者兼能通内线，走要津。苞苴之入，皆由此辈。故金店之内部，必分设捐柜焉。其掌铺者，交结官场，谙习仪节，起居服饰，同于贵人。在光绪季年，各种捐例并起，业此者，莫不利市三倍，然皆非其本业也，故讥者曰："金店之金，在其招牌上所贴之金箔。"

绸缎肆率为山东人所设，所称祥字号，多属孟氏。初惟前门之泰昌为北京人，盖兼办内廷贡品者。各大绸肆必兼售洋货，其接待顾客至有礼衷，挑选翻搜，不厌不倦，烟茗供应，趋走极勤。有陪谈者，遇仕官则言时政，遇妇女则炫新奇，可谓尽交易之能事。较诸南方铺肆，訑訑之声音颜色，相去千里矣。

福寿全者，津人阎某所设，在大栅栏，始于光绪末年。阎本官中书，家颇富有，复招多股，创为大规模之商肆。自绸缎洋货，以至中外之皮革竹木器具无弗备，如今沪上之先施等公司者然，可谓得风气之先矣。然用户之欠贯，铺夥之偷漏，阎虽终日在肆监督之，卒以折阅破家，至投河而自戕焉。

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盖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其人数尤众者为老米碓房、水井淘厕之流，均为鲁籍。盖北京土著多

所凭藉，又懒惰不肯执贱业，鲁人勤苦耐劳，取而代之，久遂益树势力矣。

昔有旗籍友人告予云："满清之盛也，汉军人多为鲁籍，至皮岛四将归，而势力遂入关内。然其衰也，亦由之。世族俸银米，悉抵押于老米碓房，侵渔逼勒久，遂握有全部之财权。因债权故，碓房掌柜之乡亲故旧稍识之无者，率荐入债家为教读，遂握有满族之教权。于是旗籍人家无一不破产，并其子弟之知识，亦无一不破产矣。"语虽近激，亦非无因。

昔居内城，邻人某，满世爵也，起居阔绰如府第制。一日，余家人偶至街头老米铺，俄一少年至，视之即邻家之所谓某大爷者。见铺长执礼若子侄，而铺掌叱之，俨然尊长，始以骂，继以诘，少年侧立谨受，俟威霁始嗫嚅言："今日又有不得已之酬应，仍乞老叔拯之。"铺掌骂曰："吾安有钱填若无底壑？"少年曰："秋俸不将至乎？"铺掌冷笑曰："秋俸乎？汝家一侯二佐，领世职俸，养育孤寡，钱粮算尽，尚不酬所贯也。"少年窘欲泣，铺掌徐检松江票四两，掷予之，曰："姑持去，知汝须演探母也（市井恶骂指逛窑也）。"少年感谢持去，家人归述之，相叹咤。俄而邻家大鼓声与嘻笑声并作矣。噫！然则碓房握满人财权说，诚可信。

琉璃厂为书画、古玩商铺萃集之所。其掌各铺者，目录之学与鉴别之精，往往过于士夫。余卜居其间，恒谓此中市佣亦带数分书卷气。盖皆能识字，亦彬彬有礼衷。

药肆有专售秘制一种，传之数百年成巨室者，其可数者，如酱坊胡同之庄氏独脚莲，土儿胡同同德堂之万应膏，观音寺雅观斋之回春丹，鹿犄角胡同雷万春之鹿角胶，皆以致富。此外熟药铺，则菜市口之西鹤年堂、大栅栏之同仁堂，每年所作膏丹，行之各省，亦至巨万。

酒肆之巨者曰饭庄，皆以堂名，如庆寿、同丰之类是也。人

家有喜庆事，则筵席、铺陈、戏剧，一切包办，莫不如意。其下者曰园、馆、楼、居，为随意宴集之所。宴毕皆记之帐，并可于柜上借钱为游资，亦弗靳也。三节始归所欠，然非至年节，索亦弗急。

南人固嗜饮食，打磨厂之口内有三胜馆者，以吴菜著名，云有苏人吴闰生阁读，善烹调，恒自执爨，于是所作之肴曰吴菜。余尝试，殊可口。庚子后，遂收歇矣。

士大夫好集于半截胡同之广和居，张文襄在京提倡最力，其著名者为蒸山药。曰潘鱼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鱼，创自曾侯。曰吴鱼片，始自吴闰生。又有肉市之正阳楼，以善切羊肉名，片薄如纸，无一不完整。蟹亦有名。蟹自胜芳来，先经正阳楼之挑选始上市，故独佳，然价亦倍常。城内缸瓦市有沙锅居者，专市豚肉，肆中棹椅皆白木，洗涤甚洁，旗下人喜食于此。

月盛斋者以售酱羊肉出名，能装匣远赍，经数月而味不变。铺在户部街，左右皆官署。此斋独立于中者数十年，竟不以公用征收之，当时官厅犹重民权也。曰二荤馆者，率以平民果腹之地。其食品不离豚鸡，无烹鲜者。其中佼佼者为煤市街之百景楼，价廉而物美，但客座嘈杂耳。

清时土木工多，殿廷曰钦工，陵寝曰陵工，官署城垣曰官工。或由钦派，或属工部，或隶内府。一工程出，而主者之家，木厂商人麇。其弊也，数成到工，即为核实。内城宅第，其曾筦工程者，多为木厂报效也。木厂商之富实为部人所艳羡，有样子雷者（样子京语即打样之意）年最久，盖始于清初，长子孙者数百年。又有山子张者，以堆山石著名，皆属于木厂厂商之包工也。先用最低价以取得之，然后以续估取盈，续估过于原估往往数倍，谚谓“十包九不尽”云。

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其规约颇严，凡属工徒，皆有会馆，其总会曰九皇。九皇诞日，例得休假，名曰关工。

剧园饭馆，坑谷为满，统名之五行八作。工人值阴雨停工，名曰挂碓。

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巨值者亦得议减。业此有名者，曰白某、娄某。一人恒管多处，曰总管。庚子之变，贫民相率而抢质肆，贫家妇女亦与焉。洋兵禁之，弗止，则枪杀抢匪，而裸其妇女以辱之。未被抢者，仅一家有半耳。质肆岁以正月查其满期之货，估衣行咸往购取，谓之号货。

皮货估衣集于前门东之珠市口，以迄打磨厂。其曰东大市者，为估衣陈列之地，晓集午散，诈伪百出。皮衣糟朽者，以纸或布贴其革表而出之，曰贴膏药。同行议价，互以手握于袖中示意焉。

木器亦集于东大市，率为旧式，檀梨硬木往往而有，皆旧家所售也。其在东西四牌楼者曰嫁装铺，并箱橱奁具亦备硬木，率为染色伪品。

酒行在崇文门外，向来为二十家，皆领有商帖者。凡京东西烧锅所出之酒，皆集于是。近日凋零，不及十家矣。崇关酒税重，故私酒之贩亦夥，百出其技，至有以妇女行之，用猪脬灌满藏于私处者。其售绍兴酒者曰京庄，别有南酒铺，不在酒行之例。

京师工艺之巧，盖萃南北之精英而成之。历代帝都四方筐篚之贡，梯航并至，有所取法。又召集各省巧技匠师为之师资，故由内府传及民间，成风尚矣。

南纸铺并集于琉璃厂。昔以松竹斋为巨擘，纸张外兼及文玩骨董。厥后清秘阁起而代之，自余诸家皆为后起。制造之工，染色雕花，精洁而雅致，至于官文书之款式，试卷之光洁，皆非外省所及。詹大有、胡开文之墨；贺莲青，李玉田之笔；陈寅生之刻铜；周全盛之折扇；虽各设专铺，南纸铺皆为代销，书画家之笔单亦备。在昔科举时称极盛，科举停后，渐凋零矣。

市间花事，城外旧集于崇外之花市，宣外之土地庙，城中则东为隆福寺，西为护国寺。士夫公退，驱车过访，自选名葩，诚为韵事。昔有南花园者，盖清初取四方所贡之名花异卉悉置于是，而征各省之花佣收养之。又称汉花园，在今大学堂，已夷为民居矣。

南京人在北京执工商业者曰缎庄，凡靴帽之材皆聚于此。初仅三家，所居在打磨厂之三义店。曰扇庄，亦只二家，曰周全盛、曾万聚。曰羊角灯店，惟吴姓者一家。昔日玻璃未盛行，宫中用之以防火患。曰刻字铺与眼镜铺，其工人皆籍金陵，聚处琉璃厂，今犹世其业。又有织工，昔内府设绮华馆，聚南方工人教织于中，江宁织造选送以为教习。又织绒毡者，亦南京人，能以金线夹绒织之，璀璨耀目，昔黄慎之创工艺局，曾访得之。惜其工费太巨，不克推广，此艺遂成广陵散矣。今缎、扇、羊灯之业皆废，而一般工人亦于此长子孙，成土著矣。

商会之设，始于光绪三十年，时余官商曹，承乏其事。北京商人初不知此为何事，甚且谓将敛捐，疑畏不敢前。余乃就所居厅事，月再召集，诱掖奖劝者半年，始克成立。迨条例既已颁行，商人始恍然于有利无弊，一年而报成会者十余业。忆余当日所支之部款，月仅四十金也，今则遂成法团矣。

旧日都门市肆，亦颇留心广告之术，特极幼稚耳。如黑猴公之帽铺，柜上踞一大黑猴；雷万春之鹿角胶，门上挂大鹿角；某扇铺之檐际，悬一大扇；皆足引人注意。他若刀剪铺之王麻子，眼药铺之马应龙，则转相仿效，各不下数十家，互称老铺，争执可噱。

卷十 坊曲

都中戏曲向惟昆、弋，弋腔音调虽与昆异，而排场词句大半相同，尚近于雅。自昆弋变为皮黄，虽郑雅有别，尚不失雍容揄扬之概。其时各园于中轴前，必有昆剧一出，而听曲者每厌闻之，于时相率起而解溲，至讥之为车前子，言其利小水也。迨于清末，秦腔盛行，促节繁弦，哀思噍杀，真亡国之音矣。

剧园向聚于大栅栏肉市一带，旧纪所载方壶斋等处，光绪初已无之矣。二簧班如四喜、三庆之类，秦腔如玉成、宝胜和之类，皆于各园轮演，四日一转，盖为均枯菀也。戏价则每座只京钱一千三百，视今日之名角登台，一座辄须一、二金者，固非旧日名伶所能梦见也。

堂会演戏，多在宣外之财神馆、铁门之文昌馆。其大饭庄如福寿堂等，亦各有戏台。人家喜庆，往往召集。至光绪甲午后，则湖广馆、广州新馆、全浙会馆继起，而江西馆尤为后进，率为士大夫团拜宴集之所。堂会演剧，必有主持者曰戏提调，支配角色，排列先后，指挥如意，无敢争执。伶人所得资谓之戏分。因上座不佳而折扣之，谓之打厘。堂会所入较剧园为多，然当长庚、三胜时，一出无过十金者。鑫培、桂芬继起，较增价值，亦只二十四金而止，迨后日益增长耳。

梨园所供之神，群呼曰老爷，庙曰精忠。子弟分二派，曰科班，入班曰坐科，专门学戏者也。曰私坊，虽亦学戏，其本业则应招侑酒，所谓相公是也。而皆隶于庙，故同业相争而判曲直曰上庙。

梨园旧人，颇知守分，昔见俞菊笙、李顺庭辈，居平常服青衣，年六七十时，途遇官车，必垂手侧立，俟过乃行。国兴之五九，当新婚时，用冠服叩见尊属，其祖母年八十矣，见而大愠曰："此命服也，顾汝何人，乃敢僭用，及褫之！"五九涕而卧，时李顺庭为南府教习，得赏五品服，脱其冠冠之，始毕亲迎礼。

相公中颇有尚侠之风，固由感激恩私，实亦戏曲中渐濡之化也。状元夫人之前事，早在人口，即后来梅巧玲之归葬某君，五九之襆被关山送张樵埜之远谪，俞庄之冒险菜市收立豫甫之遗骸，皆为难能者。忆戊戌年有进士吴某昵杨小朵，榜下，以知县分江西。岁暮矣，犹眷恋不忍去，衣囊亦罄。小朵屡资其行色，谓已出京矣，一日大风雪，遇之途，犹西华葛帔也。执手泫然，询其踪，在破庙中。携归，薰沐解裘衣之，为之奔走权要，觅书以属赣之当道，亲送之津而别。吴至省逾限，例应白简，当道以重要人托，优容之。吴复请饷差来京，则又流连不返。小朵更为觅函送之归，此事盖余亲见之。

好事者每于春闱放榜之先，品评梨园子弟，而定其甲乙，谓之菊榜。优劣固由色艺，而家世尤为重要。乙未状元之朱素云，戊戌状元之王瑶卿，皆世家也。

北京人好唱二簧，于是有票房之设，票友之称。自亲贵以至富厚家子弟之好游荡者，往往入焉。有约谓之走票，清唱谓之坐唱，上妆谓之彩唱。既登台，则内外场之犒资，皆由自备，往往因而破家。其技佳者约票，主人代备犒资，而暗有馈遗，谓之吃票。至于登台卖艺，谓之下海。

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最可怪者内务府员外文某，学戏不成□去而学前场之撒火彩者，盖即戏中鬼神出场，必有人以松香裹纸撒出，火光一瞥者是也。学之数十年，技始成，而巨万之家破焉。又有吏部郎玉鼎丞者，世家子，学戏不成，愤而教其二女，遂负盛名，登台而卖艺焉。日御一马车，挟二女往返戏园，

顾盼以自豪。

票友多学生净，习花旦者殊鲜，以受侮太甚也。内行称花旦之肯吃亏者曰舍豁。昔日票友有魏耀亭者，习花衫尽态极妍，其肯舍豁过于内行，群呼之曰“魏要命”。又有陈紫芳者，亦有名，年六十余犹粉墨登场，扮《五彩舆》、《梅龙镇》诸剧，修饰如好女子焉。

汉人走票者，率为各部科房人家之子弟。有孙瑞卿者为票友前辈，习青衣，紫云、头石辈，均祖法之。其后有乔荩臣、贵俊卿均习生，皆道胜银行伙友也。俊卿后遂弃本业，而卖艺于沪。

子弟班者，所唱为八角鼓、快书、岔曲、单弦之类。昔有抓髻赵最有名，供奉宫中，以为教习，某王恶之，乃轰出焉。立班之始，盖富贵人家子弟，游手好闲，习为娱乐，后乃走票，不取资，名之曰耗财卖脸。至于末流，遂成贱业。有奎弟老者，亦贵家子，易装登台，直似好女。所演有所谓《摔镜架》、《黛玉悲秋》、《花亭夜宿》之类，皆靡靡之音也。单弦有德寿山，亦内府官，通文墨，后亦卖技为活，善说《聊斋》，词较雅驯。此外如荣剑尘，以八角鼓著名，皆子弟而下海者也。至快书之张某，大鼓之刘宝泉，则专门卖艺者。岔曲则已成广陵散，音调最佳，昔曾闻刑部友人寿君歌一曲，至今思之。

京师杂技，併八角鼓班，统谓之杂耍。其中种种，如抖空钟、耍花坛、踢毽子，皆有独到之技。有说笑话者曰穷不怕，滑稽突梯，不可方物，盖柳敬亭之流也。继之曰万人迷。又有百鸟张者，其学鸟兽音足以乱真。厥后有戏迷华子元者，能学各名角之音调，非惟曲折毕肖，并其疵处，亦摹仿之，可怪也。

西城砖塔胡同之口袋底，昔为内城藏娇之所。一家不过二三人，门无杂宾，王公贵人，不能出城作狎游者趋焉。此中养女，必教以贵家伺应之节，豪门妾媵，多取材于此，向无留髡之例。屋中多有密室，镜槛迷春，刘、阮不易入也。光绪辛卯间，

澜公管步军，奏令驱除，多辍业者。庚子后，多移而树帜城外，曰一善堂，曰云香班，皆其变象。其中名花，皆受另一种之调教，固别有风范也。

外城曲院，多集于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小李纱帽胡同，分大中小三级。其上者月有大鼓书、影戏二次。客例须设宴，曰摆酒，实则仅果四盘，瓜子二碟，酒一壶，而价仅二金，犒十斤。飞笺召妓曰叫条子，妓应招曰应条子，来但默坐，取盘中瓜子剥之，抛于桌上而已。少顷即去，曰告假。客有所欢，虽日数往，不予以资。惟至有大鼓或影戏时，须举行摆酒之典礼耳。

曲中呼夜度资曰炕钱，实则阚钱之误也。宋元人谓冶游狎妓曰阚客，其语甚古。妓家又谓留客曰大日子，昔在秋曹，办现审时，曾检妓家账册，询而识之。

妓女相晤，其密者辄用隐语相谈。有所谓回宗语者，闻出于回教。有所谓切口语者，即出于反切。格磔钩辀，坐客闻而瞠视，但觉嘤咛可爱耳。

院中备纸灯，客去必畀以一。客之至而命酒也，则高呼曰："拿纸片来！"书条也。其去也，则呼曰："灯笼！"故自昔有"得意一声，伤心二字"之诮。

院中呼客之无赖者曰窑痞，呼武侍卫之好生事者曰刺蝟，呼客之在行者曰有板眼，因失礼而动怒者曰挑眼。妓见生客，先视其鞋底，辨其外来与否。呼南方人曰"糟豆腐"，或曰"豆腐皮"。客之友曰"同帮"，同帮之友可借条而不可认识。其犯规而认识者，曰"割靴腰"。客有终日出入妓家，暑雨祁寒，不厌不倦，而并无目的者。至则或不见妓，但与傰夥坐谈，忻然而去，少选复至。其时有二人焉，一曰陈天亮，一曰李八趟，诸妓家亦不甚厌之。

有春桂一子者，名妓也。乐亭富家子刘某眷之，太仓某相国子某亦与暱，恐为刘所得，夜令昆仑奴盗以去。妓家控之官，

刘亦有势力，阴助之，嗾言官登白简，竟奉严旨成钦案焉。而一子竟归刘。

庚子后，游客流品渐杂，院中规制亦变用天津例。废卖酒而曰上盘，客每至，必掷银一圆，曰“盘子钱”。

南妓昔不多见。戊戌前唯口袋底有一人曰素兰，广陵产也，颇负时名。贵游子弟趋之若鹜，厥后赛金花北来，寓刑部后某街，暗招游客，陆凤石相国恶之，命逐去。然庚子乱时，又复大张旗帜，为南妓班头。于是谢珊珊、凌桂荪辈相踵而至，南强遂凌北胜矣。

下驷曲院非士夫所可问津，俗所称金鱼池的婆娘，大致情形，略如陈大声歌曲所述也。

校读后记

校完《旧京琐记》，前尘梦影，蓦上心头。我虽偶有失眠毛病，但是睡着了却很少做梦。不过年来北平已经数次入梦，可见此城对我一生影响之大。在台的北平旧友聚谈，常常怀念古城的民情、风俗、语言、文化、名胜、古迹、学校、公园、饮食等等，觉得无一不美，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比得上的城市。如果能将北平及郊区的市政建设再现代化，她将是世界上少数最好的城市之一，足称中国之光。

我家原籍南京，从祖母一代搬到北京（祖父早逝，我们只见过他画的四幅花鸟挂在家里客厅墙上）。先父夏公仁虎，字蔚如。兄弟五人，大、二两房人留守南京老家，三、五两房随侍祖母到北京。三伯父做过邢台县知县，他使我们兄弟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每年岁末从任所回家过年，总带回一大串铜制钱，这是我们玩捻捻转儿最需要的东西。五叔是祖母最喜欢的么儿，也是她的熬烟技师。加上五婶，他们对屋而居，共有三只枪。我小时候天天看见他们一灯如豆，啸傲烟霞，相信他们一定都很快乐，否则不会在过足瘾以后，以对我们赐赠果饼为乐。

父亲行四，在学问事业方面都是兄弟中杰出的一位。把南京的家大部分北移也是他独力经营的。北平政界、国学界称他“蔚老”，一般社会尊为“夏四爷”。他中过举，选过国会议员；但以在清末的刑部、邮传部、农工商部，及民初的国务院和财政部服务时间为较长。

那时做官的人不像今天分工之细，执业之专。却是书读得

多，诗词文章好的人才受敬重，因为这才是出身的“正途”。以此宦海人士不废吟咏，常常出版诗文集互赠。这种书古香古色，通常是木刻版，磁青面，白书签，丝线装，绫包角（这是中国书籍的一种特殊的装订形式，在国际书籍间显得很突出，应当使用现代材料与技术加以改良而保存下来）。没有定价，也不送书店代售，或登广告宣传，因为那时的作者不认为书是可以卖的，一卖便俗。小时候常常看见印刷厂的人把一捆一捆的书版送回家，就知道是父亲的书出版了。但是这样的赠书自然不会印得多，送得广。好书不能多流传是一件可惜的事，对于发扬文化亦有未足。仍以今天的铅印价售为较合于提倡之道。从前文人卖字画文章，独不售书，不知何故。

我于三十七年底携家飞离北平，行色匆匆，除随身衣物外什么都没带出来。《旧京琐记》是来台后复印自中央研究院藏本，本来影印出版既省钱又省事，但是没有标点对读者极不方便。因此“纯文学”社决定加标点改排铅字后出版。这像是把老酒装在新瓶里，但却无损于原有淳厚风味，反便于饮者。

加标点的工作，林文月女士，林良和柯剑星两先生帮忙很多。他们平日都是写好白话文的人，但是对于本书的琅琅上口的优美文言却读得很高兴。可知无论文言白话，只要写得好，就会有读者。近年有人反对白话文，却又写不出好文言文来，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标点于匆忙中为之，如有未洽之处，当于再版中订正。原书中错字亦经订正。有的字目下已有异解，当时或为通用，则仍其旧。

本书《发凡》中说，所记多为“里巷俳谈，为茶余酒后遣闷之助”。引言中说“荐绅羞言，是曰《琐记》”，当是谦词，意指笔记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其实父亲一生博学多闻，加以文笔雅健，写笔记体文章最合理想。所记既翔实可靠，足资研究当时民俗仪制者的参考。《发凡》中说“他日复有所忆，或更为续

记”。但是后来出版诗词文集、传奇、方志、通典等数十种，续记竟未着手，殊为可惜。

旧京历数百年为帝王都，人文荟萃，多彩多姿，自本书可见一斑。为纪念先人，重印《旧京琐记》，也是表示对这个古都的不能忘怀。

何　　凡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一日

新世纪





ISBN 7-5382-4666-5/I · 396
定价：4.90 元